

一生學太國美個一
述自的落隋



一個美國女學生 墮落的自述

李言三譯



每冊實價
大洋壹元五角

上海
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譯 後 語

原書名 *No. Bad of Roses*，爲一九三一年美國出版界最著名之傑作，發行三月，再版五次，想見歐美人士對此書興趣的熱烈。

著者以女兒之身，差於一念，墮落風塵，漸習其不能戒拔之毒嗜，遂將整個心靈與肉體所受的苦楚，赤裸地寫出來，直有一字一淚之概。譯者自愧筆鈍，惟恐未能曲盡將其傷感轉介紹與國人，譯筆難免不有疎忽之處，幸望讀者多加斧正。

譯本之成，多承伍聯德，李冰若，徐梗生，明耀五，張國基，梁得所諸先生的襄助，特誌此以表謝意。

題辭

湖濱釣徒

滴粉搗辭事事優，天生慧福幾生修，如何忽起蘆花感，遽別衰親作遠游，乍出簪門世路紛，綺齡芳思亂如雲，分明記得傷心事，銀電光中酒半醺，巧語如簧易動人，華鬢從此墜風塵，騷車接席憐青眼，漫託明珠白珥身，小別端成竟日愁，深窗風雨怨難收，萍波偶結鴛鴦夢，那許鴛鴦到白頭，搗麝餘香尙滿襟，又從人海覓知音，薄情不識蓮心苦，病向秋風怨已深，紙醉金迷幻作真，任從墜溷任飄茵，韶華逝水誰相惜，付與樽前海綠英，春夢沉消恨轉除，憑將錦字記年華，世間何限癡兒女，各有千秋莫浪嗟，百劫河山沸亂笳，故人慷慨各天涯，劇憐射虎雕龍手，却寫西方薄命花，

序一

中國古無小說之名，有之，始自漢書藝文志。班氏承劉歆餘緒，董理神州學術，判爲九流十家。其論「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之所造」，「雖小道必有可觀」；「則陳義譎陋，未爲允當。漢唐以還，代有著述，或炫異聞，或矜雅故；或情極於閨闈，或意主乎勸懲；別裁異體，瑜瑕互見。衡以近代小說疇範，均無當也，海通而後，歐風東漸，西方說部，隨以俱來。其涵義之闊深嚴肅，結構之繁縝變化，具出故有規矐之外，閱者耳目爲之頓新。由是朝梨夕布，風靡一世。迄於近禩，匪特世界鴻著，大半從事遂植，卽邦人自造者，亦足以汗馬牛而充屋棟。昔之蕞爾附庸，今且鬱爲大國。誠以小說爲綜合文學之巨擘，幾能包攝各體之長，融於一冶，鑄成偉觀。扶搖直上理有故然。余竊識文字，卽耽此事。猶記少時偶從敗麓，檢得西遊殘本，閱之醺醺有味，以爲遠出典謨訓誥之上。稍長，肄業成均，略解歐文，時以課暇，繙繙英法名篇，又以爲迴非舊式小說之所能企及。第意在自

怡，未遑探討，原理流別，仍然禿昧。嘗誦尼采之言：「一切文字，余愛以血書者，」而大易亦稱：「修辭立其誠」，東西哲語，實獲我心。夫宇宙森羅，現象萬態；人生哀樂，循環無端。苟能超乎象外，得其環中，擷取至精，表以至誠。作者悸動於衷，抽思不能自己；覽者沉潛薰習，心弦與之共鳴。斯凡百文藝最高最巨之成功，而小說之感人尤甚。昔司馬長卿進大人賦，漢武誦之，飄飄有凌雲之想；湯若士撰牡丹亭曲，吳江少婦讀而腸斷；大哲康德翫味盧梭之新哀綠綺書，竟忘其素習之散步；而詩豪戈德造「少年魏特之煩悶」，中歐青年，爲之熱狂。類此證例，不俟觀數。故文學中至精至誠之作，未有不能搖蕩情知者也，而用第一人稱之體爲尤甚。今年秋，言三學侶，自海外歸，邂逅滬寓，爲述新譯，將付剞劂，撮舉譯本內涵相告，且忘其魯劣，屬贅數言：余因之重其感焉。溯自工業革命，下逮今茲，科學之發展，日新月異，物質之馳逐，益無厭心。百年間人事激變之繁劇，歷史以來所未有也。然人類精力，乃不能與世共進，且緣是更易消磨。靈肉相搏之變態，愈演愈烈。世紀病狀，久爲有識者之深憂。重以經濟改革，影響一般制度，社會生活

，勞逸懸絕。不平不均之流弊，蕩爲波詭雲譎之奇觀。世變方殷，人生益彌苦矣。此書主角，以大學生，誤于一念，處繁華綺靡之場，極孽海飄淪之概。雖慾掩智光，然心亦良苦。所爲日記，泐成此編。尋其遭逢，蓋視茶花女更爲畸零，察其陳述，持較盧梭懺悔錄，似尤坦白。庶幾尼采所謂以血所書，而修辭能立其誠者矣。至於所述身經之痛苦，則寧止一人之感受？所曝社會之黑暗，更非美國所獨具，將億兆人羣宛轉掙扎於此兀運之下，而正椎心腐腦，思有以改善之也。譯文信達流暢，吾何間然。故略叙所聞，以質言三，罷講餘閒，倘有新著，猶能爲君序之。

辛未初冬李冰若書於暨南村。

序二

言三先生近譯「一個美國大學女生墮落的自述」，叫我在卷首寫幾句話。故事的情節，有流暢的譯文在，用不着我來介紹。現在談談書外的事罷。

在上海，社會各方面狀態我見識過不少，下等賣淫的鹹肉莊也到過一次，是言三先生領我去的。

我胆子無論怎麼大，那裏的茶決不敢喝，手巾更不敢揩。兩個姑娘坐在面前，也給我很不自然的印象：鉛粉胭脂塗着的臉，呈露着爲生活而生活的疲乏；舉動和笑語顯出不可掩飾的麻木。當然，她們何必多賣氣力，夜度資反正是三塊錢！而且給鴿母扣取一塊。

兩個姑娘白白收了勞而不費的錢之後，我們也就算增了見識。在黃昏的幽翳中，我們急提脚步從那黑暗的小巷跑出明亮的馬路，心裏恐防碰見熟人，謠言傳出招惹是非。因爲我們是潔身自好的「建德而慢」Gentleman 而鹹肉莊是卑污罪惡的「

「暗多禍毒」Underworld。我們是上流君子，而賣淫者是墮落罪人。

於是，人類之間有鴻渠。

於是我們在社會裏，對於一般墮落者，發生憎惡，鄙夷，或憐憫，種種態度，因人而異。而在談論或著述上，關於墮落者的事情，就有許多說法。貶惡勸善的固然很多，表示同情的也就不少。

然而我們要明白，同情的心理有時出於刺激慾，文學家喝飽咖啡，坐在火爐邊，覺得太舒服了，於是執筆寫出無產階級文藝，對貧苦者表示同情，而其動機起源於求自己心理的刺激。同樣，許多文藝作品表同情於墮落者，由正派好人的毛筆寫出來。這些作品自有其價值，不過，客觀的描寫，往往缺乏體感，未能把墮落者的真體亦顚顚地表現出來。

現在，這部「自述」，是根據一女子的日記而寫成的。對於墮落生涯和社會背景，必有更率直的表白。而言三先生本着觀察社會的態度，把這部書譯成中文，對於閱者的貢獻，比較領我去逛鹹肉莊，自必更為廣遍。

我相信，讀這故事，足以使我們忘記人類的鴻渠，而感覺社會的缺憾。因為世上原本沒有壞人，所謂壞人原是不幸者而已。我們的國法只管治罪施刑，試問會否盡量為不幸者尋出路。

我更相信，這本書的讀者，雖未必自己曾經失足，亦必替故事中那墮落的女子分一份悲哀和羞恥，因為我們和她。同是人類的份子。

一九三一年冬梁得所序於上海

序三

五四運動以來，所開放的精神的花朵，在文學方面：新小說和新詩歌（文學本無新舊以此項名詞沿習頗久故亦用之）是特別燦爛而多姿。而其凋落之象之呈現也似乎特別顯著。國內的大雜誌多數是不登載新詩了。照例雖也登載一兩篇小說，其殘破的沉默亦殊不難想像。另一方面，章回小說，武俠小說，佳人才子小說，簡言之如周作人氏所謂之「非人的文學」却有不經而走之勢。這不能不認為是「新文學」的失敗。但是「新文學」如果要失敗時早已便失敗了。所以歸根結底地說起來，這種不景氣的現象，在我們的賢明的作家是不能不負其責的。

我們試檢閱一檢閱，所謂新文學運動的驕子的新小說的創作，值得我們讀第二遍的究有多少？對於歐洲文字外形結構的模仿；說明書式的淺薄的敘述；虛偽的同情或空洞的吶喊的記載；三角或多角戀愛的千篇一律的描寫；不莊嚴，不深沉，不長進的態度實在可掬。——事實告訴我們，新文學運動到了現在，是走進「生聚教

訓」的時期了。在這個時期，對於文學興味沒有衰歇的人們，應該暫時地放棄自己的自尊心，應該暫時委屈地做一個文學的販賣商。多多販賣一些舶來的名貴的作物，以備救濟救濟中國文壇的糧食的恐慌。

我正蘊蓄這意見時，恰好言三兄的譯作一個美國大學女生墮落的自述預備出版，而且要我說幾句話留作紀念。因為倉卒，交卷不出，權且把我的拉雜意見，拉雜書之如右。脫目爲序，則吾豈敢。

徐梗生

一九三一，十二，六燈下於上海公時中學

序四

摯友言三先生，近譯『一個美國大學女生墮落的自述』一書，拜讀一過，覺得書中情節離奇，實屬可歌可泣，然非有言三先生鋒銳的譯筆，亦不能若是玉潤珠圓。事實置在這裏，還得請讀者自己去體認，恕不多作介紹。

我覺得世界上的一切是非善惡等名詞，原沒有絕對的主觀的定評，卻祇有相對的客觀的推論。大至國家的典章文獻，小至市井的街談巷議，都是從社會背景裏壓榨出來的呼聲。而渾渾噩噩的億兆人羣，都在不知不覺中，做了社會的傀儡。若即本此權衡人物，硬判定誰是誰非誰善誰惡，則未免冤枉過甚！

孟軻主『性善』，荀卿主『性惡』，拿前一說來看，世界上沒有一個是壞人。如果有了壞人，便是社會環境強迫他們造成的。拿後一說來看，世界上又沒有一個是好人，如果有了好人，也就是社會環境強迫他們造作的。這兩位先哲的人生哲學都是偏重個人的主觀說話，所以才會根本矛盾，若是丟去主觀的論點，本著社會客

，觀的立場來說，則是非善惡，又屬殊途同歸。現在姑無論孟荀二氏的學說合不合邏輯，可是社會環境影響於各個人的生活，確是天經地義不能移易的。

純潔的青年男女，好似一紮潔白的素絲，社會的環境，好似一具盛著各種顏色的染缸，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我們觀察社會某一事實的發生，必須先考查某一社會的背景。這樣才算是公允，才算是合邏輯，才算是冤枉人。即如本書主角某女士，她住在那金光燦燦的紐約城裏，平日耳濡目染，以及一切肉感所觸，在在都有使她墮落的可能。何況她更受了家庭的種種壓迫，失意到無路可走？我想在偌大的紐約，在偌大的美國，以及偌大的世界，遭逢如某女士的，又奚止恆河沙數？不過入鮑魚之市者，久而不聞其臭，一些旁觀的人，反誤認萬惡社會的黑暗勢力爲當然，不肯加以糾正，而一班淪沉孽海中的可憐者，又多見怪不怪，不能擎起拳頭，打碎這黑暗勢力。於是滔滔禍水，汎濫五洋，獸慾橫流，徧於世界，眼見成羣結隊的青年男女，每因一念之誤，就活活葬身在黑暗的虎口當中萬劫不復。我們對此，祇能表一種可憐的同情，又何忍把莫大的罪名，加在他們的頭上。

我們更要明白世界的物質文明愈進步，人類的慾望亦因以增高，而社會的種種黑暗自然隨著無底的慾望成了正比例。姑把這人肉市場的上海來做個例子：就富麗的表面來看，的確是一座現世的天堂。就腐敗的內容來看，又可說一所人間的地獄。在這種矛盾社會中討生活的意志薄弱者，既為侈麗的物質所誘惑，復受名利的虛榮所驅使，因此誤入歧途陷落深坑的便與日俱增了。最顯著的尤莫如青年婦女，什麼長三么二野雞堂子公娼私妓等等，據調查所得，為數在五千以上。在這種可駭的數字中，其因環境壓迫誤墮深淵如某女士一般的，一定不在少數。不過她們沒有某女士的勇氣，不肯把自身經歷的痛苦坦坦白白的說出來，公諸社會，喚醒世人。遂致含冤的永是含冤，黑暗的仍然黑暗。

我希望本書的讀者，大家抱定耶穌和釋迦救世的精神，磨拳擦掌，齊向黑暗勢力進攻，援救那些淪沉孽海奄奄待斃的可憐蟲。並希望她們自身，亦應力自超拔，爬出這黑暗的地獄圈外，以洗雪人類社會的恥辱，這才不辜負作者椎心泣血大聲疾呼的一翻苦心，和譯者介紹國人冀喚起人類同情的一種宏願。讀竟言三先生的大著

，略述感想如此，若把牠當作序言，則實愧不敢當。

張國基一九三一，十二，三十一。于上海旅次

序五

此書爲美國施密絲 Marjore E. Smith 女士紀實之作，係將一個薄命婦人所撰之日記十八章輯綴而成。日記內容爲敘述一個妓女日積月累的心境的苦惱，與其心靈之如醉如癡的情態。

這幾篇日記不是爲出版而寫的，內有現代聞人的名字，便是證據。現在此書既已出版，這些名字，當然抽去。因爲讀這書時，並沒有定要注意真名姓的必要。若將這些真姓名照實登出，反怕要惹出許多的煩惱來。

我們以爲這日記簡直可算是一部獨一無二的作品，因爲以一個女子能夠體會此中所述的生活况味，赤裸裸地將其描繪出來，實在是難能可貴。若認爲這樣便是對於社會的伸訴，則未免使人過於氣餒了。因爲她生來未有惡劣的性根，與反抗社會的證據，她墮落的步驟，是逐漸由淺入深，幾乎自己也察覺不出來。在我們普通的人類同情中，對於這個被社會摒棄的女子的程度，總有不少的讀者要以感謝的態度

來想：『只有依仗神恩，使我也能到那裏去罷』。

美國著名小說家辛克萊氏批評這本書說：『有數千百萬人，好像都受着刺激。凡想得知妓女，毒癮，棄婦，騙子的生活的人們，讀這本直白可信的書，比自己去嘗試還容易得多。』

一九三〇年九月國難日譯者於上海

目錄

(一) 題辭	一頁
(一) 李序	一一三頁
(二) 梁序	一一三頁
(三) 徐序	一一二頁
(四) 張序	一一二頁
(五) 譯者序	一一二頁
一 幼小時期	一一一六頁
二 初次墮落	一七三頁
三 良家婦女	三九一八二頁
四 深入魔障	八三一二四頁
五 人間地獄	一四二一二三頁

六 殘花淚……………二四—二五頁

七 一個失了靈魂的人……………二六—二九頁

譯後語

第一章 幼小時期

我生於明頓Minton西鄉一個小鎮上，當我生時，闔鎮人口已增到一千五百零一名了。我們安居這地，已有兩代，家境也還小康，所以我才出世，便有很多的受用。

小鎮上的居民，很容易相識，那一家的歷史和家境的貧富，一問就可得知，人們認識你的父母，比你自已更早。年老的人最愛注意各家後輩子女的行動，如果給查得一些過失，便作為街談巷議的好材料。

我們鎮上的同鄉，都是講究人格的自尊自重，夙為社會所推許。他們運用互助的精神，立下許多鄉規族法，引導人們，棄惡向善。

我的父母，是當地教堂的主要人物，所以我小時就已受洗，（入耶教的第一次禮節）。我的名字是用顯達的祖父和祖姑二名字拚合而成的。這是表示我的人生一點不凡的證據。因為他們的事業和榮譽，早已流傳於那小鎮的四境。就我所知；我們的祖宗一向都是清白自好的小康人家。玷辱家聲，我想祇是由我而起。我常自

詫異，在我的人生的路上，爲什麼偏偏會遇着這些不少的神秘？如果把這個題目問我最親密的家人，他們也許要百思莫解的了。

監護我的父親和叔父，在明頓各治都有森林和產業，他們被認爲富戶，所以曾做過地方紳士和學校的董事。我小時很享受了一段豪華的生活，然不久卽如流水般地逝去。我的玩具都精美，爲旁的孩子所妬羨，而我却總覺到頑得不大高興。這恐怕就是我永訣的母親，所給我的永劫不磨的缺憾罷！

我六歲時，父親娶了一位青年美麗的繼母。她是明尼蘇達州 *Minnesota* 顯貴人家的女兒，故深受闔鎮和鄉村的歡迎，父親且以她之故，而被選爲當地的領袖。因此對她更加寵愛。

以繼母的美麗，也引起我的愛慕，每當她對鏡梳洗的時候，我便站在旁邊，凝睇而不忍去。我愛坐在她的膝上讀書，又愛躺在她的懷裏，每晚就睡之前，要聽她講故事才能睡着。再則無論她到什麼地方，我總要跟着一道，這足見我對她熱烈的愛慕了。

我繼母的性情是最爽捷不過的，她從沒有對忍耐二字經意。我想照她的性情看來，必認我是一個討厭的孩子。因為她常表現出厭棄我的態度。有時我向她作那些無害的戲弄，她竟會生出許多的誤會。我們從前住的是一幢舊式房子。父親續絃以後，第一件事是把房子改造了，由一所簡陋的房子而變為全鎮的最華麗的公館。

繼母來家不久，我就入校讀書了，在全校中我大約算是一個最小的學生，因為當時父母送子女入校發蒙，大概以七歲為恰當的年齡，但我却因為日間繼母既不容我親近她，所以只有六歲，也不得上學了。在八歲的時候，學校才有音樂課程，音樂能使我快樂，所以高興學習，那位教師固然算不得一位好手，惟在明頓則確屬難得。如果有個良師啟發我的天才，後來也許造成一個鋼琴家，可是我雖努力學習不久，也沒有顯明的進步。

在不經心的幼小時候，很多的事都遺忘了，約在十三歲時，我記得我們女學生組織了一個會，我想那會是每個小孩一生總要照例進一次的。

我們對於這個會，非常守秘密，牠的簡稱是 P K R；（意即橡皮輪會，）我

們憑聖經發下誓願，不許告訴外人，我以爲那全鎮的人們，看見我們衣袖上所表示那會名簡稱的字樣，必會頓生茫然無知的嫉妬。

我們天天都去鄰舍那兒遊玩，我們都很奇怪沒有一人來詢問我們會裏的情形，這真是莫明其妙，及至那會停閉以後，我們便不遵守誓約了。遇人便告訴簡稱會名的意義，那時我們開始學習作日記，安蒂買一冊紅皮面的厚日記簿送我，所以我將少年時代熱烈的事情都記在上面。

不久會中舉行徵求新會員，會務因此漸漸興盛起來，又規定各會員每星期應繳會費二分。

春季來了，愛娜的父親，情願將自己倉房裏一間乾草棚，給我們作會所。我們當然歡喜得很，所以把收得的會費，都用在裝裱那間新會所上。

在那個春季，會裏忽然充滿了熱戀少年霍伯祿的空氣。因爲伯祿的母親霍太太，在本鎮買了一座房子開旅館。他們母子二人剛由外埠搬過來，我們那時候年約十三四歲，伯祿已有二十歲了。瑪麗是尋得伯祿的第一人，有一天我們散學回去，在

途中因爲大家愛上了伯祿，不意瑪麗叫他離開我們些，但是我們以爲他如像生命中第一線曙光，又爲我們共同不可缺的一種物件，因此我們在街上總要設法離着相當的遠近，跟着他走。

這件事發生沒有多久，翟太太的旅館，忽遭火燒了。在一堆餘燼中，我們尋得伯祿放大的一張照像架，框子已經燒去了，玻璃也打碎了。但是我們如獲珍寶般的，把牠拿了進會裏去，掛在牆上的時候，舉行了一個很虔敬的禮節。

我們那間新會所，雖是草棚，但是有一架好的樓梯，直達上去。會場的四壁，滿掛着上等白色的格子花布，那間從未油漆過的木壁的乾草棚，也被我們粉得漂亮極了，主席台的上面，是全會所最注目的所在；四周用最精美的格子花布裝着，再挂上伯祿的照像。

我們開始表演遊藝給人看，每張門券只取一分錢，四鄉來參觀的孩子們不少，因此我們會裏盛錢的袋子漲大起來，密茜是全場的女提調，我專任唱歌的責任。

我們遊藝會最後的一幕，節目是全體會員合演跳舞和唱歌，歌用普通曲名——

『水晶似的脚跟』，那曲起頭一句是『若是你愛我的一雙小圓而美似水晶的脚跟，我也愛你』，我們來唱這個歌的機會，代以我們所私作的『霍伯祿』曲，我們認為這真是靈巧極了。

這段隱情不知如何被我的繼母知道了，她深深的教訓我一頓，并說我們都不是好孩子，不准我跟着霍伯祿，禁止我唱那個可恥的歌，又不要我再往會裏去，結果經我一場破聲的大哭，父親答應讓我再去。

過了不久，我們新會所遭了一個意外可悲的結局，因為我們想在會裏老式燈上，挂上幾個花格子布精製的燈罩，適逢一盞燈燃了火，我們不及叫人救火便潛逃走了，把那間倉房全部燒去，因此我們受了很多人的指責，會也被我們的父母和鄰舍因氣憤而解散。

父親怒氣稍平了以後，買了一匹馬給我，這匹馬很好看，高而且瘦，肋骨根根暴露出來，牠原來是本鎮一個屠夫的，因為贏老了，不能拖那送肉的車子，所以賣出來，鎮中的人們，都笑我有這樣一匹馬，因為如果是不用鞭子打牠幾分鐘，牠不

會走動兩三步，有的時候連打也不動，不論那一家的門口便要停步，這樣是表明牠能知道屠夫平日所有的顧客，有時我想要把牠引到馬路中間去走，但牠依舊把我送到第二家門口去，我十分的愛牠，不知取一個什麼名字才好叫牠，所以我只叫牠是『我的馬』，我也很誇耀這個名字。

有一天麥南君來借牠去拖石頭，以一張溜冰場門券爲交換品，我的馬經不起那樣的重工作，不久便力盡身死了，這實在使我痛心，我就大罵麥南，麥南沒法想來安慰我，送了一張長期溜冰入場券，我也就快樂一點，但那張券用不上一星期便截止了，因此我痛恨麥南，見着便擲石頭去打他，認他是殺『我的馬』的屠夫。

自可愛的馬死後，我趁着寫日記以自慰，把在學校裏所遇見的事，都記出來，那時我開始注意到男子們身上，忽生了一種自由戀愛的觀念。

班裏新來的一個男學生，我一見便生了愛心，我曾把戀愛他的經過，寫在日記簿中，上面說我們有時晚間，在本鎮郵局門前遊戲，我常趁機與他接吻，又常送給他一張紙條，寫着說『我愛你』的字樣，有一次他衣袋裏有一條繡名字的手帕，我設

法偷過來藏在聖經書頁中，我認他是一個打扮的王子，但他對於我的敬愛，一點表示也沒有。

這件事，沒有一個人知道，愛娜與憶喜都有各人的男朋友，常伴着她們去遊玩，可嘆我的情緒，都成了幻想，本來我是一個不漂亮的女子，男同學中那個能選我爲他的愛者呢！因爲無一個人來尋求我，這樣更使我渴望他們有對我的注意的一天，我記得我正在灑掃前門的草場，繼母忽由我房裏，搜出所作的日記與手帕，把我叫進去，很嚴厲的教訓一頓，但她對我的憤怒，漫罵，却使我一天更壞一天。

當時她威迫我到屋子後面去，日記與手帕都交給我，要我自己立刻燒掉，不許我再寫那些男女相關的可恥的事情，她監視我將日記與手帕，一件件的投在火內纔進去，這不禁使我悲傷起來，及到父親返家的時候，她告訴他說我不走正路，和不容易管束的情形，又說我被校中男學生們引誘壞了，遲早必定要吃苦，她主張他既是我的父親，應負責令我換一所離鎮較遠的學校，使我在那裏，受嚴格的訓練而知悔改，因爲我既不怕天，又不怕人，便是連鬼也不怕的呢。

我向父親辯白那些日記不是真事情，不過假設之詞而已，我不肯遠離他，求他莫使我換學校，他應許我如能改過遷善，明年仍就讓我在明頓高等學校讀書。

繼母要我將日記焚毀了以後，我非常痛恨，一生也不會忘記的。當天晚上我就祈禱，對上帝說她待我太不公平，我發誓要和她搗亂，所以在那個全星期中，我不聽她的話，使她知道我有顯明的反抗，有時鬧得她不能安靜，故意使她生氣。

因為憤恨極了，又生出許多方法去騷擾她，在日記簿上故意繪寫我曾經做過的一些醜事，這當然是偽造的，我放在易見的地方，目的要使她得着。

我用種種方法去誣辱她，對鎮上人們說她虐待我，遇着婦女們就說她從不洗澡或刷牙，又不曾燒飯，因此被父親厭惡。我描述她的骯髒無用，竟到了這樣地步。這本來不是實在的事，但不久合鎮便街談巷議起來。

繼母聽了這種謠言，怒氣冲天，立刻由公司房裏，要父親回家，那時全家鬧得如風雨狂作一般，父親見此情形，把我叫到書房裏去，向我說他情願把自己的右手砍掉，不願有這種怪事發生。

從此我與她的感情，一天更惡化一天，每當她對我怒色相向時，我便更加厲害地回報，我認定她是世界上最壞的婦人，我想只有把地獄的火來燒她，才能使她有點恐懼，并且方能洩我心頭之恨。她聽見我如此咒罵，怒氣暴發，揪着我的頭髮，亂搖我的頭，使我昏得不省人事，我當時哭叫起來，她又禁止我出聲，終於被我用盡力擺脫了，繞着全屋越發起動勁的哭着跳着，恰好父親回來，見此情形，求她再不要和我如此爭鬧，將我送往臥室裏去，叫我第二天早上才得出來。

在這個恐怖之夜間，好似再有什麼惡魔來臨，我聽見她在樓下告訴我的父親，說我的誣辱她，不亞犯法行爲，若長此以往，全家無一處不有犯罪的表現，并且預斷我決沒有良好的結果，與其我的父親有這樣一個女兒，倒不如沒有爲妙！

我因受了這種恐怖，就不能安眠，起床來讀聖經，以悔贖我的過失，特別求上帝保護和幫助我與我親愛的父親，但是沒有一句話來關涉我的繼母，因爲上帝是無所不知的，禱告以後，心靈上覺得有點安慰，就安睡了。

自進了本鎮高等學校以後，我因爲資質並不頂聰明，生活便沒有從前那樣快樂

，對於代數和幾何兩種功課似無宿緣，總算在修業期中，平安的及格。我在校固然沒有發憤讀書，也沒有使我難堪的地方，但不知何故，繼母的批評總說我不論如何用心想做人，決不會有相當的成功，終久要變成一個壞女子。在校最後的那年，我們快要畢業了，我們想尋些豔遇，所以每日功課完畢了，都跑到附近車站上去，候着過往的火車，當車上旅客們從窗裏凝目斜視我們，我們也乘機以目示意，那種親暱的狀態，好似快要成功了，等到車子過去，我們在歸途中，彼此跨耀各人所見的豔遇，雖在人衆耳多的大馬路上，也無顧忌的談得津津有味，有時高聲狂笑起來，把各人看上的青年男子，叫着是自己的愛人。

那年夏天，父親每日聽得一些關於這事的風聲，他最恨是每晨往公司房裏去，總有幾句新鮮而無稽的傳說，傳到他的耳裏來，鄰人以爲他遲早必有點負責的表示，但是可憐的父親，便隨聽見什麼，總不辯白，因爲他知道這些話都是言過其實，他深信這不過一個天真較大的女子與男子們尋常的行動，正如她幼小時候所行的一樣。

這些消息不久傳到繼母的耳裏，我與她作最後的辯論，父親急欲避免這些飛短流長的話，令我往加拿大讀書，預備進姑母從前肄業的一所學校。

往加拿大那天清晨，父親叫我與繼母辭行，我欲使他歡心，也就屈情答應，當辭行的時候，我的心絃悲傷極了，因為未曾向她表示以前交惡的歉，她一言不響以背對我，那時我縱然有心與她接吻，但恐此舉使她認為唐突，故未敢行，我很信父親深知此中的困難，就和我無聲出去。

遭受這些無味的波瀾，我想來未免太冤，因為既沒有越禮的行動，不料人們認我唱歌和跳舞，都十分不正當，年齡與我相等的別個女子，所作的與我一樣，但從未受家人半句的責罵，我們都不過是天真瀟灑的女學生。

愛同男子們相來往，固不可諱言，未必別的女子心性不如我一樣，況且我對待男子的善意，正如對待我的父親一樣，所以我們互相調笑，通信，都是尋常事，從沒有發見那個男子來欺負我，他們也許連這種惡念未曾起過，因為我是鎮上有聲望人家的女兒，其實那時我們男女相交為友，都是懇摯純潔的，到現在想起來，天真

得真如小孩子們一樣哩。

行抵加拿大，就進學校，父親與校長魯濱生博士，作極長的談話，我從前習商科，校長代我挑選了功課，父親偕我進了寄宿舍，善言開導我足有一個鐘頭，希望以後，成一個好學生，并說我若再胡鬧，是使他心碎的動機，他離別我，我不覺失聲哭起來，因為從此孤單單地遠離家鄉了。

當那天夜間，我求上帝引導我，并且發誓要學個好人，使他誇獎我，自己設法留戀學校和用心讀書。

光陰如箭般的過去，我也能按步就班的用功，所以速記和打字兩課，成績都好，惟有簿記學不大領會，時常受教員的督責，因此在班中更加自勵，從未有厭棄這一科的心理，但結果我竟失敗了。

二月中有一天，因為給我的功課分數不公平，氣極了，就與教務長寶爾女士，盛氣交涉，幾乎衝突起來，平時我就不愛她，這天更加利害，當日下午，我們往格利會所去聽唱歌。我記得那時露胸的衣裝最稱時髦，曾在底特律（Detroit）地方見過

婦人穿着，引起我的羨慕，這天我考慮定了，把藍色嗶嘰校服脫下，穿起露胸時裝衣服來，自己以爲更加漂亮，忽被寶爾女士瞧見了，以爲這種裝束不普通，禁止我出寄宿舍，并說如果我不脫下，也不讓我赴會，因此動了我的氣，告訴她既不是我的監督人，我願到那裏就要到那裏，決不受她的干涉。

她愈干涉我，更使我愈強倔，坦白告訴我恨這個學校，尤其恨她，全校同學也是一樣的恨她，此時也不打算去聽唱歌，只顧發洩自己的怒氣。她不作聲的跑出去了，到了晚飯時候，才叫我出宿舍來。那夜，學生都進了各人的房，我收拾我應用的物件，放在提箱裏，我們所住的宿舍，出進必定要經過寶爾女士的房門，寶爾女士的房門，又時常半掩，我深信這晚更要注重我的動靜。

因爲我計劃要逃去，所以預備了一切，用二條粗繩結着，由窗戶間吊出我的提箱，再把外衣，帽，鞋子，手套，及錢袋都丟出去，鎖了自己的房門，這樣擺佈，如果有人來查問，必定要以爲我不是在浴室便是熄燈睡去了，我把浴衣套在衣服外面，肩上搭一條浴巾，經過寶爾女士的門口，直到浴室裏去。

開了放水的龍頭，趁着水流的響聲，我偷跑出來，將提箱打開，裝好了帽子，鞋子，外衣等物，就決定往城裏去，我想趕末班蒸汽車，一直跑到車站來，當時我想要去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全沒有目的，只知道跑出校外，人們必替我擔憂，那時身邊只有十五元錢。

到了車站，買一本雜誌，坐在候車室讀，心裏不禁起了恐慌，因為此行前途太渺茫了，那本雜誌有一篇文章，是談及佛羅里達（Florida）人民的社交情形，并攝了一張海水浴的景緻，回想這邊非常嚴寒，到不如往那邊去，氣候溫暖，但是再把身邊的錢數一數，只有十五元，如何能達那樣遠的路程呢？正坐在那裏幻想的時候，忽覺得有人注意我，我很發慌，設想那人必是旅客，來引誘我，我一雙眼睛只瞧着雜誌，不敢斜視，過了幾分鐘，把頭向上一抬，只見魯濱生博士站在我面前，對我非常和氣，亟力勸我回校。

我們到了學校，他送我進了臥房，要到次日早晨有人叫我才得出來，睡醒了以後，我心身覺得痛快極了，把前一晚經過的苦情也都忘記了，但一想着這些違犯父

親意旨足以傷他的心的行動，實在悔恨莫及。便又覺得初到學校以後，他對我的行為與功課（除薄記學以外）非常誇耀，我現在承認我是一個不得人歡，不得人諒的女兒，這都是因一時的錯誤造來的。魯濱生博士與寶爾女士叫我到他們面前，我心中害怕極了，總想設法逃避，但是沒有這般勇氣，我知道太做過了，實在抱歉，求他們原諒我。

寶爾女士歷述我在校的過犯，聲明以後對我不負任何責任，說我是不能負責的，因為這些不良的行為，足使全校學生受壞的影響，我想請她恕我這一次，讓我把薄記學更換音樂，以後必定做一個好學生，又想將她對我的嚴厲，上訴我的家屬，但不知如何，我所腦中想的，總不能表述出來。

我站他們面前如木偶一樣，一點辯論也沒有，結果學校當局寄一封快信與家長，歷述經過，不久父親來信，要我往芝加哥會他，我便收束行李，乘船起程。

第二章 初次墮落

在芝加哥會着父親，他好似先已預備女青年會，爲我寄宿，同時又叫我入商業專門學校，父親對我未免自惹煩惱了，我問他爲什麼這樣，我知道我不是初次出學的小孩，但我承認我是一個頑固家庭，最先被逐出的飄流者。

自加拿大學校當局的信，達到我家後，全屋充滿了驚慌，尤其是我的繼母，害怕得非常，那種表現的樣子，不知者以爲我殺了校長或與理髮師通姦私逃了，提起理髮師來，她常常如此罵我，當時她在家，對人表白我曾與她的經過，表示她待我的母愛，和待我的厚惠，大哭大怒的說，像我這種行爲是不能恕的；最後她向父親提出哀的美敦書來，必定與我絕斷關係，像我這種禍水，只要她在世一日，決定不能進家門一步。我初聽見這種消息，吃驚了一下，旋即了悟她以前就不把我當人，這是一個好方法與她解除永久的煩麻，不過父親所處的位置太難了，自我進學校以後，他與她時常發生爭論，他說因爲我受了很多的痛苦，并且她如何視我爲一個墮

落者，我明知自父親送我進學校以後，她總在恨我，故意增加了父親好多痛苦。如果他給我的零用錢時，她一定要叫我在家信詳細將用途表出，他最不願與人爭論，對人十分謙讓，我深感近來的錯誤，我知道他生存一日，總不要聞悉這些的，因為敬愛他，我再三發誓，決不使他有別的憂惱，同時也知道如果我要受人的譽揚，首先必是服從繼母，或許她決不像從前那樣仇視我。父親代我把學校的事安置好了，從此我奮發向學，一天過一天，我勤學漸漸成了習慣，所住在女青年會是一所極廉的房子。不久我自察不能造就一個好速記者，因此每日專對打字學上用工，我相信將來打字學的用途必多，況且生平對於速記學也不嗜好。在商業專門學校裏，讀完了三個月，就起了謀事的心，認為學校是念死書的地方，倒不如進公司來得實在，并且是經商的進身之階，我決定了，未得校長許可而離去，同時又搬出女青年會。繞着芝加哥市上徘徊了許久，最後得進一家經營地產公司當職員，那任務非常簡單，每日不過照例打幾張片子及幾封信就了事，一個星期有十元的進款，以五元為寄宿費，合着父親由家寄的款子，也能敷衍。

我在外面一人寂寞得很，同學既不能相見，每晚的聚會也不能參加，更睡不着學校生活的快樂，心中很想回去，自己如此孤獨，又未注意芝加哥的可以找着安慰的地方，每晚回家，只有看書消遣，我決定不拋棄我的學業，養成一個自修的女子，前人已有成功的，未必我不能麼？

我買一本大字典，開始學習新字，每晚必規定所要認的字數，并了解如何用法，我以這種自修，頗引起興趣和努力，計劃將來進款增多了，仍繼續學習鋼琴，再則讀法文或西班牙文，因為想出洋，以資深造。

這樣做了幾個星期，雖然視為可樂，但終敵不着孤寂的苦悶，我想要有人與我笑談，又想有人來鼓勵我，這種意義固然是好，但以我的進款如此低微，如何敢多事應酬呢？以我的青春，當然要及時行樂，但我從未進一所可樂的地方去，看見別人很多出外尋樂，我也想尋一點城市的快樂。

一天晚上，當我經過走廊的時節，忽見我隔壁一所大房間，住了一個女子，年齡與我相上下，我望了她許久，她就同我攀談起來，我也覺得歡喜，當時我們彼此

換了名片，才知道她叫潘莉。

邀她進我房裏來談天，她問我常常出外消遣不去？我答這裏沒有相識的人，什麼地方都沒會到過。她說如果我願意的話，約定明晚，介紹引幾位男友來，一同出去，我得了這個機會，喜得跳將起來，當晚連睡也睡不着。

第二天，時刻好似過得較尋常慢些，挨到旁晚真不容易，因為這是生平第一次預定與城市的男子相交接，急忙由公司跑回寓所，盡量裝飾起來。

過了不多久，一般青年男子到了，他們提議往跳舞場去，我即刻表示贊成，現在回憶那時第一次和男子公開跳舞的情境，很不熟悉，但舞了數次，經驗亦隨之增加，五光十色的電燈，加上悠揚的怡情的音樂，早把我迷昏了。

有兩個男子在我們伴中較大些，年約三十歲餘，要大我們十幾歲了，一個叫做大衛，是我的舞侶，生得高黑而可愛，極會跳舞，我在初學的時候，正需要他，因為在這個老手指導之下，效力必定很快。

我那時最愛考究衣服，那位新女友——潘莉，在晚上總穿得如花枝招展一般，

漂亮的綢衣和耀目的花邊，更顯得美麗非常，她剪了髮，燙成鬢形蓬在頭上，當時剪髮的風氣尚未流行，只有極愛時髦的女子，才有剪髮的裝飾。

我在未回轉寓所的時候，在舞場的鏡子前面站了許久，把自己審視一番，覺得也實在有點都市派的女子的美麗，雖然體格過於肥胖，却總能引起人們的注意。

我身高約有五尺六寸許，若按照年齡，未免超出，但我不嫌太高，因為高能生亭亭玉立的印象，那時我總求瘦一點才好，但未曾聽見減瘦的方法。

我有黃金色的頭髮，天生成的又長又細又軟，結辮子的時候，却微嫌給司丹康油污染了牠，以黃髮碧眼白膚的我，自較美麗於尋常，不過衣服，最使我難堪，若與別人相比較，恐怕立刻把牠扯破也不生悔心，因為我仍然穿着白領黑帶藍色的校服，這是多麼的難看啊！然而實在又沒有別件衣服替換，不久我們出了舞場，以我那種粗劣的衣裝，雜在綺羅寶光的隊伍中，真叫我抱愧極了，我當夜臨睡的時候，一想着就痛哭起來，為什麼我不能像別的女子們得同等的衣飾？！

第二天在往公司去的路上，見了很多華麗的衣服，陳列在店窗內，我知道不能

得到手，好似發昏的一般，在鄰近公司一家店門前站，許久，只見別的婦女，絡繹進去，挑選新奇的時裝，沒有那一個如我的舊藍校服一樣。

新認識男友——大衛，過了幾天又來請我同去舞場，起先我答應不能夠，後經他堅求，我也許了，我的意思不是拒絕他的要求，實在我的衣服太難看了，他進房來幫我料理一切，由他的面形上看來，好似急忙要我同去，他固然沒有對我的衣飾，表示一點不樂，但我則實在難以爲情。

次日，我苦想要充滿我的慾望，但是世間好似沒有不要錢能得物件的方法，若就衣服說吧，我付了房金和飯食費以後，那有餘錢去買呢！那夜，我正臥在房裏發癡，忽然想起紐約的海勃百貨商店，有購物分期付款的辦法，我的繼母與那商店交易很久，我也曾用此法在那家買了幾份雜誌，當然我的姓名，也存在他們的顧主簿上。

就以我的名義寫了一封信給海勃公司，假言我和繼母到芝加哥來購物，但是很多東西，多不能中意，心想如果這封信發生了効力，那些東西，按時就會寄得來。

我函購二件晚餐衣，拖鞋與絲襪各二雙，綢襯衫二件，花皮鞋二雙，秋冬外襪各一件，尋常便衣二件，及零細物件，信上說以我的父親作保人，他不久會寄款來還賬。

自購物的信發後，腦中時盼那些東西快點到，但有時胡想到公司如果電詢我的父親，證明一切，那就糟了，誰知真出我意外，公司不要我父親的證明，照數把貨都寄來。

因得着這許多美麗衣物，我眼前的高興，遮忘了我的犯法的行爲。況且那些樣式比芝加哥更時髦呢？因此，我同男朋友在街上行走，更使我心曠神怡。

應付衣款的頭一個月快到了，我的良心發現，使我難安，欠款當然要付的，但我總想不出一條善策去尋款應付，因此無日不在懊悔之中，連夜間睡覺也不安神。

我承認此次所作的，是不能見諒的，我不明白自己出此自暴自棄的下策以後，爲什麼從未想到那行爲的懲罰？我的心因此而煩擾，并且不忍聽見繼母向父親評我不獨是一個不可信任的女兒，又是一個女騙子呢。

自我不能將衣款按期交付以後，計上心來，決定把房子退掉另走他方，使人找不着爲上策，我只有不出面，才使他們對我甘心，讓他們說我是因爲不誠實而生憂憤死去了，如果我的影子好似在這個世界消滅了，他們必爲我傷心，并且原諒我的吧。我實在對我的品行有誠懇的悔悟，當然，這會使人更爲難過的。但我決定努力去謀一個好職務，希望將來把這些債還清，又想寫封信給父親，述明一切，求他代付，但繼母的威權，我實在害怕，她必定要看我受罪才歡心，因此種種不能得人們的原諒，我更痛悔，以致哭起來。

公司裏也不去了，宿舍也退出了，公司尙應給我數天的工資，我也不要了，因爲我要離去，不留一點行蹤的線索，應付款的那頭一月，只才過了一星期，我私禱自己得能被街上的汽車輾死，是掩罪過最妙的機會，我恐懼得很，現在恐怕父親必接到海勃公司追款的信。

提着衣箱向火車站上走，我自己不知道往那裏去爲妙，也不知道去做什麼，袋子內僅僅剩有一元錢了，食用都靠着牠，我現在是飄零無家，又無職事以應供給，

當我離宿舍的時候，沒有給房主的通信地址，只說因假期出外旅行，數天就回來，請她把我的函件代爲留看。

當日傍晚，在街頭忽然遇見潘莉，她提議要我同住在一家寄宿舍裏，并說若住在一處，必生很多的趣味，她又將一張舉行跳舞會的照片給我看，這些，實在打動了我的心，但是未答應她以前，很以沒有充分的錢爲慮，她說自己也是失業了，不過總可以設法度日，我就同她住起來，當我於人靜之處，暗想我以前的謬舉，痛愧得很，我默想潘莉的行動，總要給些勇氣，助我仍舊往上進。

我因拮据異常，籌思許久，又沒地方挪借，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魔鬼柴機來了，指說方法，我也毅然盲從他，自從家中不要管我，預料以後實無顏面回去了，俗語說得好，一不做，二不休，他們既有很多顯明的證據，以爲我是個不肖之女，我想即令再變本加厲一點，也是一樣的受過，所以我假借父親的名義，簽出壹百元的支票一張，當晚請大衛兌現了。

潘莉同我尋着一間華美的寄宿舍，由我先付頭一月的租金，其餘的擬作爲膳費

，真是奇怪，這時候我的不軌行動，似乎把良心也掩蔽得無從醒奮了，我深信如果父親要知道我這種最後挺身走險的舉動，決不會以區區壹百元之數，忍心脫離他放蕩的女兒的。

我很喜歡我們的新居，潘莉和我住得適意如王后一般，早晨儘管睡到想什麼時候起來都可以，要吃什麼只差人去買，我認承她是一個不可缺的良伴，因此更加愛她。

我們對於男友，也注意選擇，但是我出世未久，好似缺乏正當的手段去對付他們，因此容易受人的誘惑。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要做很多當我獨身夢想做不到的事，每夜，我們沉醉在舞場中，有了這樣熱狂的時期，從沒生一點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顧忌，我也不想起房租只給了一個月，而每月的光陰，過得如箭般快。

一天，潘莉有一位女友前來求助。潘莉因此難堪，又無處安置她，我見了有動於中，請她同我們暫居，當然她是喜歡的，

潘莉的朋友，性情乖張得很，我想這都是因為經濟缺乏，使她有如此的惡現象

的，我們同居到第四天，某地舉行一個遊藝會，我們由別人得了數張入門證，留一張給她，叫他一同去，後來她說了幾個緣故不願去，我們不敢過強，恐怕她情願留在家中。

這天適當大雨，她勸我們不要穿好的衣服出門，否則必遭風雨所損，我們笑着說，我們是愛漂亮慣了的，這不妨事，也未經意一切，便直往會場裏去了。

當我們回來見了實情，總算未聽她的話，爲不幸中之大幸，走到房內不見她的影兒，就知道有些不妥，四處一望，真吃驚不少，不想她把我們所有的都偷走了。她太不講人情了，連洗臉巾牙刷肥皂抹布也不留下，因此我們的梳子臉粉等等都沒有。

到了第二個月，我們無錢付租，只有躑躅街頭，除了身上所穿的衣服外，兩人總共有二角五分錢在袋子裏，潘莉初還以爲可以由男朋友方面借幾元救急，不料結果都等於零，雖然我們腹中餓，腸子叫，彼此也不忍分別，我也不敢再假借父親的名義出支票，大衛自兌了我的支票後，不知消息如何，我想那張支票未必父親承認

，因此，真使我們兩人欲哭無淚地強作笑臉看。

我們徘徊終日，頭昏脚痛，回念前情，相對默然而已，過了一會，有二位黑人經過，望我們眉目傳情，我那時餓極了，也不知道如何嘻笑才好，但他們以爲有機可乘，就想帶我們去吃飯，吃完了就同去開旅館，我當時拒絕，我不論遇着如何的遭際，決不會以一餐飯，賣掉我的身體的。

他們因事不成而去後，潘莉告訴我那個引誘太利害，她起先尚未注意什麼開旅館真正的用意，不過我們這樣走來走去，心目中無目的，未免太癡了，總要想個解決的方法，同時我對她表示生平未曾與男子同居過，一旦若有此事，實足以使我害怕，我寧願受窘挨餓，除此沒有別的事更加使我自愧自憂了。

我和潘莉往車站上去，要了一張行車時刻表。相商就在這廂過一夜，如果有人來查問，就假說安蒂將於今夜由西部來，我們特在站等候，到了這種狼狽的時候，潘莉仍然不忍別我。

當我坐在那張硬如鐵般的凳上假寐，潘莉說今夜是生平最不舒適的一夜，也只

能夠消受這一夜。并且很盛氣的說，我們總算是被視爲女界的高尙人，以資格去尋飯吃，足夠了，爲什麼今日甘心弄到這個田步呢？但我抱的人生觀念，有些特異，雖然從前作了一些不好的事，和在家的紛爭，向來不爲環境所屈服，失去自己的尊嚴，所以上帝固然知道我曾經是靠不着的，但仍視我爲一個保全純潔的好女子，然而後來又要變一個怎樣的人，我不敢預料。於是又不得不憂慮起來。

第二天清早，我們由凳上起身潛混到女子候車室裏去，洗了手臉，打扮得像一個樣子始走出來，但覺身上總難過，因爲許久沒有洗澡，衣服又髒透了。回視潘莉時，她的自覺不安的情形，也正如我一樣。我們走進一座咖啡店，叫了一杯咖啡和些糖油餅，花了二角錢，所餘的五分，很小心的放在外衣袋內。

出了咖啡館，沿着大街走去，真是想不出一點目的地來，於無意中，經過一家美服店，只見窗櫺內陳設的衣服。叫我只可望而不可卽了，轉身又從鏡裏窺到我們的身上，相較不啻天壤，並且更現出自己的骯髒來。

將近傍晚的時候，走得脚軟頭昏，實在經不起了，進到一家百貨公司裏去歇息

，好在那裏有一間女子休息室，我和潘莉可以儘量談心。她要我把所餘的五分錢，拿着買郵票，預備我寫信回家去求救濟，一面替我取些信紙信封來，她說這都是爲我前途利害起見，因爲我仍然是一個應世不久的少女，不能比她常在外面；單獨應付環境慣了的，最後她又拍我的肩，作誠懇的態度說：『好妹妹，回家去罷，即使家人不容你，折磨你，這都不要緊，切不可長此流蕩，因爲這些地方是毀人的場所，會一失足千古恨』——我聽了她的話，當時表示拒絕，我自許生平不向人乞憐，尤其是相視如仇的——繼母，但也不敢毅然寫信給父親，我奮然回答她說，如果你能夠奮鬥過困境，我也能夠，她聽了我所說的，向我含笑而已，不過我記得她最後對我說，鬥奮的方法是不同的，但總有那一天，才知道與環境的掙扎，是女子一件不慣的事。

入夜，涼風驟起，細雨斜行，把馬路落濕得不能走行，我們餓昏了，那時我自傲的態度，因口腹需求食物，不料自然消沉了，私計以所餘的五分錢，用着叫電話找大衛罷，也許他很喜歡見我，但相見是件容易事，假若那張一百元的支票沒有如

數兌給他，我又如何自容呢？

此念既起，我也管不得許多，用震顫的手指，把那五分錢送進公用電話箱內去，登時大衛與我接話了，由他的話意表現出來，似乎很喜歡要知道我的踪跡，我坦白的告訴他說我餓得很，他立即就來會我們，同往一家中國大菜館裏去，飽吃了一頓。

吃完以後，大衛請我到他的宿舍去，這時天正大雨，寒風侵骨，我願意允了，他又叫了另一位男友，一共四人。

進了那間很適意的宿舍，才稍恢復我的生趣，連忙坐在一張溫軟的靠椅上休息，過了一會，精神起來了，興也高了，大家藉着留聲機的歌調，相應而舞。

這夜，舞得高興，大衛取出幾種酒來，潘莉抱着痛飲，我初猶豫不敢嘗試，因為平時我除喝點葡萄汁以外，從未喝過濃烈的酒，當時大衛很殷情的勸我喝些，并說這種酒無大損傷，我平日以他似乎很誠實，又不願在今夜的舞場上，作一個木偶者，乃連杯的痛飲下去，真是使我更歡樂狂笑起來，我抱着大衛有好幾次，他安置

我在一張大沙上，大凡人們流連舞場的生活，其患憂大多由肩膀上，發生出來的，我也逃不出例外。

最後一幕悲劇是在次日清晨才發現，陽光由張開的窗戶中射進房來，我睜開了昏花的眼，覺得全身無力了，掙不起來，向四周注視一下，頭也眩暈，腹也作痛，見那深棕色的窗幔被風吹得微動，我忘記自己置身的所在，沉思了一回，總以為在夢中。

當那朦朧一剎那間過去，我的神志清醒了，自己才曉得赤裸裸的在床上，旁着我睡的，天呀！不是大衛麼？我如何同他這樣睡呢？那個脫我的衣服？我全不知道。

由床上起來尋找衣服放置的地方，真是羞憤極了，同時又入了驚恐的境界，不得不嗚咽哭起來，揩去了淚痕，才見我的綢襖衫挂在床柱上，汗衫丟在地板上，襪子同着他的褲子，放在沙發上。

急忙將衣服穿上，這時候頭部痛得像分裂的一般，彎身去穿鞋子，覺得全房

上下旋轉不已。在我沒有鎮靜以前，所經的時間，如度年般的難過，現在目的只有跳出這個鬼門關。

我屏息了哭聲，於驚懼之中偷視我睡的地方。有二種悲感，就是羞與恨，頓起我的心頭，恨我不知道爲什麼不事先抵抗他的暴行，或單身偷逃出去。

忽然想起潘莉來，她昨夜也同我在一處，不知道她現在是怎樣，我總捨不了她，過了一會，聽見隔壁房內有鼻息聲，我立起脚尖來輕輕的走近，由門縫裏窺過去，我的心更碎了！原來一間大銅床上，被蓋有一半翻在地板上，潘莉和那個男子圓其好夢呢。

我跑回來把大衛搖了數次，他睡眼婆娑的坐起來，我厲聲直問他對我做了一些什麼？他很用力的把我推開，禁止我張聲，好讓他睡着，我又走到他面前，在他的臉上，用力打一掌，這才把他打醒，我首先問他到底對我做了一些什麼？那時我害怕，全身動顫起來。

他虎視眈眈對着我暴聲說，『小獸子，你以爲遇着了什麼魔鬼嗎？』

我處於孤立之勢，也不答應他，拿了帽子和外衣，即刻走出去，一路上哭得到沒有氣力才歇息，我的身上偏體是痛的，心如粉碎，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污辱我的心靈，好似殘忍的惡魔摧毀我一般，祈求上帝的保佑，或者那種侮辱和摧殘未曾加到我的身上，我常守着耶穌教徒的信條，從未有意犯罪，即會曾經受過愚，作事荒唐，但心靈上總未壞一點。

金色的陽光，普照在碧雲的天際，含着一種凱旋的威嚴，同時好似無情的射着我，我想趨避牠，連頭也藏起來，我是畏懼，我是害羞，我很奇怪上帝為何故意使那有榮光的太陽，正照在一個居憂愧交加的子女身上，為什麼不使這世界黑暗些，以便我藏蔽在內面，我想到曾如我同轍過來的人們，必曉得我所受的那一夜，是怎樣的可怕呵。

我的兩眼哭得紅腫了，在街上恐怕被人看見，只把頭垂下去，暗中思忖，我要做什麼呢？我往那裏去呢？我將來要成一個怎樣的人？手中一文莫名，又無人指示我的迷路，只有潘莉尙與我友好，但現在已彼此分離了。

潘莉這個女子，奮鬥她的人生環境的方法，是在芝加哥下流的街上，與生張熟李的男子們同去開旅館，我回憶她的話來：『好妹妹，回家去罷，……這地方是毀人的場所，假一失足，必成千古恨；』可憐的她，她犯公開的罪，她不覺得缺恨，一個女子以身體來做這些事……那是她的污點，我咬定牙關，把指甲釘在手掌心裏，疾聲的說，世間的恐怖，不幸，和零仳……都是爲女子設有的，不料她們反視爲安樂窩。

回憶我的家鄉，爲西部最安靜的地方，男朋友未曾欺侮過我，回到家鄉，那裏尚有幾個親人，在這個人烟密聚的都市中，我不過是舉目無親的女子，久別的父亲，我也很想見他，我已經飽嘗了世味和痛苦，雖然有很顯明的證據而不能見容於父親，但總希冀他伸出慈悲的手，來庇護我。

我回家鄉的心，本不十分的熱烈，因爲我與那些盛氣的青年無異，總覺得回家不是一條妥計，不過我所需求是父親的慈愛，人類的善意和應世的閱歷而已。

然而又如何能夠求得這些來呢？況且回家是爲事實所不能的，以我心靈所受的

污點，足以玷辱家門，恐不止明頓全鎮，人們必輕視於我，更將對我施些新的恐怖，哦！以不同的爲妙罷，這些不能解決的問題，湧躍在我作痛的腦袋內，愈使我那困乏的脚走不動。我不知不覺的，向我從前老居的地方走去，好似犯人押往獄內去一般，忽然記起初次犯罪的情景，用顫動的手指去按門鈴，等了會，那位和氣的老女房東走出來，見我微笑，她似乎很驚異我突然回了，并表示歡迎我的樣子，我首先問起信來，她給我二封。

我急看那兩封信，卻是叔父的手筆，這樣，是兇信的預兆麼？在未拆讀以前，就知道我已被見棄於父親了，不然，他爲何不親筆寫信給我？他又如何查出我的事呢？我拿這着兩封信，躊躇了好久。

慢慢拆開封面，我不注重要知些家庭瑣事，或關於剝奪我的承繼權，我披讀不及數行，使我痛昏了，當將身體倒在地上，這似乎不足信的……那有這些禍亂同時臨到我身上，父親死了麼？這不是事實吧？決是他們謊報來嚇我的。不過信上有這樣幾句話：

『當然，此種惡耗，决不使汝見信，但汝父臥病已經數年，彼因心陷症而死，死時坐在書房靠椅上，始由阿麗絲見得』我將這一段三復讀過，父親死在書房內，沒有那一個在他面前送終，恐怕他念我麼？他想打聽我在那裏麼？他因我而死麼？

第二封信，不過是幾個星期以前由明頓寄來的，略述父親死耗的經過，叫我回家料理葬事，信內并附有五百元支票一張，以爲清還欠賬及路費，叔父並說在父親未死的前數日，曾親自將紐約所欠的衣服賬代我付去，這些事繼母完全不知道，勸我回家，不要害怕，以往的決不追究。

父親的遺棺葬在教堂墳地的那天，誰知是叔父盼我回家之日，正是我在外開始墮落之時。

我離開那房東的家，出外又走，吸了些新鮮空氣，好似振奮我的心靈不小，我忽想到以後應往那裏去與做什麼事的幾個意念，但總因神志昏亂，無有精確的判斷，既不能回家，就應該將此念打消，我又鄙視芝哥加這地方，決計不願久留，況且恐怕有的時候再會着大衛，他逢人宣播我被摧殘的新聞。

每次我從街上走，每次就望見那家中國菜館的門燈，總要引起我深刻的羞懼來，所以決定要離開這裏，越遠越好，以便我埋頭改過，重作個新人。

我把那張五百元匯票兌了現，買點應用的東西，以我現時的狼籍情狀，實在不能往那裏去，我製了幾件衣服，買了一口大皮提箱，開了一間旅館，洗了澡，才覺得請爽一些，當在那裏安睡一晚，立志以後改正從前浪漫的生活。

次晨起來，走到旅館的問事處，取了一本旅行小書，想尋一所養晦退避的地方，佛羅里達（Florida）頗引起我歡心，因介於芝加哥與明頓之間，那裏必定清靜安全的，我決計前去的。

回到房中，收拾停當，寫了一封長信給叔父，說我從前的經過，實在歉悔得很，假言因為適當我離開芝加哥去會一位朋友轉回，所以他的信現在才接得，聽說父親的死耗，痛心萬狀，求他恕我剛愎自用的個性，將來以父親看待叔父，感謝他關心我，若是以後有所需求，仍請他援助，現時在外邊，備預竭力自謀生活。

第三章 良家婦人

當晚起程往佛羅里達，只聽說是那邊謀生的機會很容易，但我自己也不知去做什麼事。

行抵者克桑維爾Jacksonville，宿在市中心一家旅舍，也不記得旅舍叫什麼名子，孤單飄流的我，更無一個相識的人。

以我的印像，者克桑維爾並不是一座繁華城市，風景與我們的西部十分相異，此來實在使我失望，從前我以爲佛羅里達必是富人集合之區，物景宜人，其實與別地差不多。

大公司都是人浮於事，不易謀到相當的位職，乃往各百貨商店遊覽，看見很多心愛的東西，但剩錢不夠，未敢購買，我很想向商店督察人謀一個位職，又怕不能成功，反生沒趣，并且自己也不願意作店裏事。走出店外，腹中飢餓，迎面見一家飯店，陳設頗爲精緻，進內四周一看，我覺得還算本地的一家大飯店，正在吃飯的

時候，忽聽得廚房裏起了紛擾，原來是一個女招待，打破了東西，被經理叫去，嚴加指責，她答應補償，但經理硬把她辭去，我在旁邊聽得這件消息，立即起來往錢櫃那邊去，那時經理站在那邊尙現不豫之色，我向他自薦，請補那個女招待的缺。

那經理對我很滑稽似的，問我以前於此道的經驗，當面表白我待人接物的訣術，甚合他意，就聘用我，當然我從來未曾做過女招待，起初只有照着別人去做，我加緊學習，進步也快，將近一星期，我在店內，拿盤擺箸，殷情招待，遂大受食客的歡迎，因此我的小費收入不少，而且店中供給飯食。

此項工作時間既長，又供人奔走，無少刻坐歇的機會，當然很苦，所以一到晚間，更加倦疲，因此消瘦起來，不過我仍忍苦奈勞，未嘗稍萌退志，我搬到一間私人的家宅去住，每星期計洋七元，其租價較之加哥爲貴，如住普通宿舍，恐稍便宜一點。

夜間除看點電影以外，不易出去，因爲既不認識一人，又無合宜的地方消遣，固然有些人邀我出遊，都不過是來店吃飯的普通行客，甚至因情不可卻而同去，但

是總覺乏味，若是有潘莉同去，我尙願意，否則一人實不願常去了。

一日，有一羣人進店來吃飯，顧客對女招待開玩笑，本不是驚人的事，所以他們也向我調笑，并且每人給我很多的小費，其中有一人，去而復來，問我那夜要不要去看新劇，他說有票子，我因已有數年未曾看過新劇，答應要去，那人看來並不似壞人，兩眼發出很良善的光，那時候我正有一件新漂亮衣服，想藉此可以炫耀一下。

從此我時常和他出去，他原是一個電報生，由北部暫調到者克桑維爾，在我青年的時期，交結一個電報生本不算一回事，但我想這人總有一種正當職業，他名叫杜克，待我很懇摯，也未嘗帶我往壞地方去，我漸漸對他發生戀愛，以他揮金如土樣看來，很有點富翁氣概，他時說者克桑維爾這地方太平常，想買點特別東西給我也不得，但我因為得了他，便生了留戀這地方的觀念。

一日，天氣陰晴，杜克忽於倉促中，接得調走的信息，我不忍離他，但這是非常緊要的，因為這時候，我除了愛他以外，不知天高地厚，如何能夠使他離我呢？

况自結識以來，我就不慣孤獨的生活，不願跟第二者往別的地方去，也不願往飯店當招待，只有杜克是我生命惟一的光，而他對我無事無處不表現他的愛戀，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愛的快樂。

當晚見着他，假言我決定要往西部去看幾個朋友，我的意思或許藉此與他同點程途，可以自慰於萬一，他問我是不是真愛他，我當時對天表白愛他的心跡，他說他也愛我，但是我們以分別為妙，我問這是什麼緣故，他說他已結了婚，妻子居在北方，因為無愛情之可言，暫時分居，但她又不願與他離婚，所以不得不擔任生活費用，因此他與我又無結婚之可能，又不忍不讓我知其事實。

我說既是如此，但有沒有良法以維持我二人的友誼呢？因我有誠懇的要求，他才說：『你為何不從我去呢？我們到紐約組織家庭，那邊地方大，誰人來管我們的閑事呢！』

我相信此舉也是我要求他不得已所出的，我因為不願孤單，尤其是離別一個心愛人，在這個人地生疎的地方，所以不稍思索，就答應同他去。

我因愛杜克，不承認此舉爲不合法，也知他愛我，亦不得不如此，并非因發洩一時劇烈的慾戀而有此盲從，這完全是兩方有澈底的明了和深切的熱情，所以第二天就起程北行。

這時候正是五月初間，杜克因事要在查理斯登（Charleston）有點耽擱，我們在那邊玩得痛快極了，也許世界無有此樂！杜克待我如慈父一般，替我買了很多衣物飾品，他讚美我的漂亮，我更加裝扮以博其歡心，每晚出來穿走小街，那小圓石頭的路，很帶點古城風味，同時我商籌將來組織家庭的計劃。

當要離開這鎮的時候，我實在不願走，南邊頗合於優遊的生活，我想在這裏有窮窮的消受，但無奈他負有公幹在身。

杜克說起紐約的情景無微不至，以那大一個都市，如何遊得遍，我幻想若是自己變成一隻天鵝，必定容易領略那些高樓巨廈，橋梁車馬。

行抵紐約，實在使我的心灰了，那些女子所穿衣服式樣，我與相較，真是相形見絀，馬丁大旅社是我們寄居的地方，每晚出去總覺是吃苦頭；紐約女子的衣裝以

長爲風尚，因此定製一襲長能拖地的衣服，一雙高跟鹿皮鞋，以示髣髴時髦，至若原來的衣帽，都成過時性的東西，屏去不用，紐約女子大都是亭亭玉立的身材，我似乎太胖些，所以使心中更急。

我寫了一封長信給叔父與安蒂，托言我到紐約謀得一個高優的職務，和一個舊女同學居在一處，請他們不要替我耽心，并說我現在懂得很多世事，如何愛護自己，以後決不使他們因我難受，很感謝他們對我的恩愛，約定每星期寫一封信回來，讓他們知道我的近況。

星期三，今日我們去外購物，親愛的杜克代我挑選一切，真是叫我帶在手上，穿在上身，至死不忘，只要我買，他總有錢，我倆往福蘭大劇院看蘭芝露菲女士最後所表演的一張片子；晚間，又往觀山電與蘇依合演的「她是一個好人」，那悅耳的音樂，更加使我快樂。

星期四，我們上午十時起床，我往金壁商店買一頂黑帽，和一條面紗，又選了幾張音樂曲譜，同他在方時飯店午餐，下午在冬園看古永斯徒的表演，就便吃晚飯

，園內所養的池魚上下游泳，真是好看，忽然頭上受點風寒，頓不適意。

星期五，午後，同往西蒙公司，我買一件藍嘜襪衣服和一件青外套，當時回家休息，晚間未出去，因下午我不舒適，在家晚餐以後，他開誠舉出事實，說我是個性質不良的女子，他從來未曾遇見過，我虛心承受他的話，決定改善，況且愛他，不欲使他爲我傷心，將來我若是性質變成溫和，定不會使他再有此說，我想起目愧得很，哭了好久。

星期六，今日大雨，未曾外出，下午我們在本社聽力士德唱歌，頗佳，晚間在開野廳會食，有伊帝生先生奏樂，美味齊備，自是盛會，是晚我御黑服，新帽，肩披狐皮，容光四射，不異置身天上也。

星期日，今日同在金特午餐後，再往新光大劇院，片爲曼麗福克主演之『大蒂的長腿』，晚間羅拉大劇院開音樂會，德克爲指導員，心中忽然想起節食問題來了，近日我較前更豐腴許多，實在要想法減瘦些爲妙，會散回寓，杜克給我一杯酒吃，味至香美，我們居此，太享受了，惟願無盡期，我知道他愛我，我更敬重他。

星期二，杜克往車站去接約翰與阿媚，阿媚是約翰所識的女子，世居華盛頓，他同朋友吃了飯後，才回寓帶我去看『她是個尤物』一片，他擬在美永司飯店請約翰們吃飯，因為我不愛見約翰，當時稱病拒絕，并說如果在本社開野廳請他們，我倒還可以應酬，後來他打電話給他們，謝謝天，他們因太疲倦，未能赴席，我不論什麼時候討厭同他們在一起，他們不來的消息傳來，我當然歡喜，

星期三，這整天杜克和約翰忙得很，所以阿媚過來約我出外買點東西，我請她到巴黎咖啡館吃點心，後往德柏吃遊藝場看玩意兒，晚間，我們同杜克約翰們在開野廳用飯，他們最賞識伊帝生先生的音樂，復後相偕赴馬永跳舞場，接連又往美克跳舞場，杜克給我一束玫瑰花，我非常感謝他，阿媚年約三十四歲左右，很帶鄉氣，杜克喝了一點酒，增更他的滑稽興趣了。

星期四，杜克一早就出去作事，我因頭晚玩得太倦了，睡到中午才起床，不是阿媚時常來叫我，不知近日為何很愛睡，她現在忽告訴因病，也不能出去，這當然是可喜的消息，我又為杜克起見，對她常來煩擾，有點討厭，在外吃了飯以後，買

了一點糖和幾張樂譜，杜克回家也覺疲乏，所以沒有再去外，他買給我一套修指甲的器具和一本書，那書是海史的傑著名『在一個小鎮上』。

星期五，杜克整天在外忙事，晚上我們往大萬旅社邀約翰與媚阿吃飯，他們見我體胖，就揶揄我，真是使我生氣，立即跑回寓所，我最恨人明知我是個胖子，反故意說些刺諷話，本來我就不願到他們那裏去，實在因為是杜克的朋友，這樣一來，約翰是我最恨的人，杜克回家叫我出去，責備我性質過急，不能容物，往往把一點小事，弄得自苦起來，我為安慰他起見，只有服從他去見他們，我決計減食，使我變成瘦些。

星期六，我體有一百六十八磅重，開始行減食消瘦的方法，免得人們再不說我是個胖子，杜克日間在外作事，晚間才回，說約翰走了，他也要因事往外埠去，我聽見這個消息，憂愁得很，但做事是要緊的，他所去的地方是南卡羅來納 (South Carolina)，為一人節省計，換一間小房，我們就同出吃飯，他去後，恐我一人寂寞，特買幾部書給我；他於半夜起身，我痛哭這種別情，因為我愛他一天深一天，他對

我也太好。

星期日，一早驚醒來就叫他，其實他此時離我已很遠了，我才覺得，又哭一場，我孤寂得，偌大的紐約，我不認識一個人，街上走的那多人，也沒有一個來與我談講；穿齊了衣服，到新光大劇院看克麗敦所演的『婦人的第二步』，散場後，往金特吃點心才回來，是日上下午共寫兩封信給杜克，我除了他不想別人；看完一本書，才去睡，不知道能在夢中會得見他否？

星期一，長日苦悶，起床後，出去買些糖，再到郭漢劇院看『梨花淚』，此片情節悲慘，因感懷所繫，痛哭了一頓，回家看了一本書，再寫一封信給他，修補了兩件舊衣，在這苦寂的時候，愈盼他早日歸來。

星期二，自杜克去後，無一信來，我也知尙非接信之時，計程竊算，大約在明日恐有佳音，午後往永德大劇院看佛梨克演的『一個星期的生活』，院內觀客擁擠，座位已盡，我站着看，足見紐約居人繁衆；回寓後勞倦異常，寫兩封信，一給安蒂，一給杜克，誰人知道我的孤苦，尤其是在這個大都市內獨自一人的孤苦。

星期三哈哈！杜克有信來，我喜死了，我愛他，誰知道他更愛我；下午往看『親愛的畢多士』，是格里蒂主演，我今天初次見他的戲，晚上看書，臨睡時寫一信給杜克。

星期五，昨夜失眠，今日起身頗遲，見他無信來，急得哭一頓，及往樓下賬房間，接他二封信，心中欣躍，連飯也不吃，忙往看影劇，片爲『光明之路』，實在好！回來經過芝美咖啡館，買點冰結凌和糖果，自我設法使我體量消瘦後，不大吃甜食，看完了書，寫一封信給他，又往賬房上支錢十五元。

星期一，由杜克處寄來兩信，一封并附錢二十五元，現在我手中不缺乏了，午後往皇家遊藝園去玩，聽說那是本城一個最有聲譽的地方，伶人如果曾在這園中表演過，身價也高了，所以普通伶人很不容易受聘，園內觀衆以婦女爲最多，她們大半吸香烟，我見了發笑，若是明頓的人們見了，更不知有如何感想，我總覺得婦女吃烟是不成樣子的，回寓寫信給杜克，又寫信回家給安蒂，告訴皇家遊藝園的事，她聽了，必定笑死。

星期二，接家信及杜克兩信，杜克信係由沙汾來 Savannah 寄來，現正在往湖地 Lakeand 途中，我要他快回紐約來；午後看影劇，并預買星期四五六三日的下午票，恐怕到遲了無座位，那時站着難受，現在天氣很暖，嘩噤衣服穿不着，午後讀一本書，名『罪惡是不能恕的』，頗有感於懷，當時寫一封信給杜克，藉以忘卻心頭的悶悵。

星期三，在永蒂林看『三個聰明的癡漢』，後即寫信給杜克，今日只吃一餐飯，盼望他回來時，我的體格能瘦些，他固然愛我有環肥之美，但在此間則以肥爲難見，所以決想做一個紐約派的女子，若是直到下星期六，我不去過磅，預料必定減輕了，也可以說是瘦些。

星期四，上午和下午，共接到杜克兩封信，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愛他，午後看康碧麗女士表演，我很喜歡她，我注意舞台上的明星，沒一個不是嬌娜綽約的身段，我要瘦些才合美觀，在沙利文菜館，吃了一頓豐美的飯，頗覺後悔起來，晚間看書以後，當寄信給杜克，說他不回來伴我，真是度日如年！

星期五，今日未得杜克的信，天呵！我要他歸來，也許他在歸途，故意不來信，使我白懸念罷，那未免太惡作劇了，我希望所揣測是中的了，今日是美國節令日，街上行人如織，好似遠客特趕回家度這個佳節一般，也許是由四鄉跑回紐約來玩的，這些人們真是發癡，不畏辛苦，擠來撞去；我差不多成了個紐約人，大街小巷穿熱了很多，我若走，決不會迷路，並且能夠超近達到目的地，午後看一張片子，名『他是一個飄零者』，回家的時候，在路上一家咖啡館，吃杯可可冰結凌，買一點點糖，晚間看書，書名『歸途』，同時想起杜克來，我盼望他是在『歸途』，所以寫封信告訴他，今天熱得可怕，我固然不愛這種氣候，也不發恨，因為熱能使人減瘦。

星期日，杜克去後不覺半月了，這光陰如水流般快，我袋內只剩得一角七分錢，不獨不着急，反以為可喜，因為沒有多錢，可以不吃飯，若是不吃飯，體格就會消瘦了。

星期一，杜克有兩信來，信內都無匯款，所以沒有吃早餐，就出外走走，並且徘徊愛多亞路之間；人當囊中空乏的時候，往往易於見得平時心愛的東西，回寓後

預備打電給他要錢，將進房門，喜出意外，只見他的箱物放在房中，我繞着四周叫他，尋他，好似小孩找慈母一般，我以為他故意藏着，想來急嚇我，但是尋了半個，不見影子，過一會，他忽由外邊回來，我喜得要哭，我們商議要搬家，所以遷到十六層上，那裏有兩間房和一間浴室。

星期二，新搬到這邊來，收拾一切，忙碌得很，這房子適在中央花園的西邊，恰合我們意想的地方，晚間同出看卜永斯主演的『甜蜜的角聲』，（角聲，男女戀愛，相謀會時，以口吹號之聲），表情甚好，我與杜克重聚之後，情愛更濃，我買兩張樂譜，他說要買架鋼琴給我，那當然是我愛練習的音樂，我也要為他，每晚彈唱。

星期四，中午寓主來向杜克取租約後，相偕出外買東物，他在麥克倫書店買一本烹飪學給我，我歡喜極了，因為可藉此做些飯給他吃，他又買些造飯應用的器具，到五點鐘才返寓，這一排六間房子，都朝外面，光線充足，空氣新鮮，我把房裏布置得很美麗，中央花園的景物，都收入我們的眼簾。

星期六，昨日未備菜蔬，所以今早不能在家吃飯，真是可惜，我們特別出去，到哥倫比亞路一家雜貨店內，買些火腿，沙丁魚，蘿蔔，蕃薯，雞蛋之類，我們既非是一個大家庭，只要吃得舒服，也無須辦許多好東西，每餐完了，我把盤子和叉洗放在一定的地方，家中作的飯比館裏總來得有味，從此我們不願出外吃，我們更加籌劃將來的一切，他誇我是個好主婦，我也相信他愛這間小而美的家庭。

星期日，杜克最喜歡在星期日睡覺，所以我們起床很遲，當時我就燒一盤火腿蛋爲他早餐，因爲他愛我親手調烹的東西，所以我做得更加喜歡，我們不願出外，他讀報給我聽，我最愛坐在舒適的沙發上，聽他讀，因爲他讀得好，晚餐是吃沙丁魚和些油煎番薯，又做幾樣點心，很合口，從此我對於烹飪的經驗，一天勝一天。

星期三，杜克今夜又擬出行，我又要過幾日孤寂生活，實是愁得哭起來，但職務總是大事，況且他既愛我，當然不能使他在家坐食待斃，自他去後，這房裏頓生了淒涼的印象，一團熱烈風光，好似隨他俱去，我實不甘此中寂寞，忽然接由明頓家信，內載好友伯麗死的惡耗，我不相信，鬢髯不久以前，我們曾在一處兒談笑過

一般，死是可怕的一幕，尤其在青春時期，因此我想她，故不能成眠，我不知她若有靈，對於人生短命，有什麼遺憾？

星期五，出外買些檸檬，聽說常嚼檸檬，實有減瘦的功能，晚間正在讀書之際，杜克不意歸來，我喜躍如小孩一般，想不到今夜有他來持我，談起伯麗之死，我就害怕起來，他百般安慰我，說死沒有什麼可怕，我問他伯麗情願死麼！他答她當然不願這樣，我才快樂一點。

星期日，身起頗遲，我先預備早餐，以便他梳洗後應用，閱報後，同出看電影，在寓晚餐，他說也不忍離別我，我要他以後長在紐約，不必賺那些錢，使雙方受離情之苦，我甚至要他株守在家，連外也莫出，這樣比什麼東西還好，他見我說這些話，就發笑起來。

星期一，今日把廚房刷洗清潔，并擬以後按日輪流刷洗一室，使房內更加新鮮些，晚間在河邊劇院看戲，都是名伶登台，莊諧并出，實在盛絕一時，我們盡歡回寓。

星期三，今日刷洗浴室，這原屬於寓役的職務，不過我因爲心愛人，情願自己動手，杜克幾乎整天在外，他日間出外，倒不緊要，惟獨在夜間，我就害怕，因爲紐約是個危險場所，我怕強盜撞進來把我的二隻指戒搶去，那戒都是金鋼鑽石的。

星期四，用了很久的時間，才把杜克房內刷整清楚，我要他的房間比別的更漂亮，洗窗幔是最不容易的，差不多全早都化在牠身上，晚間往看卜羅克卜斯主演的『呵！孩子』，那張片子不大好，午間買一件夏布褂子，樣式頗合，我停止吃糖，因爲除此外無法使我減瘦。

星期五，把我自己的房上下清理了一番，午後四時許，正在枯坐之際，使我嚇死了！只見烏雲四合，陰霾晦冥，好似要天崩地覆一般，我只求杜克快點回家，未幾，疾雨傾盆，他才進來，我生怕他已遇幸，他笑說我以後不必膽小如鼠一樣，他向來是不怕什麼東西，我應當也要學他。

星期六，杜克帶我到格林維基村去玩，天呀！那有這樣髒的地方呢？他說一班文學家和美術家都居在這裏，我奇怪他們如何不以清豔的文字，來描寫如此可怕的

區域呢！雖然此間因居人而得名，我總不生反感，我們進一間地窖式的菜館，名叫「黃描」，小吃一點，不料那心目以爲骯髒的食品，倒還合口味，出來叫一輛汽車，繞着愛多亞路歸寓。

星期日，今日將各房清理一遍，因爲每星期在洗，也無多大的骯髒，我裝扮已後，同杜克看永絲的滑稽劇，永絲是個很受我歡迎的電影明星，連他也愛他，我走向一家藥房內站在磅上量重，真氣死我，雖用了節食，嚼檸檬的各種消瘦方法，不獨未減，反增至一百七十八磅，回家哭起來，也不吃飯，他說我對於體格的胖瘦，未免太自愚了，因爲他不論我如何胖，總是愛的，這當然是他對我說的好話，豈奈我深惡胖何？我發誓要減瘦，我臨睡以前，發出一個誓，「六月二十三日起，到九月一日止，在這個時期中，我決不吃或喝含有養料的飲食，每晨只喝五大匙清水，求上帝幫助我成功，特此誓言，……；再者，如果照這樣行去，忽生了病，上誓便作爲無效了」。

星期一，我發誓要節食，當然能得瘦，真是上天幫助我，連糖也不要再吃了，

今日雖然沒有過磅，我總想要消瘦一磅罷，我們今日未曾出外，我洗些衣服消遣，杜克給我五十元錢零用。

星期三，今日頗覺不適，故起床甚遲，杜克要我把那個減瘦的癡法子取消，不過我總迷信那是好的，他製就早餐拿給我，叫我睡着休息，不久，我仍然要起來，鋼琴今日搬到，我招呼安放了地方，以便有空練習，我喜學琴，因此更感謝他給我買這一架。

星期六，往菜場買些東西，以備明日用，因為我們擬這個星期日不出去吃，炸番薯是我最喜吃的，所以買得特別多，今晚看的影劇是冰勒所演的『睜開你的眼』，情節未免表得過敏，出人理想之外，我不大贊成，他們為什麼把一件普通的事，要那樣描出，其實演電影的好材料正多呢！

星期一，杜克今有遠行，真令人愁悵，我不敢明哭，因哭可傷他的心，此種離情景色，固足使我畏懼，但亦不願過作兒女的情態，我知他歸期也不在遠。

星期四，晨八時起，接杜克信和退租單，出外吃杯波羅蜜冰結凌和買點糖，回

來看報彈琴，晚上洗衣服，紐約生活程度太高，如果家庭間僱用一個女僕，實非易舉，且洗衣費也貴，自己洗，可減省許多。

星期六，一對夫婦進來看我們的房子，由他們的語意間，我猜着約在八月一日就搬過來，我不願把這個地方退掉，生平只有此地，居得更快樂，若要我另外再搬，實在使我心痛。

星期日，天氣酷熱，頗覺寂悶，杜克又無來音，使我失望得很，今日有兩人來看房子，谷夫人是我們所謂一個好鄰舍，送一碗湯給我，是她親手治的，相談許久，我出去買瓶墨水和些橘子冰結凌，現在很不願多吃冰結凌，若是吃冰白水，既無養料，我又心願，冰結凌是爲送給谷夫人的，把房內收拾完了，又燙幾件衣服，看書看到要睡的時候。

星期三。我若是決心減食的話，今日體量定只有一百七十三磅，但不知到底有多少，我怕仍然如前一般重，杜克未來信，心中頗急，預料明日必有信，或許他在歸途，今日沒有看戲，步行很遠，如果每天照這樣，及於杜克回時，我必然減瘦，

我買些紅茶和雜貨，以便他回來，設一席豐美的接風宴。

星期四，居間苦寂異常，出看影劇，藉以解悶，晚間寫信給杜克，又開始登記家用賬，意使他知我是個儉節人，我想婦女應備預算表，可杜妄費之弊，并且藉此可在晚間做些事，我用一文錢，必要登記。

星期六。接杜克電，言定下星期三返，希望我自己能長日睡覺，不致感孤寂之苦，又得家信，出外買點煙捲，我想當無聊時候，吃支煙可以解悶，所以現在也學吸起來，此外又買一本綠雜誌，本埠新聞和些日報，把衣服洗完了，就讀書報，我現在一步一步的成了紐約人，因為由報上可以知道社會新聞，舞台戲劇，和些人們在百老匯路散步的真目的，如果我終身居在這個大城中，各種祕密，必窺悉無遺。

星期日，出外步行有十六道街的遠，擬定以後按日增一道，藉此可減少體量，我尚未過磅，但果能照我竭力行去的推測，現在至重，亦不過一百七十磅耳，我要每天輕一磅，若不步行，當然決不能容易如此減輕，我覺得實在瘦些，因為我的藍褂子穿得現鬆，假如杜克留意這件事，我必然聽得說什麼。

星期一，今天頗熱，雖然不願意，也得強行到十七道街，因為只有此法能使我消瘦，我自知沒有堅忍的意志，不過每逢單日強迫自己去行，到克絲劇院看卡芬琳，劇碼頗好，買一把綠綢傘給瑪永，為畢業禮物，李玲的孩子，各送了一件衣服，我對於人，很愛送情，預備糖類物品，特為杜克星期三歸來。

星期二，因天氣涼爽，今日步行十八道街遠，心想這樣總要減瘦些，買點雜物，回家特製一個大點心，我知道杜克平日愛吃這種東西，晚上臨睡的時節，不料又接他的電，說星期三不能回家，消息傳來，氣得我要哭，但我癡想他必定回來，這電恐非實在，因為他應該知道別離的情苦。

星期三，一大早晨，跑起來禱告，求杜克今日一定回，果然靈驗了，約在午後他就回來了，喜慰已極，他買給我一件新晚衣，他每次回來總要買點東西給我，今日晚餐很豐美，他未曾注及我減瘦了幾許，但我問他的時候，他說是底確像瘦些，這真是使我樂聽那句不易得的話，我更要加緊想瘦消，他因愛我，所以他常說決不嫌我太胖，但我未免自慚了。

星期五，因為要備早餐，起得很早，杜克整天在外邊作事，回來買幾本雜誌給我，他不要我吃煙，所以我也要禁絕，吃煙本來就不是婦女的好習慣，況且我與別的女子情形不同，當然更要屏絕那些惡習慣，我不是故意想効時髦的女子，因為煙能消我的寂苦，他說我將來必定要吸成癮，我聽了笑起來，我知道這些都是不良的嗜好，我相信我也不會受任何不良嗜好的影響。

星期六，杜克午後偕我去遊藝場，那些女伶真表演得好，個個都漂亮，他買了幾瓶法國香水給我，我買了二張歌曲，拿回來唱給他聽。我若談起遊藝場女伶的美麗，他說我更美麗一切！我當然不信他所說的，但他因愛我之真，故言之亦不覺虛誇吧。

星期日，終日大雨，未曾外出，杜克喜食我所製的飯菜，如餓虎一般，他愈愛吃，我愈愛做，因為做給愛人吃，是天下一大快事。有時我想吃而吃不下，只在旁彈琴唱歌，以助他的吃興。

星期三，杜克終日勤苦，直是弄錢耳，我實不忍過於使他如此，晚間兩人步行

很遠，并且帶着沿街商店所陳列窗櫃內的物件，他性能奈煩，不論我站在窗櫃前多久，他總陪着，我相信別的男子做不到，你可以常見得女子如果將要停在窗櫃前，男朋友就立刻拉她過去，我們走渴了，進可芳咖啡館，我一連吃幾杯冰結凌，他給我一百元。

星期六，照推算起來，我今日應只一百五十七磅了，但想恐非事實，昨晚吃了那些冰結凌，決不會使我減輕，我要堅定我的志意，不可隨便亂吃，我往皇家劇院看戲，當着暫停演的時候，我乘幾走到女客室吸二支煙，自我向杜克表示不再吸煙後，應該禁絕的才是，但我不能抵抗那環境的引誘，因為有很多時髦女子坐在那裏吸煙，我也要學出出風頭，戲散後，在院門前會齊杜克，他買七張歌譜給我。

星期日，今日起床很遲，晚間狂風疾雨，雷電交加，把我嚇死了，幸得杜克在家，我因這一來，很久睡不着，遍身嚇得縮起來，他笑我這是小孩無味的恐懼，其實他不明了雷電是可怕的，他今日下午要往維基尼阿 Virginia 去，單留我在家發愁，祈禱今夜沒有如昨宵那樣大的雷電；彈琴後，就洗衣服，以便明日一齊燙完。

星期一，今日正午起來，身子頗覺懶倦，因為昨夜未得好睡也，那時忽想起伯麗之死，到底不知道她願離別家人否！我總覺得她決不願死，因為她正當青春貌美的時候，也不知她能曉得我和杜克在這裏的情形否！我盼望她不要以我與他同居為希奇，但是我相信死人料事比活人精明很多，我出去看電影，順便買一件藍外衣，計錢十元零七角五分，我現共計紅白藍三件外衣。

星期二，我今日應出外步行，但未去，在家收拾房間，坐着等杜克回，因我急想見他，我照了一捲相，希望洗好了，把給他擺在他的眼睛面前，使他常常看見我就想我。

星期五：杜克昨日回後，今天就去外有事，我只好一人出去看影劇，片子不大好，我們晚上在家，他讀書給我聽，這是關於電影明星浪漫生活的軼事，描寫得淫佚不堪，以那些漂亮男女明星，我不相信確如所言，不過視為『似乎近之』而已，大半是些人們，對他們起了妒忌心，造這些不入耳的謠言。

星期一，出外買二套綢內衣，每套計錢五元二角一分，真可恨，又到牙醫那裏

治牙，痛死人，杜克原來約定在那裏會我，等了二個鐘點不見來，我就走回家。

星期二，昨日因走路過多，勞倦得很，遂起床很遲，安蒂由明頓寄來一信，午後杜克起程出外，我很感寂寞，尤其是別後數小時所感的苦痛，諒他亦有同情喲！收拾房間後，到新光院看劇，回來買些酸食物，聽說酸能使體瘦，復一封信給安蒂，和一封長信給杜克。

星期四，晨七時就醒了，又睡去，到八時才起來，我若不多睡一個鐘頭，就多受離別杜克的苦，洗梳後，出看牙醫，不料這時太早，醫生尙未來，我到潘雪咖啡館吃冰結凌，把牙治好後就回家。

星期五，昨夜房裏蚊蟲甚多，擾我清夢，所以今早就起來，將房間整洗後，擬往皇家戲院去，停在路上一家咖啡店吃點冰結凌，今日戲是安蒂斯主演，完場後，又跑到何雷咖啡館去吃冰結凌，步行回寓，接得杜克回信。

星期二，十時起床，喜得杜克信，午後看影戲，我把皮外衣的裏子換了，料子很漂亮，去錢四十元，因爲九月中旬即要穿，那時氣候頗冷也，今日我大吃一餐，

菜味鮮美，以後每星期擬大吃一頓，餘則小吃，食時必要參些檸檬酸菜之類，可使我減瘦。

星期五，今晨遲起，因昨宵睡不安神之故，午後在外散步，順便買幾支烟，但是杜克回到家來，我必須棄絕，夜間將頭洗後，連接他四封信。

星期六，我實在瘦了，如果照著減食與步行的方法長此做去，當然只有一百三十五磅，我立了一張表，記明每日減食與步行的狀況，期望每星期瘦七磅，但是這未免太奢望，午後往看卜郎琳所演的『控訴』，劇的問題是涉及社會主義情節，我雖然不大懂，但很愛看，近日人們對於社會主義，都高談闊論，我不過在書報中尋出一些關這個主義的議論來，杜克來一封信，真令我愛他。

星期一，今日照表記所定，要步行很遠的路，但我只行五分之一的途程就止了，賣小菜的人已過去了，我不知道，只好出去吃飯。

星期二，今日又把賣菜人錯過了，以後我應當起早些，杜克來信，尙未說明歸期，日來加緊進行瘦法，晚間回信給他，請他早歸。

星期三，今日體量應只一百三十四磅，若照我的方法做，未必不成功麼？杜克電稱今夜九點半到家，所以不出外看戲，在家收拾一切，預備幾樣好菜和點心，諸般齊備，他就到了，送我二套綢緞衫。

星期四，午後我們出外散步，沿着愛多亞路店櫃內看，愛上了兩件秋季衣服，他買給我了，到潘雪咖啡館吃些冰結凌，後到麥克商店裏去，他又買了二件浴衣給我，再到凡登商店買些廚房和房間內應用的物品，最後往康克玲咖啡館坐談一會。

星期六，今日頭痛，頗感不適。

星期日，七時起床，預備早餐，午後三時，杜克又要往維基尼阿 Virginia去，我是最恨離情的，他勸慰我說，如果當懷念他的時候，可灑些法國香水，使我的心，移到香氣上去，我就答應而行，因為我想藉此以自慰，他預約至遲星期三可回，心想這也不是很長久的離別。

星期二，杜克尙無信來，我很掛念，寫封信給安蒂後，即到愛普廬看影戲，今日應照消瘦法表上，有出外步行的規定，但未履行，晚間把他所用的浴衣繡成工，

掛在浴室內，以便他回來賞看，因為我要在那二件浴衣上花些功夫，盡量繡漂亮些，我想凡是一件東西經你用過苦工，必定更令人賞愛的。

星期三，杜克來信，說是今夜若不歸，決定在明天，現在還只有七點鐘，我候着他，但不見來，我恐怕他照平常九句半鐘的車才能到，遂將房間重新佈置，浴衣掛起，并買一打他愛吃的桃子；真是失望，他果然要在明天才回來。

星期四，杜克連來兩信，我怕拆開，恐有不能歸的消息，及拆讀以後，纔知道他今夜決定回，因此我全天消磨於洗刷備飯事務，餐桌上換了檯布，擺上銀製的器具，中間放一盤特製的大點心，我坐着候他，大約在十點鐘，他果然回了，我知道他餓，請他飽餐一頓。

星期六，午後出外，原擬往皇家戲院看劇，不幸弄錯了，杜克是買的維多利亞戲院的票，當他覺得那個地方不合宜，很懊悔，就把票退了，他不願帶我到那種下流戲院去，及到我們往皇家戲院去，位置都賣完了，只好定購二張明天日戲票，後在芝美咖啡館吃冰結凌，我不願今日過磅，因為冰結凌是使我加重的。晚間去外看

房子，走到中央花園西邊，找着一家樓下出租，很合意，一共七間房子，連電話電燈，每月租金一百十元，房向花園，風景頗佳。

星期一，今日人不大好，恐怕昨天太吃多了糖，我們晚間坐着談話，我把各種應用的手巾，都繡上字，以免與人混雜，我對於手工很感興趣，想定每晚有空做些，使他看了能夠感着家庭中有的一種特別快樂，我喜歡家庭，計劃將來搬到新宅去，佈置比這邊更要好。

星期三，杜克因有急事要出門，這天適值大雨，此行使他餐風宿雨，實在我不忍心，他說他當然願同我長居在一處，享家庭的快樂，無奈爲了職業不得不去做事，否則那個願出去？我也明知道有這種困難，但我何以堪此離情呢？我現在又孤單了，每到夜間，別的倒還不怕，只怕孤單。

星期四，午後往芝美館吃飯，并一些冰結凌，坐在我對面座上有位寡婦，談起她的人生來，我爲她悲感得很，自己又想到假若杜克不幸的中道死去，我如又何得了呢！她的丈夫死了，尙遺留一宗產業，我則一文也沒有儲蓄，從前我混沌過，現

在也常有些明白罷。別了那寡婦後，在麥克商店買一條絲表練爲他做上，以便他回來戴。

星期五，早上起來很遲，就出外，今日氣候涼爽，頗有秋意，在賀綺館飯後，到新光戲院看曼麗壁克馥的『無賴子』，她嬌小玲瓏，表情出衆：回來由地道下走，人多擁擠，幾乎把我擠倒了。

星期日，買了很多的報紙，預備今日閑暇看，我特別愛看星期附刊的舞台新聞，我常想我若是漂亮，也很願過些舞台生活，但是現在我覺得不比從前那樣的難看，做一個合唱班的歌員是很有資格的，但是裸體出台，站在觀衆面前，那就不慣了，也許歌女是故意裸着體，以供人們賞鑒，否則會出不了風頭。晚間繡了些手巾。

星期一，今日出外見有肥大的香蕉，我買些回做冰結凌，以我的體胖明知是不宜多吃，但我不管，因爲從前那樣努力減食也沒有見消瘦點。晚間因吃多了，便感不快，就睡去。

星期二，我今過磅，不料體輕了一磅，足見減食能有些效力，從此便立定主意

說，腹餓事小，減瘦事大，不過這個口號，合不合衛身是另一問題，午後沿着愛多亞路走了很遠，就租一輛汽車繞着河邊回來，紐約很多人，最好坐車這樣的消遣，因為公共汽車，人既多，搖得緊，太不舒服。

星期三，早晨起來，坐着汽車出去，看軍隊演操，我很愛看軍隊習操，并且想天天看，因為他們，個個精神飽滿，衣甲鮮明，爲首的將領，高坐白馬，威風凜凜，這才是我理想的英雄，看的人，黑壓壓的擠着，把我幾乎擠倒了，足足看了三個鐘頭才回來，腹中饑飢，往馬格永食堂大吃一頓。

星期四，坐着汽車沿河邊兜去，河邊的風景絕佳，有很多天真瀟灑的小孩，沿着河邊上玩，我想他們的母親是如何的幸福，生出這麼多可愛的孩子們來，不料幾天不看見他們，長得比從前更加好看。回家的時節，接杜克的電報，說定今晚七點半歸來，我把飯預備好了，怪那個鐘爲什麼不快些跑。好不容易的挨到他回來了，給些錢與我，以便儲蓄，作爲買新居的零什。

星期六，晨起把早餐備好了，又將杜克應用的衣服理出來，以便他穿。午後在

中央花園散步，園內很好看，所以我們照了很多的相。晚間未出外，我彈了一曲琴，唱了一首歌，他講些旅行中的事，我說實在一個人在家，不甘寂寞，下次請他帶我同出去玩玩，他不許，要我在家讀書以自樂。

星期日，早餐後，讀了許多報紙，午後往皇家戲院看劇，都是名伶登台，頗極一時之盛。回家吃了晚餐，就未出去，我請他代我想什麼以自遣，他勸我最好從新學鋼琴，我原是愛音樂的，恐怕這不獨使我消遣，也許將來把牠當着謀生的工具。

星期一，杜克早上甚忙，我就在家內收拾一切，忽見他的綢襖衫被洗衣店洗得不乾淨，我再替他洗一回，安蒂很關心電影明星的生活，常寫信來要些他們在紐約的新聞，我就買一本電影雜誌寄給她，我也常告訴說，她所愛的，也就是我所愛的，她以為我必定很知道百老匯路的內幕，其實我也不過是由報紙上得來的消息，明頓的人們其所以不知道的，因為當地的報紙無此詳確的記載。

星期二，我全天都在家，杜克一早就出去了，他覺得不甚適意，這樣抱病從公，我覺得他太苦了，晚上他回家，說要往南卡尼鄂拉去(South Carolina)，此行殊出

人意外，因事先尚未準備，他約定晚十時起程，一星期後即可回家，但我因他去的
那一夜，哭得成淚人一般。

星期三，杜克驟然離去後，我愁恨得很，乃出外隨意散步，以解困悶，又因為
房子快要滿期了，走到華盛頓旅舍想預定一間房，那裏只有房間而無浴室，皇家旅
舍每房日價五元，東方旅舍則每日三元半，我自己不知道要住那一種的纔好，所以
寫信給他，看他如何決定。

星期六，今日事多很忙，并且要搬家，所以把房內物件都收拾好，真快要累死
了，接到杜克的信，說我自己做事不拿定主意，還了賣冰與洗衣費，一宗是六元五
角五分，一宗八元零六分，這樣貴，紐約的商人，如同搶錢一般，好在以後，我雖
不會做冰，衣服總會洗的。

星期日，東西安頓好了，就先搬到東方旅舍去，決定租下三元半一天的房間，
買一份晨報專電，因為這報關於電影明星消息很多，以便摘要函告安蒂，午後叫部
汽車往東方旅舍，電告杜克，說我現在的地方。

星期一，杜克今夜出我意外的歸來，使我驚喜交集。

星期二，杜克早就出去有事，但回家也早，我們同往麥克公司，看點器具，他又買給我一個皮包和幾件內衣，到皇家戲院看劇，他看得很有味，我告訴他對於房間內裝璜的計劃，他答應我愛怎樣就怎樣辦。

星期四，我因想求消瘦，買一部消瘦的機械作爲練習，倒覺得有點效，到金德館吃午餐，要些濃咖啡，這都是照消瘦書法上的食物，後往羅佛樂，看炳勒所主演的『酸妻浪夫』，回家來，接得杜克與安蒂的信，安蒂責我不應一人住在寄宿舍，因爲太耗費了，恐怕將來有入不敷出之患，這是安蒂對我的好心，我去信表示很感謝她，不過可笑的，是她還不知道我和杜克的這麼一回事。

星期五，一起來就往金德館早餐，因爲濃咖啡有消瘦之功，所以要了一杯，最後往新光看史蒂特主演的『她夢想的天國』，表情細膩，可稱傑作，我常想和她結爲朋友，固然她的美麗使我戀愛，而她的活潑更令我傾心。歸家時買些蘋果，以備晚餐，明天要看李羅蒂的劇，我非常快樂，希望如報上宣傳那樣的可愛，不要使我

臨時失望，因為我向來最恨失望的。

星期六，今日因有李羅蒂的傑作，一早就驚醒了，跑到愛多亞路散步，往各家店窗櫃裏瞧看，雖然這是很累人的，但是我愛這樣，也不覺吃虧，我注意窗櫃玻璃上映出我的人影，似乎瘦了一些，希望以後照着減食的方法做去，不使中途懶散，路走遠了，很吃力，就便進一家影戲院，正演着佛克生的『社交的繁華』，她是個使人一見傾心的女人，我當然愛她，復後，往觀李羅蒂的表演，真是名符其實，使我快樂極了，不料回到家來，我所愛的藍綢外衣，忽被人由衣櫥內偷去，我急得哭起來，兼之又沒接着杜克的信，更令人覺得難受。

星期一，跑往上街去閑逛，在皇家戲院預定下星期日的座位，因為那時杜克也許要回了，將座位定過後，折進金壁館吃中點，和些水果咖啡之類，本來不該這樣貪食，這樣食是不會瘦的，但又實在是餓極了哩！回來就接得杜克三封信，使我快樂異常，當寫一封回信，往郵局發寄，經過一家藥房，忽然有一個男子跟着我，直回到旅社門前，他那一副怪樣子，竟不稍自斂抑，這種討厭的舉動，真不值我一笑。

。我一壁走着，一壁想着自己的事，因為我恨一個人在紐約太孤寂了，只望杜克快些來回。

星期四，今日接讀安蒂的信，告訴我一件很滑稽事，說一個年近不惑的婦人，名叫人依沙，忽然邂逅一個已婚的男子，也沒有那個知道她的家世，這種事如發生在小鄉鎮上，必被認為可鄙的，最好她要看透這點，依然回頭，否則定遭鎮上人的物議，因為這種事決不能在明頓地方容得了的。

星期五，午餐飽吃一頓，好似不能稍為減節一點樣，午後看影戲，瓦勒主演『一個婦人的榮譽』，一個孤寂的女子，住在若大的紐約，遇有一些事體實在可怕，當開映戲的時候，我因不勝男子們的輕薄，就換了兩次座位，我最惡這種醜態，同時也不明瞭為什麼一個女子不去睬他，而他反對她鬼纏不休，回來接得杜克的信，說星期日決不能回，想起日間那些人對我種種的無聊，零弱的我，更是覺得失望。

星期六，從此以後，我立志想蓄儲一點錢，所以往銀行存了壹百元，這總不過是起首而已；夜間覺得不大好，便在床上看點書，杜克又沒有來信，使我難受，他

已經去了兩個星期，未必不知道我在這個長期間的寂苦麼？最難堪的，是個女子除了所愛者以外，不認識一個別人，現在早晚只有悶在家中，專等他回來，有時想利用些閑暇，去學跳舞和唱歌。

星期二，杜克仍然沒有來信，我急死了，我想他一定遇着了意外，不然，爲何不寫一個字回呢？午後我看的電影名曰『半夜怪聲』，更使我害怕起來，回家灑掃房間，藉此可以遺忘一些繞在腦中的胡思亂想，又買些香水，想嗅着使我開心，但總歸無效。

星期三，今日杜克仍舊沒有信來，我實在起了恐慌，午後寫一封信給他，除了我以爲他定遭些意外的話外，不知道覺得寫些什麼才好，我要曉得他的實際情狀，但如何能夠呢？往常他出外也有這樣的長久，但總不如這次懷念得厲害，我實在是恐懼，我怕他遭了意外的不幸，或者被汽車翻覆跌傷了，因爲他長在外面奔波哩！午後無聊，往司克夫館吃飯後，想看看戲藉以消愁，然而真愁是不能用什麼得消的，回到寓所來，神思錯亂，就痛哭了一點鐘，更覺得內心起恐懼，跪下來祈求上帝

，保佑他在外，遇事成祥。我陷於這個極不好的日子當中，腦袋簡直像要分裂一般的難過，我支持不住了，睡到次日十一點鐘，聽他有信來才起床，我常想我愛他太深了，若是他在外遭了不幸，我只有死的一條路。

星期四，杜克有信來，喜極了，希望他快些回，把我放在他的懷抱中，別的是非我所企圖，往報攤上買一份畫報，那是星期一的，忽見我的照片赫然登在百美圖中，這真使我自傲，也狂喜極了，特別寄一份與他，使他也喜歡知道我被選為紐約城的美人兒，天呵！這樣更叫我努力去減食。

星期五：接到杜克可愛的信，甚歡，我奮然買些有我的照片圖畫報，寄回家鄉，惹起同鄉們注意我，誇耀我，午後往皇家大戲院，巴李兒，波蒂莉，李魯特和永絲都那在裏出演，永絲的唱，使我動情極了，因此想起杜克來，把我的心整個兒打成粉碎。波蒂莉的表情更得我歡心；回寓後，晚上作些針線生活。

星期六，天氣再熱起來，因為我的藍綢外衣被偷去了，也喜歡熱些好，杜克有信來，我回信備道相思之苦，在本星期三日，算起來他別去有三星期之久了，請他

告訴我還有些什麼事累着，不能快回，今天畫報上說康漢，谷永夫和芬西三君被任爲美女賽的判評員，我希望他們把我選出來，聽說下星期一就把被選人的照片登出，那時我如得了勝，便稱爲紐約小姐，杜克又如何誇耀我呢！

星期三，往銀行取了十一元錢，因我在每月家用項下，忽挪了此數作爲買化妝費，特取來填還，我現在按月有預算案列起來，很有趣味，又到皇家戲院預定明天的座位，恐怕去晚了，有向隅之憾，況且那邊男客又多，你若臨時順序買票，內中有佻傚的，乘機捉弄你，他們的眼，虎視眈眈的對着你，我最恨這些。

星期四，午後往皇家戲院，實在令人滿意，巴美杜里和冰琳都出台，我最愛冰琳的歌，雖然有些字用得不够的大合，但調子可說極悲壯之能事，每次我聽他唱的，都有獨到之處，恐怕有些好得出他自己意料之外呢？回家的時候，買些雜誌和報紙，今日杜克無信來。

星期六，一早杜克的信到了，說下星期一回轉刺得福頓 Rutherfordton，當晚就往紐約來，預計星期二晚九點半即可到家，我喜得說不出所以然。

星期一，往銀行取款付房租，旋去皇家戲院定明日的座位，又看影戲，我愈看見電影明星，愈想成一個電影明星，回來接到杜克的信，他說星期三夜車定到，并且於動身的時候，即打電告我。

星期二，今日皇家所演的戲頗好，我傷風病稍好一點，但覺得差些厚衣服穿，因為現在涼爽天氣，我仍穿一件薄衣，怎樣不病？杜克別去已久，我沒有錢去買。

星期三，晨起，燙了髮，打扮得十分漂亮，按時往火車站去接杜克，不料車誤了十五分鐘，我等得發昏，以為出了什麼亂子，及車到來，他的態度，仍然精神，兩人相偕回家，接得安蒂的信，因我上次的信說感謝她對我寓所的關懷，她十分的歡悅我能聽她的話，我有了他在家，快樂極了，他送給我一個新式皮夾，正好盛零用的錢。

星期四，因為杜克在家住，早晨於快樂中醒來，天呵！我現在滿意了，九時許出外，直往麥克商店買一件夾衣，再買些器具，一套臥室的人造象牙傢具，也買得了，又選些客堂的鋪設品，和廚房裏所用的盤子零星之類，我們將要遷的新屋子，

必定要以華麗為主，我今天爲搬弄這些東西，也幾乎累死了。

星期五，杜克在公事房忙了一整天，到晚上我才與他往金壁館去小吃，他嫌那裏女人太多，都談些無意味的話，實在噪人，晚間未曾出去，因他太倦了，我挑一個手巾，他讀報紙。

星期六，早出，買些銀製的刀叉，爲吃飯用，現在家中東西，都備妥了，回到旅館，把東西都收拾好，他由公事房回來，我們遷入新寄宿舍裏去，不料新買的床，尙未送來，我們只好睡在一張舊床上，實在窄小，太不舒適，雖然通夜沒有睡好，我也不覺得，因爲明早樣樣東西都會到了。

星期日，我正奇怪那些傢具爲什麼還不見送來，我倒忘了今日是星期日，沒有那一家會辦公的，我們在家吃了早餐，午後出外散步，晚上回家，仍然睡在舊床上，我總覺得睡得不安神，而杜克反睡得如木頭一般，雖然今夜睡得不安神，我也不以此爲可惡，因爲明天傢具一齊來了，我又如何快樂呢！那時將我自己繡花的布綢上，又如何美麗呢！

星期一，傢具送來了，安置一切，勞倦非常，故出外就餐，就便買一本書，名「最大的希望」，光陰如箭，不覺離聖誕節只有兩個月了，我想將那本書看完後，留着聖誕節送人。

星期二，晨起與杜克分工將新居料理妥當後，往銀行存了一百元，此後我仍立家用預算表，以免浪費，今夜十二時半，他要起程去哥倫比亞Columbia，所以同到車站定車票。

星期四，未見杜克有信來，頗感不快，午後彈琴消遣，希望他不要離我過久了，早些寫信安慰安慰他的閨中人吧。

星期六，綠衣人過去後，不見送杜克的信來，不知他爲何又忍心不寫信給我，買軟棉枕頭一隻，因爲我原來用的是很硬，把頭枕痛了。

星期日，昨夜未曾少睡，好像有些不祥之兆要發生似的，我非常憂慮，將星期的報紙看完後。往公園散步，只見園中紅男綠女，攜手偕行的快樂，不禁使我傷感起來，立即回家寫信與杜克，請他早歸。

星期一，我因嗜好音樂，特入一學校學鋼琴，教師頗贊許我有天才，我喜極了，在信上把這件事告訴給杜克，想必他也誇耀我呢。

星期二，聖誕節相距不遠了，我安排一些禮物，和杜克同在家裏過節，因為許久我沒有過個暢快的聖誕節，今日他無信來，或許在歸途中吧。

星期三，杜克有信來，恐怕星期日以前不能回家，這多麼使我失望！我現努力於習琴，藉此可以學些跳舞，但杜克不贊成我習舞台上的舞，因為他常以為我醉心這種舞，并勸我說，不論什麼地方，舞台上決沒有一個是好女子。

星期四，我實在孤寂寡歡了，幸得自學琴後，稍以為慰，教師對我很好，我也受他的指導，聖諦禮拜堂，是本城最大最堂皇的，明日我得特許去練半小時的琴，同時我買一棵小美麗聖誕節樹，為歡迎杜克回家之用。

第四章 深入魔障

如果我是個聰明老練的女子，能夠看透一個對我始亂終棄而沒有誠意和我正式結婚的男子，也必預爲之計，先事防範，庶幾不生後悔，但是這些事我一點也不懂！杜克每逢出門，起初在外面寫給我的信，倒還密切，後來一天少一天，我以爲他
在外事繁，無暇作書，尙能有慰我望信的心，其實他每遇回來，態度漸形冷落，并且暗中結束他在紐約的存款，我那時因熱烈的愛他，也察不出這些破綻來。

聖誕節的早晨，杜克忽然回家，我由夢中驚醒，起來，得他與我過那一天，我裝飾小樹，收拾房間，預備大餐，忙個不了，又把買給他的禮物，放在地板上，只等他回，夜深的時候才回來。

他回來了，好似有些不了的事繞在他的腦中，連態度也變了，他現出苦相，只朝着那棵小樹望，一面給壹百元錢與我作禮品，這樣一個佳節，便無聊的過去了！我只有無言了，第二天他又忽然出門，許久也沒有回信，我又以爲他遇着什麼意外

了。

他既無來信，我就寫信給他，等了幾個禮拜才得到一封回音，這是在新年的二月初，他來信說對我仍然是愛的，且快回家，我得了這個消息，心花怒放，我當時回信說因愛戀他之深切，望他常寫信回，慰我的寂寞，但許久都消息渺然。

我再寫信給他，問他的歸期，請他確定時日，以便往車站去迎接，但過了一個星期，竟接不着回信，我心裏着實憂愁起來，我有什麼事得罪他，使他拋棄我呢？我爲什麼無點手腕使他留戀我呢？我仍然以爲他在外太忙，公事總是要緊的，尙想不出他決然地拋棄我了。

最後他的來信，說不回了，勸我不必記着他，并說他的妻子風聞我與他的關係，很發氣的，若長此以往，她將來搗亂，回憶我們相愛最深的時候，我不覺得他是有妻之夫，而且從不提及她，我想她也必未管他在外一切的行動的呢。

他說房內各種傢具，完全給我，賣與不賣由我自定，信尾說他將來如再來紐約，必來看我，送些錢給我用，但是我們從此不復見了，也無信，也無錢給我。

當時我若覺悟了，有了那樣一個美麗的房子住着，自己振作起來，靠著手工和些針線，以自維持生活，不必去尋男子們過活，豈不是亡羊補牢，自救未晚麼？我只靜想杜克給我過去的情形，完全是以對壞女子的手腕對付我，也許別的男子也都視我如同一轍呢！這樣，我實在覺得受辱了，他以為我能得賣傢具的數百元錢，足以撫慰我心靈上的蹂躪麼！這也是現代社會，男子視女子的怪心理，這樣我們女子在世間，無權利，無感覺，恐怕連心靈也沒有了，只要花數元錢，就能供給男子們片刻之歡，但他們要知道，錢是不能挽回人格的呢。

現在我在這偌大的紐約市上，不異一個鄉間毛頭女子落在四顧茫然的地方，實在起了恐怖，一個人也不認識，從前只有與杜克度那甜蜜的生涯，現在又能與誰呢？不過，他既忍心離我而去，我也得要另外去尋求出路罷！

房租到了，我決定將傢具拍賣去，除此又叫我作何別圖呢？我又無能力住這樣一間房子，拍賣的結果，不過共值二百八十元，現在才曉得被他欺了！我們的圓滿家庭，被他毀壞，當人們來搬房中傢具的時候，我哭得死去活來，合共我袋內的

款子，有五百八十元，總算我還有幾文呢。

爲減省計，租一間有傢具的房子住，深恐以有限的金錢，作無限的耗費，未免後來起恐慌，所以想尋點事做，因爲我有鋼琴的天才和嗜好，決定專心去求進益，以便將來謀生的工具，忽然在一家賣音樂器具的店中，謀得一個每星期十五元的位置，每天工作八小時，雖然這是苦工，也總聊勝於無，試問每星期以所入十五元能維持生活麼？久之，我漸覺得那個工作太苦，懶得去努力幹，因此我的存款，消耗殆盡了，我不知茫茫的前途，如何了結，如被男子們知道，我曾同一個有妻的男子同居過，必定不願和我結婚的，我也明了這一點，我總想學成一個好女子，但怎賴不能見信於人何！我也如普通女子一樣，夢想天長地久的良家妻子的生活，但這種生活決不會輪到我身上來，只有輪到向善的女子的身上去。

自入店後，數月以來，從沒有沾點外務，每晚回家，除了痛哭一場，就昏昏地睡去，恐怕沒有那個地方，有如紐約城對我的冷酷呢！雖然有些地方足可消遣，但也沒有那位叫我同去，當然女子可同任何男子出外，但那女子必須要有女性的自重

心。

現在我見了男子就生畏了，因為我很受了一些教訓，我覺得與其與一個陌路男子結合於前，而終被擯於後，倒不如孤寂無伴的生活還好得多，我現在的心目中，會着男子，好似他要對我暴露，說出我是棄婦的醜話，所以我在店內，接待男子，遇事表出莊嚴，不讓他們對我隨便。

以十五元的進賬，如何維持一月的生活呢，存款都用完了，只有當物度日，兩隻鑽石戒和一隻手表都入了長生庫，起初猶望有取贖之一日，不料後來連票子也出賣了。

六月間，邂逅一個很可愛的猶太人名叫瑪頓，他常來店裏買東西，起先他好似很愛我，同時我也覺得他的樣子很可愛，如針引磁，漸漸熟近起來，他每晚請我坐他的新汽車，他同我都有浴泳的嗜好，因此相見就尋常了。

天天晚上我們坐汽車在郵政路上兜風，他對我很體貼入微，有時他要吻我，我拒絕他，他也不以為忤，只說總有一天我要甘心情願接受他的吻的，後來我果然應

許他，他就喜不自勝了，他對待如像良家女子一般，我常以此爲希異，他既不知道我以前的經過，我也守密不告訴他，恐怕告訴了他，也如杜克一樣的擯棄我。

我很缺少夏季應用的衣服，身上所穿的，不過是去年遺留下來的，現在既與瑪頓發生戀愛，當然在外有些應酬，況且猶太人彼此對於他們的女朋友，非常注意服飾，我也應該穿漂亮些，爲他增光。

我想他每次見我的時候，必很注意我爲何穿這樣的舊衣服，因此他不常帶我到很高尙的宴會場中去，又不願說破而窘我，當然如果有相當的服飾，我想他必定會帶我去跳舞的，那時該如何沉醉在悠揚的音樂中呢？我千方百計想製衣服，所以冒昧向公司經理求加薪，他不許，說向來担任我的任務的人，只有十五元一星期的定價。

我爲自己憂愁起來了，雖然我曾受過教育，常憾缺乏專門學識以謀生活，固然我的鋼琴彈得好，但紐約的女子對於鋼琴差不多個個都是好手，所以又不容易走到電影院找個位置，我的打字與速記也不行，我深悔那時若把商業專門學校讀完了，

現在至少能得三十五元一星期的薪水。

此外沒有合宜的職務我能担任，我想世間生一個女子而無有相當的職業是多麼可怕啊！我又記起潘莉來，我不知世間有幾許女子都像我，連一個普通的生活費，也不容易到手，現在我孤單單地一個人在世上，難道每星期只有十五元錢能養活我的心與身嗎？

因此我漸漸害起心病來了，覺得前途很黑暗，我愛上了瑪頓，想求他提攜我，我曉得只要我有表示，這是他樂意答應的，以前的事，恐怕也不能對他永遠守秘密，但我是決不告訴他的，他如果愛上了我，我必定要同他去了。

有天晚上，我正在愛多亞路上，站在一家服裝店門窗前，看陳列的漂亮衣服，忽然有一個不相識的男子，向我說話，談起西部的事情來，他對於我家鄉很熟悉，我不說我是那裏的人，只對他說明頓曾經去遊過一次，他請我吃飯，我也答應了，他很像和藹可親，並且說他也是一個人住在紐約，我們雖然同在一家大酒樓吃飯，他也不覺我的衣服太舊了。

飯後，他又請我去跳舞，我喜極了，他誇我的漂亮，直跳到半夜，他又請我坐汽車繞着中央公園兜風，這夜氣候很燥，兜風是合着我的意思，他就住在公園旁的河邊，問我願不願到他所住的地方，起初被我拒絕了。

後來，他對我剖白同去是不關緊要的，因為他的姑母同他居在一起，他說她雖然年老，但性趣仍未老，常對我說，只要男女相應酬是有意義的當兒，不必視為疑惑的事，她向來就過那男女相應酬的生活，到老不衰倦一點，今晚上她恐怕也許不出例外呢，這種不常聽聞的佐證，遂引動我的趣味來，就跟他一路去，這種意外的迷惑是我常受的。

當我們進他所引的地方，忽聞笑語喧天，有五個年方少艾的女子，錦衣奪目，裝束入時，我在這種相形比較之下，實有行坐不安的窘狀，於鶯聲燕語的喧擾中，才曉得她們喚我的新友為班狄，這樣無須我再請問他的名字。

美酒一杯杯傳過來，不嗜酒的我，也勉強接飲幾杯，我固然有些醉意，但事實引起我的興奮，仍能支持清白，我要如她們一樣，表示我也是曾經歷過世情的女子

她們舉止豪闊，所在的地方，無一處不極堂皇華麗之能事，玫瑰色籠的燈彩，映着椅上綠鵝絨的面子，早已使人心情搖動，靠牆角安置數張小榻，堆起五色十色的靠腰枕，更令人有不可思議之處，我從來未曾見過這種華貴起居的地方，由此證明班狄，定是一個富家翁，平民決不會能有如此的場合。

柯麥莉是這些女子中的一個，她穿一件引人注目的黑服，更顯得嬌美非常，她看來似乎很老成，與我相談較多，而且個性很隨便，不像別的趾高氣揚，我把現在的困苦窮乏的實情，盡量吐給她，她毫不鄙視我。看她很像是一個備悉世情的女子，所以我請教她，她又似曾受過很高深的教育，我正願求這樣的女友，一洩胸中的懷抱，我嘴邊尚未說完，她早洞悉我的內蘊，真算是一朵解人花，當我將與杜克的經過，直白無隱的訴給她，她不獨未指摘我的謬誤，反憐我的遭際，她說不論那個女子，處此相同環境之下，決然地是一樣的。

談及瑪頓，我說如何愛他的心，不過我太窮，一星期不過十五元的薪水，她早

已明瞭我是要求她代爲想法之意，我說還是將會與杜克的經過告訴他好呢？還是與他斬斷情絲的好，她見我說這些獸話，才知道我是歷世未深，完全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子。

我記得她聽見我的話後，大笑不止，她說，如果我真愛瑪頓，不妨把他弄到手，世界上所謂的愛情與戰爭，是沒有多大的理由，也無須顧慮多端了，我問這是些什麼意思，她爽直說，一個女子，對付一個男子太顧慮了，就是個獸子，只要自己需要什麼，就要什麼，譬如弄錢和請人代還欠賬，這都是她對付男子們的方法。

她對男子的閱歷，比我更多，這席話已足打動我的心，她說只要女子能以精巧的手腕，去隱瞞一切不可公開的事情，決沒有男子一定向她查個明白，末了她問我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我答是班狄帶我來的，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她說這不是班狄的住宅，這裏是所謂『門戶』，我不懂得『門戶』的意義，她解明一切，說這裏釣鵝母名格蘭永，正是班狄所稱的姑母，她羅致些漂亮女子，以備陪着男子們在夜間消遣，我聽見這些話，就出驚了，她繼續說，這是紐約女子們的普通職業呢，是

定賺不拆本的買賣，只要合男子們的意，就照價給錢，因此女子們的鮮衣美室和山珍海味的飲食，都可藉以解決了，也沒有那個輕視她們，來往交接的人們，都是官僚政客，巨商大賈。

她說完了，我腦中頓時起了羨慕，才曉得世間有這樣易賺錢的地方，有這樣易得鮮衣美室的方法，穿上漂亮的衣服，同瑪頓往高尙宴會場去，他也不知道這一切的一切了，偌大的紐約城，試問那個又知道，那個又注及呢？即使我不幸，瑪頓不和我結婚，而我真能弄得鮮衣美室和逍遙快樂的生活，又何須定要結婚呢！從此一想，我更加朝下墮落了。這夜，我和班狄同宿，次早起來，他不承認我是獸子來玩弄我，他說這種事在世間上，是司空見慣的，不算是有辱人格的事，我聽了，天良上沒有發什麼有榮辱心，臨行時，他給我三十元錢，并約後會之期。

晚上我遇見瑪頓，那時我一身都是華冠豔衣裹着，他說我的漂亮，真能傾倒一切，我當時告訴他，說我另找得一個優職，每星期五十元，這種撒謊的話，他深信不疑，他既比往常更加愛我，就同去跳舞，在這種紙醉金迷的時候，我也不覺得有

什麼羞惡之心，過了一會，他忽打動我從前懼怕紐約的情緒來了，笑着指那些女子說「親愛的，你看，良家女子也都願意到這裏來」，好似故意叫我注意的，我暗中自揣的說「你錯了，……其實我不是個良家女了……」但對他只有點頭而已，他誇耀我的可愛和摩登，同時又把我介紹給同場的朋友們。

那夜回來了，覺得衣服與模樣是女子吸收男子的原動力，瑪頓也不疑我的衣服由那裏來的，臨別的時候，只擁着吻我，紐約城中的甜蜜恐都被我們佔盡了。

一星期後，我要求經理加薪，不料他發了氣，不獨拒絕，反要辭退我的樣子，那時我想即使會失去這個工苦薪少的地方也無所謂，因為我胸中早有成竹的去幹別的事，很盛意的反抗他，結果，他算清了薪資，我拿着高視闊步的出去。

等到由店內行到街頭，頗悟此舉未免太粗心了，我們知道紐約市上，人浮於事，尋找每星期有十五元的位置，也不容易，回想再去要求經理准以繼續，恐怕他藉詞刁難，使我面上無光，至若格蘭永的家，固然有機會賺錢，但不是我長願去的地方。

當時我的念頭又轉變了，爲什麼只在一人身上專情，想圖天長地久的結合呢？這實在是太愚了，人生在世，圖暫時快樂是最要緊的，以我過去幹的那種事實，決不能永遠對人瞞着的，這麼一來試問還有那個多情種子來娶我呢？莫妄想罷！頂好要聰些，狡猾些，也來玩玩男子，不必真心對人，只要賺錢和行樂就夠了。

午後歸來，腰上纏有五十元，當時買一套黃色的衣帽，和一雙白鞋，瑪頓見了，更驚嘆我的美麗，向來我就會化裝，以玉潔嫩膩的皮膚，配上黃色的衣帽，怎不美麗，怎不教人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呢？他把我帶到他弟弟宿舍去，那邊正在開宴會，來賓見了我，互相趨奉，當酒傳到我的面前，而被拒絕的時候，他們便很驚異，這不是我故意作態，也許是一時聰明起來，以免後來在別的地方放肆狂飲，不是有失常態麼？瑪頓向我微笑說，他最愛女子能夠於宴會席上，持重而不飲過量的之酒，紐約女子，大半放蕩形骸，只有我的態度雍容，青年老成，不隨流俗，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的女性哩。

他這樣的說，我相信都是出於肺腑的真話，正如他對妹妹講的一般，我暗中

自怨道：『天呵！』他真認識我麼？他爲什麼猶不認識我的底蘊？然而我實在對他的話慚愧，良心受譴非常，當時雖因此衝動而發誓，決不再往格蘭永家裏去，但後來的事實又如何呢！

次日跑到各店裏，尋找職務，終久失望了，手中又一錢莫名，只好晚上暗往格蘭永的家，我想這種情不得已之舉，決定這算是最末的一次，即使瑪頓查出來，他因愛我之篤，必能諒我之深的，是夜，賺了夜資四十元，良心上起了很大的責備

早晨出來，在路上就便買一套繡花淡紫色的綢衣帽，見了瑪頓，哄他說是家叔寄來的津貼買的，他當時請我往各朋友家閑坐，所到之處，極受主人們的歡迎，因我的衣服，愈顯我的漂亮，夜半回家，獨自向着鏡子打量一番，實在不愧受他們的讚美，瑪頓遇事對我溫和誠實，更使我愛戀他，大有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之概。

臨睡的時候，跪着祈禱，求上帝助我明天得個好位置，因爲瑪頓期望我很重，不敢告訴他說我失了業，況且他是個不懂音樂的人，總以爲我是個專門的音樂家。

過了一天又一天，位置總找不着，錢又盡了，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設法，身上只

剩一支寶石飾針，以爲拿出賣了，可救燃眉之急，誰知那針假的，人家只肯出四元錢。

有了四元錢，首先往飯館內去充饑，忽想起明天是房租到期之日，這如何是好呢！若是向瑪頓處通挪數元，未免難以啓齒，回家坐着胡思一切，覺得滿室都是死氣，只好跑出去了。正走在路上沉思的時候，忽有一個男子釘着我，好在今日瑪頓往他的妹妹家晚餐，與我無約，那男子請我去吃飯，我們在席上談笑自若，他似乎是個很有趣的青年，說他也只一人在紐約，孤寂死了，我當時很對他表同情，他就向我調笑，并且請我同他去過夜，我應許了。

他所指的宿處是格蘭永家，我却不願去，聽說有個專爲貧窮女子跑的地方，名叫玫瑰花館比較秘密，相距飯館不遠，他答隨便什麼地方都不在乎。

相偕進了那館的門，他給我十元錢，我順手放在皮包內，入了密室，我全身上只剩得一雙鞋襪尚未脫去，忽聽得有人敲門，他正在脫外衣，就想去開門，我禁止他莫去。

那時我自表奮鬥，笑他胆小如鼠，假說那敲門的是我叫去做事的女僕，送東西來的，不料門愈敲愈急了，我跑去打開一看，誰知一個高大身材穿上制服的人，立在外面，他領上放霞的徽章。早把我的眼睛射暈了，這時我嚇得說不出，同時我的朋友向那人暗中打了個招呼，才曉得大家都是伴夥，各自明白，你想這樣一來我還能幸脫這個牢籠麼？其實我的朋友是假扮嫖客來捉我的，那時我袋內的夜度資，足可證明犯法的鐵據，我就羞懼交加，身不由主的就倒了，他們也不管許多，只叫快些穿上衣服出去，我躺在地板上，寧願不再活着。

我被帶往捕房的情形，真說不出了，當我上到捕房所備的囚車內，早有幾個不相識的女子坐在裏面，她們仍笑語自若，侃侃而談被捕的經過，但我呢！仍然禁不着羞愧，恐怕這次就是我的末路，也是我自絕瑪頓和其他的人的自作之孽，我因犯娼妓的罪而被捕，一經報紙傳出宣告世人，認識我的人，又將如何感想呢？我求整個的人類，要予我不幸的同情，但這似乎不能因我而有例外，瑪頓雖然是個猶太人，現在連我也配不上叫他，更夢想不到再與他同車，繞城馳騁的滋味，試問還有那

個再不視我是個犯罪的女人呢？

被審了以後，判令往吉非生路捕房內坐監，我這夜哭得死去活來，當人監的時候，一位女管把我全身搜得乾乾淨淨，除放了幾元錢在袋內以外，連塗層的胭脂棒和剪甲刀都拿去了，她們見什麼就要，就是我一方的小鏡子，也瞞不得他們。

在早上六點半鐘的時候，一個新監管跑進來，先也不敲門，只把監門上的鐵門打個響聲，將我由夢中驚醒了，這種聲浪傳到我的腦海內，實有不勝的羞愧，所以這天早上的恐怖，是我一生不能忘記的。

見了監門上碩大冷酷無情的鐵門，又頓起我的恐怖，總之，生平料不到的，今日都親自受了，夜間睡的是帆布床，早上洗的是冷水臉，身上穿的是襖檻衣服。

傍晚，忽又來一個衣不蔽體，鳩面蓬首的女子，居在我監內，我於昏迷之中，只聽她說也要被拘一夜，至於她所犯的罪過，我也沒有問她。

次日，我們遵堂諭去答話，我的神志昏得不能自主，哭號無聲，俗語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實不啻代我而說，那邊有幾個爲官家所承認奸滑

的律師，探頭張眼的等候被拘而有錢的女子們出來，以便代爲辯護，不料我也被他們認爲那種女子之一，所以他們相繼趨到我的面前談生意經，并說他們定能救我脫離監獄。

我向頭一個與我相談的律師接洽，說我再不能受此苦境，求他發點仁慈救我出來，我只有十三元錢，盡所有的以作報酬，他起先卻嫌此數太少，後來經我再三苦求，并答應候出監後，即電我有錢的叔父援助，那時再當能重報他，這樣他才答應了，并保我立刻能出監。

我很感謝他的救我的急，他也知道我所許的也不是哄他的，所以急忙代我具狀取保各項的手續，一面我打電給叔父要五百元，以應急用，至於該款用途，假說容後再告他。

後來堂上傳我略加詢問，判定家屬把我帶回去，起先我不肯吐出真名子，并說我在紐約孤單一人，實無家屬，當時檢查官和顏悅色的開諭我一番，勸我回家的好，我迫不得已，就將叔父的住址告訴他，不過我很怕叔父查悉我被拘留，同時請寄

的五百元，又沒有請出月迄來，使我經此大辱，決定遵照檢查官教訓而行，不再違犯，以贖此愆。

叔父回信答應盡力幫助我，但未曾叫我回家的話，他又寫信給檢查官，叫把我送到佐治亞 Georgia 所屬一個小地方名塞芬那 Savannah 見他，同時在我的信上也提出這地方，預備把我安置在姑母家裏，叔父的意思，以姑母和藹可親的態度，循循善誘的力量，比他自己教我的能力更大些，他答應我不論何時差錢用，都可照寄。

有機會能往塞芬那去，我當然歡喜，況且從此享受家庭的快樂，以我如此年齡的女兒身，又受這場教訓，必定立志將以前的事如昨日死，以後的事如今日生，至於我被捕的事，人們早晚也必打聽得出來，我想總有些玷辱嚴正的親友哩！

我既是被厭棄的人，決不敢回清白之家；不論在那裏，遇了巡捕就害怕，怕他們跟我的行踪，突然捉我

叔父寄了貳百五十元，爲往塞芬那的川資，由監回到寓所，考慮了很久，我越想活著實在無意味，若是人們知道我曾經被捕，他們必唾罵我是個娼婦，到處必遭

擯棄的，這樣後來有什麼希望，回顧我只有一人，連瑪頓也不愛我，那不是平日的夢想，都化成烏有麼。

由藥房買了一瓶催眠藥水，回到寓所，服了三分之二，這時我惟一捨不得的人是瑪頓，又不願忍辱偷生在這個世上，他不知道我尋短見的真意，所以我這時很想他來會一面；藥性發了，頭昏腦悶，喉焦舌枯，全房都在搖動之中，我心地向能明瞭，求上帝恕我這種最後的舉動，收留我有罪的靈魂，過了一會，我就昏厥了。

我忽覺得好似看見上面有個判官的座坐，令人不禁驚懼，同時耳邊聽得人聲大作，雖然不明所說的，但我被吵得清楚一點，睜眼一看，不料此身臥在醫院中，有幾個人正扶着我，設法要把我所服的毒藥從腹內嘔吐出來，他們這樣想救我仍然生在這冷酷無情的世界，我不獨不感激，反撕他們的頭髮，抓他們的臉，遷怒他們，我實在不願得救，我願死，與其偷生而受辱，毋寧死去反比較痛快。

自我被救以後，身質日益恢復，乃作離紐約的計劃，到叔父要我去的地方，這日是我起行之期，跑上街，買了很多東西，我雖然別紐約南去，但在那邊決不會親

戚朋友，我將自決進行，若是上天不佑我，我就樂於尋死，因為尋死，我現在不怕了，好似成了一種玩具般，當然，我也不顧前途的一切，連瑪頓也不叫來一別，因為愧對他，只以信面通知他說，現在我有長假的機會，往南部去休養，倘萬一沒有聽見我被捕的消息，我極願與他保存原有的友誼，除此不敢妄作非想，戀愛價值太高，我也想得不到。

當抵塞芬那，囊中僅餘四角五分錢，好在我有行李能夠為質，所以住在一家大旅館內，也不管如何應付我的費用，娼妓是一種醜業，我現在也毫不在意，因為我能以身去賣錢，供給我一切的揮霍。

在此間已有九星期的居停，相交的人也不在少數，生意因此發達起來，我既無謀生之道，為什麼不痛痛快快的操此淫業呢！我的容貌更加漂亮，人們更加願意和我周旋，所以我的衣食住，各項費用，都有人盡量送給我，我也感覺不到什麼可恥，毅然明目張胆的做去。

我對於人選很小心，決不一律歡迎，總要瞧來客態度文雅，待我不如尋常操此

業的女子一般，他們大半是旅客，在本地的孤寂，正如我自己樣，所以一接之後，各別東西，很少人問我的身世，和墮落的原因，他們見我也不是老於此道的人，不以對待普通娼妓的冷酷對我。

過了許久，我對於此業，頗有厭倦之意，本來這都非我所樂爲的，希冀前途光明，有跳出火阱之一日，從此計劃儲蓄點錢，作爲異日回紐約的準備，數目以一千元爲標準，或許以此數企圖別業而得發達，足能挽回我的從善之心。

自離塞芬那之後，萍飄絮轉，最後，到了佛羅里亞Florida，我想那裏機遇總要好些。

一千九百二十一年的日記

新年來了！今日是除夕，盼望以前的厄運，均已脫去，痛飲幾杯屠蘇酒（借用中國新年一種吉利酒名）高歌一曲，作爲慶祝後，我又請些會唱的朋友，到家舉行魚餐，聽見老人說在除夕那夜吃魚，是表明第二年全是順利的，只有上帝才曉我欠點順利，能挽回我的舛運。

我在家消磨元旦日，因為外面氣候十分寒冷，我盼望居在此，直到三月初間才去，但不知能如願否，因為此間太熱，以氣候推算，那時也許不願久留了。

數日來，遇事頗順利，預計今日瑪頓是有信來的而反不得，沒有得着他的消息。幾近一星期了，不得到他的信來，我是不願再寫信給他，我想他整日定是忙，只想見了他就好了。

星期一：我的體量一百三十磅了，心中快樂，我居在此間山貝爾大旅社三十二號，但不久就要搬，因風聞偵查處將要檢查我的房間，我現有一百五十五元的積蓄，和價值二百八十五元的鑽飾，今年開市總算是順利，今夜營業不大好，本來星期一日往往都一樣，因為好冶遊的人，總在星期六晚上。

星期二，旅館內的侍者罷工，我只好出外吃餐，安蒂有信來，在飯館遇着兩位由山佛地Sanford來的男子，他們想我同去，我不愛他們，所以設計騙脫，跑往別的地方去。

星期三：今日睡得太晚，起床梳洗後，想到公園吸點新鮮空氣，其實自我到此

間以來，只有頭一夜是一場好睡，瑪頓已有兩星期未來信，我對他很薄，爲什麼這樣呢！我今日寫信給他，如故意再不回，我也就算了。晚上與一個由亞特蘭大 Santa的青年在皇宮飯店吃飯，十分暢快，他要我同住一天，因爲他的朋友由巴黎島來電，約定在這裏相會，同往北部去。

星期四，午後三時起床，別了那位青年以後，在旅館的客室內，認識了達夫，相與歡樂一夜，瑪頓尙無來信，我也不去信了，但我始終愛他，盼望到紐約見他，仍然平安無恙。

星期五：今夜直到一點半鐘，尙未接得生意，正在垂首短興地回到寓所，忽見偵查員在我房內，見我無有佐證，也不疑的走去，真是好運氣，瑪頓無信來，我只盼望他未曾聽得我被捕的消息，使他厭棄我。

星期六，瑪頓既無信來，我等得很着急，我預備再遞一封信問他的究竟，但約兩星期後，我就會去看他了，想得此情，不禁快樂非常，回到寓所，今夜有五十三元半的進項，當然超出意料之外，希望時常有這種日頭，不難達一千元之數，那就

是我的救世主了。

星期日：自瑪頓消息如瓶後，實在使我灰心極了，晚上雖有人伴着我，不過強與爲歡而已，但此心總繞着瑪頓身上。

星期一：今日天氣很涼，我喜歡天涼，若是長此熱下去，我會生病，至少頭也要昏，瑪頓幾有三個星期沒有信來，恐怕他不愛我了，卽或我愛他，而他不以我爲意，又有什麼辦法呢？然而，我也不因此改變三月初間回紐約之計劃，以我的生活不定，也許提早離開此地，亦未可知。

星期二，今日睡得很好，午後看了一張慘情的電影戲，復還生給我一盒糖，我近來雖想減瘦，但性情總是愛甜的，聽說本旅社又來一個新女子，淫業很好，我想她也不會能奪我的生意，瑪頓沒有信來，我希望他不會聽得我的什麼被捕的消息。

星期三：快哉，瑪頓今日來了信，我快樂極了！愛他極了！但昨夜遇着一個僮夫，恐怕世間除我以外，沒有女子受過那種惡作劇，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所受的，現在想起猶有餘怖，不說別的，只要你見了他的一雙鬼手，就生害怕之心，弄得我今

日起床也覺得艱難，今晚直到十二時半尚沒有什麼生意，結果只得了二十一元半錢，總算不壞，儲蓄已到四百零二元，想在下星期一以前，湊成五百元，那不是目標的一半數麼。

星期四：三十九號房裏一位客人，送我一些絲襪和手巾之類的物件，同時又得到壹百元現兌的支票一張，這種下去，不難湊成一千元，午後出外，寄信給瑪頓，順便看影戲，戲名『男子都是一樣的』，以我已往的經驗去考察這話，實在不錯，我何獨於瑪頓愛得如此鍾情，也許他比人不同一點，到了晚上十一點鐘，尙只賺了十五元，我也不灰心，因為時間還早呢。

星期五：永南所演的『可愛的學校』，這張影戲頗好，午後蘭因來看我，自他去後，一個偵察員進來，送一封信給我，要我出境，我當時收拾行李，搭夜車往克桑維亞，(Jacksynville)去，我想那裏可以久住，計程我明日即可在芝莉笙大旅社了。

星期六：今日早晨到埠，當電告瑪頓，以後有信，請寄芝莉笙大旅社轉交，不

料到了那旅社，拒絕容我，由上午八時半到午後五時半，坐着汽車遍地找，終久找到新光大旅社，我覺得也還好，當夜就有了八十元錢的買賣，實在出於意外。

星期日，今日午後醒來，忽見房內的女僕安娜，是我前從與杜克到此地會過的，她見我歡喜極了，我也歡喜有舊認識的人再相遇的快樂，安娜侍候我特別殷情；現在我已積成了六百多元。

星期一，出外買綢料子，預備自己縫襯衣，因為請裁縫做太費時日，我將於下星期一往佛羅稜薩（Florence）去。

星期二，晚上忽覺頭痛。

星期三，將綢襯衣縫成，再欲在芝莉笙尋房不得，乃移居皇家旅社，此間通宵，人聲鬧雜，不能成眠，我因害怕，睡時仍將電燈開上，至天亮為止，我雖然沒有人持護，只有自己小心而已。

星期四，晨六時，乘車到薩漠忒（Sunter），居在蒙頓旅社，這裏生意不好，全夜只賺了九元錢，盼望明天要好些，今日有一個人拿一隻戒指出賣，我給了三元錢，

看着上面的小鑽石很像真的，到底不知如何？他是困乏已極，我買來不過是可憐他，我恐怕是他偷來的，也不敢請人試看，只有等到哥倫比亞Columbia，再去看，才曉得這戒指的貴賤。

星期五，今日市上舉行「狂歡節」，旅社的經理，要我去參加，這似乎不合正經婦女的行經，況且我那有心腸去狂歡呢！世人大多是歡極而後生悲的呢。

星期六，伊韻是位交際花，我在火車上認識的，性情溫柔，好說笑話，我時常去看她，所以客中不感到大寂寞，她與兩個小妹妹同居，而她應酬男子的祕密的地方，是不讓她的妹妹們知道的，她說她儲了很多錢，將來生活很有保障，希望我也要自己準備些。

星期一，往街上買了些柳條花布，想做一條家常穿的裙子，家常應用的東西，我預備得很多，但是沒有真正的家庭去用她，想起來真是慚愧極了，況且我不一定差一件裙子，因為我愛做女紅，藉此可以解我的煩悶，否則我會急死了，我顧念將來的身世，痛哭萬狀，操淫業總不是能了終局的，今夜清冷無事，我想明天住佛

羅陵薩去。

星期三，上午十時半，乘車往格麟維爾(Treenille)，午後五時二十五分纔到，疲倦極了，車上沒有飯吃，我餓得很，和一個旅客同居在南方旅社，今夜有三十六元的進賬。

星期四，昨夜勞憊已極，今天全在寒，攪了這業這是什麼人的生活，也不知什麼時候脫離這苦海，今夜又遇着一個暴客來摧殘我，他見我不依他，大發雷霆，禁止我跑出，幸得有兩個另外的男子，見事不平，動了氣，就打他，我乘機逃去，真把我嚇死了，哭了一夜，只求上天能救我出此大火坑，快點使我有了一千元就夠了。

星期五，將所儲蓄的錢，買成一百元的匯票七張，心下歡喜極了，若到千元之數，我就是一個極快樂的女子，今夜進了四十八元，但心身均感痛苦。

星期六，清晨尚未起來，旅社的經理忽以電話通知我，說我的房間已被別人定去了，我心下明白，就乘一點二十分鐘車到斯巴頓堡(Spartenbourg)，三點抵埠，寓美蘭旅社，今夜賺了六十一元，總算是好生意，我盼望在此地多勾留幾天，不知能否

如願以償。

星期日，同幾個客坐車圍着全埠兜風，旅社裏管夜班的職員，很注意我的行動。本來跑旅社的生活，不是人做的事，只因望有了一千元的儲蓄，回到紐約，再圖別計，那時不愁無錢以維持生活，或者專心學習鋼琴，以備後來應戲院音樂師的聘也是好的。今夜只得了二十五元。

星期一，正午起床，出外看戲吃飯，晚上回寓，茶役來說我的房子要修理，請我即刻搬，我很感謝他的盛意，不明指摘我的行為有犯旅館的章程，當時收拾，移到太水旅社。

星期二：聽侍者的吩咐，藏在房裏未出去，夜間上樓去賺了二十一元，當我出去的時候，管房員跑進我的房來，翻箱倒篋的查了一頓，將我的行李搬到客廳上，我轉來看見他，生怕他去叫巡警，就躲在女廁所內，等到經理睡了，才敢出來，付清了賬，移往別家，幸得那位夜班管理員對我很優待，從中說情，才沒鬧出亂子來，不然，恐怕又要受窘了，次日搭早車往格佛里 (Gaffney) 去。

星期三，我因驚勞備至，在車上直睡到格佛里才醒，到卡柔旅社尋不得房子，仍然乘車往卡魯底Charlotte，往麥克里旅社去，侍者說這邊女子太多，真是僧多粥少，不夠均沾，所以我睡了幾小時，又前往沙什永(Salishbury)，到了恩派亞旅社，要先付房錢，後才得住，被我拒絕，乃住洪杜旅館，生意還好，但女子太多，在這種競爭之下，不過總共得了十二元之數，總還不錯，但因此我頗不樂。

星期四，我住的房間在裏邊，不大透空氣，所以頭痛，乃出外散步，晚上回店，經理來叫我，只給了十一元，或許藉此能多住幾天，因為我再經不起東徙西移的勞苦，男子反說我們這種生意，不花本錢，未免惡謔了，其實他們不知精神和肉體所受的痛哩。

星期五，移居樓下的一所房子，雖無浴室，但十分通氣，所以不知不覺舒暢了一節，今夜有二十六元了，約計下星期一，必湊成九百元之數，但總不能定，有人告訴我阿雷巴馬Alabama營業很順利，我就想由此往那裏去。

星期六，今夜得了二十二元，總算不壞，決計離此往阿雷巴馬的阿皮奈克亞Apalachicola。

olika 去，再由那裏往哥杜布斯（Columbus）及喬加亞（Georgina）各地，將行李收起，乘二時二十分鐘車的離去。

星期日，正午到安那打（Annapolis），今夜只有十二元的進款，我很失悔到這邊來。

星期一，除閱報和做點女紅外，閑坐無聊，乃與侍者打紙牌爲戲。

星期二，坐汽車出外巡視一周，才知此地不能出多大的營業，回來又叫侍者與我打牌，我手氣不好，輸了十七元，夜間進了三十元，到還自慰，不意中會得一個漂亮客人名魏克生，他對我很恭敬，我最恨僱夫以玩娼妓的手段對付我，這時我不覺離開紐約有一月了。

星期三，今日原擬往哥杜布斯，因起來晚了，把一點五十五分鐘的火車錯過了，這就是要我多居一日，整天在家做女紅，忽然房門外，有一些人門牌，我也被邀參加。

星期四，搭早車往哥杜布斯，落在魏特旅社，那邊女子很多，因此當夜我只有二十六元的收入，我想由此地轉回紐約，在塞芬那所認的照蘭也在這裏，但我未招

呼她。

星期五，由外邊買些報章回來，午後二個客人來，一個兵士，一個是麗蘭的老客，恐怕她不知道，否則必定要氣我。

星期六，身體不大舒適，去看旅社的醫生，我怕他因我睡眠不足，把點安眠藥給我，這未免神經過敏了，乘九點鐘的車回阿皮奈克亞去，到克羅旅社，此間無多事，所以今夜只接得一個客人，聽該社的侍者說，幸得麗蘭尚未轉來，不然，恐一個客也接不到手。

星期日，今日還好，午後的來賓，絡繹不絕，共得了三十八元，寫了信給安蒂，瑪頓和蔣時女士，蔣女士是哥杜布斯旅社的女職員，與我一見如故，若是生意稍起色，我定星期四纔走。

星期一天氣晴和，雇了一輛汽車往安布永地方去玩，那邊有很多學校，或許我趁機兜點生意，不料學生們好跳舞，尙無此道的嗜好，夜間生意不好，決定明日離去。

星期二，上午乘十一時五十五分鐘的車到墨哥 Macoon，傍晚抵步，在狄卜特旅社，開一間好房間，今夜得了三十三元，又以五元給與管房員，三元與侍者，這裏的客人，都很大方，每次七元或十元給我。

星期三，今日去看電影戲，名『禁果』，情節很好，今晚只得了二十一元，此外還要另給五元與管房員作運動費，我這種祕密生意，竟有如此的黑幕，想起來真教人悲感交集，由這樣做下去，恐怕一千元之數不能達到目的了。

星期四，今晚更糟，只有十元的生意，反以五元給房員，我氣得哭起來，管房員見景生憐，叫我明夜不必給他了，我若是不爲瑪頓，決計不歸紐約，然而我愛他太深切了。

星期五，以二百五十元買了一隻鑽戒，當我進那家首飾店，本來無多大存心去買這東西，適逢這店物美價廉，所以買一隻，回來就有二十九元的生意，相信鑽戒也有致祥的能力，由下星期一計算，只有三個星期就要回紐約了，但我不知道那時能蓄多少錢？究竟在那裏！我想在塞芬那罷。

星期六，今日賺了二十元錢，又給了五元與管房員，只剩得十五元，懷想瑪頓一夜，今天碰着一個客人是由安那打來的，他答應明日帶我往那裏去，但這話不知道能信否？

星期日，午後生意倒還好，共有四十二元的進賬。

星期一，沒有出門，在寓懷念瑪頓，胡思亂想的說，他若另有所歡，我又如何得了呢！今夜的生意不好，決定明天往巴帝麼 Baltimore 去，不知那裏生意如何，使我能住幾久。

星期二，因為收拾東西耽擱過久，把車錯過了，所以又回來開永克旅社，做了點生意，只夠開消旅社費。

星期三，上午八時半搭車往巴帝麼，昨天在紐約飯館會着安倫，也說今早去，但在站沒有見她，車輪的聲音，軋軋得使我不能成眠，只想着瑪頓一切的事。

星期四，上午十時到巴帝麼，會得很多舊相識的客人，回寓，叫長途電話與瑪頓接話，但他不在家，使我喪氣極了，不知道接我電話的下人，轉不轉告瑪頓？

星期五，又叫紐約的電話，不料瑪頓又不在家，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此間生意又不好，一早就睡了，夢見與瑪頓會晤，使我快樂得很。

星期六，生意既然如此清淡，將行李收拾好了，預備要走，不是要去紐約但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往那裏去。

星期日，離開此間往華盛頓 Washington，到聖幾斯旅社，侍者關照我說，那邊稽查得嚴，如果操神女生涯的女子被抓到了，一定要獻二百元至三百元的贖款，我聽見了，就不敢接客，恐怕被捉將官裏去。

星期一，七時半醒來，九時三十五分鐘乘車去永樣帝 Richmond，在車中會見一個猶太人，約我同去樣梯時魯旅社，我見他的樣子怪難看，所以拒絕了，另外寓明星旅社。

星期二，午後往看蔣生所演的『黑鵲』，回寓只接得一個客，如果意生這樣，我就不能按時回紐約了，因為計劃所蓄的款子湊不成，現在體質又胖起來，亟想明天用消瘦法。

星期三；今夜還好，有了四十六元，我不知瑪頓現在那裏掛不掛念我？也不知他還愛不愛我？

星期四，午後。接了幾個客，頗覺困憊，夜間看影戲，名『人心迷』情節甚好。

星期五，身體不適，午後看桃樂絲演的『她真假的愛』，回寓未接客。

星期六，看了克倫登的『物權的威嚴』後，回寓就有個海軍軍官進來，雖然帶一點醉意，但還知道憐香惜玉的心，我覺得他比別的海軍軍官可愛些。

星期日，在寓閑坐一天，看了一些紐約報紙，就想起紐約了，我是如何能到那裏去呢？如果能到得那裏，我必定要與瑪頓同在，因為我真的愛他呢。

星期二，接得一個客人，他請我往紐約去，做賭場的女主人，但是我不願，因為這是不誠實而欺騙人的事。

星期三，今日是我二十四歲的生辰，晚上去看影戲以自慶祝，劇名『有道德的罪人』，自我離紐約以來，共計賺了三千元，但只有五百元蓄着，我不知其餘的到底作了何用，這樣看起來，我真不會理財了。

星期四，今天無事，在寓所除了讀報和做點女紅外，就想起紐約來，如果瑪頓沒有新的戀人，我若同他在一處，決不會叫他與別的婦人親近，因為他也愛我哩。

星期五，近日來，我的皮膚更加嫩白，我格外的愛護，以便到紐約時瑪頓見我愈生愛心，今日一點事也沒有，只好早些睡。

星期六，今日看的影劇名『罪人的愛』，生意也好，得了五十元。

星期日，管房員通知我，叫我搬出，我預備明天往彼得堡其(Petersburg)去住幾日，然後由那裏回紐約。

星期一，今日曼梨來，要我同他往永樣帶去。住在石家旅館，生意是有一點，但我不敢做，因為這裏查得很利害。

星期二，看了賈別琳的『頑童』，真使我笑死了，我不知道他給人們多少的快樂呢。但此間非我欲久留之地。

星期三，狄克是我於風塵中所遇的第一人，除了瑪頓外，我最愛的是他。我今天想寄信給他，請他明天來會我，如果這事被瑪頓知道了，他不知道我是世間的個

什麼懷抱的人？必以爲是個見愛思遷者，反使他猜疑不定。

星期四，今日共進了二十五元，覺得很高興，決計下星期一往紐約過復活節。

星期五，午後由影劇院回寓，忽見狄克來了，喜出意外，他預備今晚十時半離紐約，明日轉來，直與他住到星期一，今晚進了五十二元，初來此間，生意不好，現在倒有起色。

星期六，出外散步，就便定了一件深藍色的外衣，價計九十八元半，這樣的大價，是要我努力工作所得，才付得起，今天狄克沒有來，我也覺得好，因爲可使我有機會多賺幾元付衣服賬。

星期日，在寓作了二筆生意，忽然一個稽查員來此檢查，并且捉着一個女子，總算是我的幸運，因爲沒有證據，就不問了，我嚇得很，當時搬往蘇雷旅社，那邊沒有什麼生意，我也不在乎，總之我至遲星期二就回紐約去，決不讓再被稽查員查出，捉將官裏去，壞了我的一切計劃了。

星期一，今天極熱，極想離開此地。

星期二，早晨起來，將行裝收好，乘三點二十分鐘車回紐約，這次車最舒服，在車上會着三個男子，由菲列得爾菲亞（Philadelphia）來，內有一人，帶了幾瓶美酒，因為我快要到紐約，喜極了，盡量的痛飲。

這正是星月滿天的夜半，正當我抵紐約的時候，直接跑到彭色菲利亞社旅，開了一間房間，征途倦極，頗想有一個暢快的休息，在床上預想着瑪頓得見我歡樂的情景，實在忍不看到天亮，就要聽見他的音聲。

自我去後，他不時有信給我，信上并未露出他知道我被捕的經過，僅僅問我的歸程，客中應如何的保護，這些甜蜜，我說不出來，有時他備道相思之苦，愛戀之情，躍於紙上，有時他談諧百出，正如好友通信的調笑。

幸得我再回來了，紐約這個都市，依然令人銷魂，雖然在這座萬惡的大城中，環着我的境界，藏着無數的恐怖，但我現在有能力與牠相奮鬥，因為我依着我的愛人瑪頓爲干城，那夜完全是做企圖將來的夢，夢見——我們結婚後的快樂日——享受花前月下的愛情，我不知道爲什麼一個婦女總愛做這樣的夢？

這次再回紐約，有了價值二百五十元的鑽石戒，二百五十元的金表，鮮衣美服，種種的東西，錢雖未滿一千元之數，但也足以維持一時，實在爲空前未有的快樂，況且以我的漂亮，相信必能取歡於瑪頓，也能取歡於任何人。

天尚未亮，我仍然在床上計劃我將來的進行，瑪頓既不知我被捕，我當然不要自愚的告訴他，我要拋棄我從前的一切，遇事再重新開始，我必定要努力，達到不論什麼艱難的目的地。

從前瑪頓對我熱烈的說過，所以我仍相信他必定與我結婚，自我被捕後，我總覺得決不能嫁個好人，現在呢！他不知道一切，當然使我喜歡極了，這幾年來，我對於男子的認識，已有相當的經驗，我與他們同屬人類，爲什麼他們有定罪的權利！？

我對人生見解現在已不同了，瑪頓是我惟一的心上人，我一心的愛他，除此以外也沒有別的不同。

第二天早晨，天氣清明，我去打電話給瑪頓，他聽見是我，喜歡連話也說不出

，只說到晚上，就來看我，當然由這種情況推測，他愛我是無疑慮了，我這時也算
是世界上最的一個快樂女人了，更使我有勇氣，作我將來理想中的盼望。

過了一會，我出外買些應用的衣帽等物，盡力的打扮，來取悅瑪頓，婦人應具
的漂亮，我要都預備着了，去戰我心愛的人。

我自覺得我比未離開紐約以前美麗得多，體量減到一百二十五磅，身材十分
的可愛，再穿上深藍色所製的綢外衣，肉色的絲襪，黑色的高跟鞋，於短裙飛舞之
中，更表出我的那雙恰到好處的小腿，令人見了生愛，深藍色的帽，滾滿了黑邊，
更使人一見就不可思議了。

瑪頓一會着我，就喜不自勝，我的那個樣兒已經非常顯明的震動他的歡心了，
知道自己的魔力有如此的偉大，我們這時候，只有彼此握緊手，喜得連一句話也說
不出來。

相偕出外去一家大劇院，我的心勃然爲一些情絲纏着，無心去看戲，也無心去
聽音樂，我坐着如木偶一般，在那裏作迷夢。幾乎要大聲喊出來說，坐在我旁邊的

這個人，是我獨一的崇拜者。

當我差不多覺得清醒了，那戲也演完了，瑪頓同我回寓，歷述他別了我的苦情，責我離開紐約，爲何不先通知他，既去了，又如何在外逍遙得如此長久，以我個人的孤寂，生活的憂鬱，爲什麼反要不別他而行？

我不得不撒謊以自全，將一切被捕的事都掩飾過去，說我不別而行，恐惹起他的傷悲，正是愛他太深，所以不得不如此，但是我在外，精神的愛，比在紐約還要深。

他告訴我我們是不能講精神的，因爲他在世上除我以外，沒有別的東西更加需要，這樣，我如何才明了他呢！談到結婚的問題，他曾籌劃一切，并且向他的母親磋商過，當然他表述我的道德，人才，家世，是合他理想的人物，他的母親和妹妹，都含笑的滿意，但與我結婚後同回南部去，那時必定要起風潮，因爲親友要認我是個異邦人。

他說娶我是做妻子，是他的幸福，不過要掀起很多家族的麻煩——不名譽與剝

削承繼權，猶其餘事，那時慈母必生悲哀，定有失子之痛，所以他若娶了一個異邦人，不異置他的母親於死地，這樣看來，我們結婚，意思就是要她死。

我聽了，有如冷水淋頭一般，但仍然抱一線的希望，與他從長計劃了一下，總不能得他的同意，他表示無權干涉我與其他的人結婚，我想事已到此，以我的交際手腕，叔父富有，教育資格，聰明腦力的種種，何愁嫁不得人呢！不能等候一個猶太男子的母親之死，才解決我終身的大事，所以也放棄他從前答應我的，但我因愛他，不願他從此離我而去。

次日，我租間一間房子，先期付了月租一百十八元，下個星期二就遷入，自我初到紐約以後，租房子和買傢具，都盡量揮霍，幾乎把我的儲蓄，耗費無餘，這是我素來的個性使然，也許我算是世間最不善於理財的女子，雖然花得只剩一文錢，也不會想大洋來得是不易的。

次日上午，我往生保當店將金表當了四十元，我當物，總不說個數目的限制，以爲不久就會有錢來贖取。

這夜瑪頓來了，談了一會，最後我們有個協定，當晚他就在此地寄宿，次早我就備飯與他吃，他承認此地是我們的家庭，當作一座安樂宮，但他不長在這裏住，聊作消遣之所，我給他一個房門鑰匙，以便他自由往來。

瑪頓既有錢，實際給與我的很少，我們晚上除在愛多亞路一帶散步外，間或看點電影，我之對他，不過求愛而已，我覺得與他戀愛，總算是幸福。

因為只求我們戀愛價值的高貴，我個人的生活就成問題了，每月不說別的，租金就要一百十八元，那有如許的進項來應付，我遂陷於魔障之中，一籌莫展。

如果找工作，恐怕每星期不過薪資十五元，也只有往音樂器具店內任彈琴的職務罷，試問十五元之數，能供給我衣食住行四者的消費麼？我暗愁處在此種的環境，將何良策以善其後。

一星期的薪資十五元，未免太貧苦的一種職業，這意思要我居陋室，吃菲食，穿布衣而已，除有點堅苦自勵的令名，使人一見，肅然起敬外，實際上也沒有什麼？別的法子只有走『門戶』，由此道中容易賺錢，則不難致華衣美食，同時也能維

持與瑪頓的愛情，但我不願再進格蘭永的門，又怕捉將官裏去。我把以上的兩端利害，細想了許久，終於取易於賺錢之一法，因為我與瑪頓的愛，完全是繫在我的漂亮上才迷得着他。

從此我趁着瑪頓不來的時候，就在家接待男客，他對我謀生方法，也視若漠然，我告訴說叔父已應按月津貼大宗的用費，他也深信不疑，我實在是愛他，這不過是我的孤心苦詣，想弄錢來，維持我們的愛。

經了炳太的介紹，我相識的人不少，我很小心的經營深恐一旦被人發覺，觸犯刑章，富翁與名士，都來我這裏，如名伶，記者，著作家，律師，電影明星，音樂家等人物全有，幸得瑪頓一次也沒有查出，他實在不能與他們相比，但我對他們，不過是落花流水般地應酬應酬而已，而對他却是一心一意。

我常奇怪一個女子，為什麼要定愛一個男子，其實他對她也沒有一點好處，一點意義，同時另有其人他的愛她，且那人於她有莫大的利益，而她反掉頭不顧始終如一。在我的男客中，很有幾個一見我就有情，同情我的遭遇，這種可憐的祕密。

如果被瑪頓查出，我知道他決不能原諒的，但我仍然愛他，我不能夠說出這是什麼緣故，恐怕任何女子也說不出的吧。

現在我操此生涯，進賬較多，但用錢仍然如醉了的水兵一般，全未慮到困苦的日子，雖然我的生意很興盛，但總惴惴然恐怕被瑪頓查了出來。

我自己并非處於幸福之境。

雖然我身披綾羅，錢袋滿盛，都是由恐怖痛苦中得來的。夜間既不能安眠，精神上的苦痛更不言可喻。固然不怕警察的干涉，但出了一筆大保護費，也許我最可厭人生生活。還要出錢去請人盡力保護，那保護的人，就是一位在政界中最有名望的律師。只靠他一句話，能使我安全，也因他那一句話，我以皮肉換來的錢，來供奉他。想我所認識的男客中，只有他最令我生厭，自他新婚以後，每日下午，總要到我這裏來，烏煙障氣的大鬧一頓才回家。他那黃大而多毛的身材，表示從未洗過的樣子，穿上一套污穢不堪的衣服，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把自己做得這般的卑污，一雙拖泥帶水的鞋子，將全房走得無數的脚印，撒滿了煙灰和煙頭在地板上，高聲怪

叫，瞧着人好似個大斜眼的猩猩。

一下午的歡樂費，只給十元，還要儉到廚房中找東西吃，最不可少的是火腿麵包和咖啡，他每次要用四塊火腿麵包，而每塊就要花我八角錢，臨行時，坐汽車的錢，有時還要花言巧語的請我掏腰包。

每次他去後，我必要將全房的桌子，椅子，統統重新收拾一過，房子充滿了他所餘的臭氣，又把香水噴撒了一週，才可以忘記他。

有餘暇，重新學習鋼琴，我覺得將來可以藉此謀生活，瑪頓很喜歡我有此大志，一星期中，有一半就同我消磨，我未嘗對他稍起厭倦的心，他驚服我管理家事，以順序，簡潔為主，誇耀我的服飾，強過富人之女；儀態不異大家的命婦，我指點一些交際場中祕訣，他讚許我是個交際泰斗。

他有時因良心之不安，常常不到我家來，他以爲來勤了，實在不好意思，所以連鑰匙也還給我，且說我們最好不要如從前那樣熱烈的繼續下去，他願以良友的資格，對我如親兄一般，他再三抱歉，并說這樣未免耽過我擇婿的光陰，因爲我不是

如紐約平凡的女子到處被人厭棄，男子見了就怕娶得，證明我與男子相交，不是爲金錢，如所謂一般的『敲竹槓者』，本來我不論怎樣，決不輕易求助於男子，凡屬是我敬愛的男子，我也不要他對我的花費一文錢。

這一席話因揭開我的爲人，心中很歡喜他能知我，所謂『敲竹槓者』，專靠助於男子，決無所以爲報的。我不論是瑪頓，我相信凡是對任何人，抱定有勞方得賞的主意，正如以物換物一般，至若是我情願的，連物也不受他的。

瑪頓每逢來此，我們相對嗟咨，他自恨是個猶太人，爲許多信條所縛束，深愧佔誤我的青春爲不當，若是被人查出，必要鄙視他，定說我倆已成了愛人。

他以爲我若是個所謂『敲竹槓者』，倒還好了，因爲他可以供給我的用費，擔任我的租金。但我是他的情人，他不敢誤會我，而擅自侮辱的意義，他想到這裏，又不能自主的將鑰匙再取回去了，仍然度我們的狂熱生活。

自春徂夏，我們兩人歡樂極了，有時相偕出往郊外遊玩，這段時期，是我生平最甜蜜的。

九月間，因傢具主人，要我將租借的傢具退出，我愛這所房如安樂窩樣，不要傢具也願意住下去，我計劃到相當時候，自己去買也是易事，決定這裏是我永久的家庭。好在我除了幾張桌椅外，無須很多的東西，至若窗幔，抬布之屬，我都能自做。

在夏季時候，我與房東婦人紀克生夫人，往返頗歡，起初我未曾去攀她，不料她倒來常尋我，我們遂訂了朋友。

她是極漂亮一流的人物，對我的幫助可說不少，以前我不過視她是個普通房東罷，此時卻有相見恨晚之慨，總之她對我的一切，足以使我親善她。

我覺得我的房子既沒有傢具，每月租金還要一百十元，未免太費，紀克生夫人仍然要我另租一套，我起先託言辭謝，但終久難違拂她的美意。

傢具原是另一個人的，租時要人擔保，我想用瑪頓名字，但恐他生疑而拒絕，豈不笑話，本來簽租借的字據，不過請人保證而已，誰知紀夫人慨然自簽了。

接了租具的目錄，猶豫得很，不願要很多傢具，恐怕月尾難付租金。

想起瑪頓不能代我簽租具傢的保單，着實傷感。其實，租這些傢具都是爲他來的緣故，不然，我又何必需要呢！但是我不忍使他知道我的苦衷。

星期一：上午瑪頓來，向我發氣；說昨夜他曾來找我四次而不得，問我究竟往那裏去了，我答因爲從前的一個同學忽然到紐約來我在她的寓所住宿，相談舊事，他深信不疑，近日生意不好，進賬也不多，瑪頓每晚過從甚密，我不覺孤寂，但回顧前途茫茫，將何以自善！

星期二：我請瑪頓來家無虛夕，不知道愛他爲什麼比任何人還要利害，并且一天更甚一天，也許這不是好現象；往女友炳蒂家，她的營業很盛，我想遷地爲良，或者好些。

星期三：瑪頓如果不來，我就惚然如有所失，我相信我愛他是對的，但後來又如何了結呢？今日有點生意，并且炳蒂約我晚上到她的家，接一個特別的客人，那人新聞記者，他說以我的美貌，能夠捧我成個優伶，我若異日獻身舞台，豈不是一件驚人之舉？這事我不便輕易告人，恐不成功，反爲人訕笑。假如他能夠使我成

了事實，瑪頓也許驚佩我。

星期五：今日星期五，恰在十三，是不吉之日，因此我不往炳蒂家去，果然，她家被搜了，捕去幾個女子，我感謝上帝，得以倖免。瑪頓晚上來了，同出散步，走到河邊，月光映在水中，另給我倆一種鎖魂的境界。回來我親備晚餐與他吃，他百般讚賞我。

星期六：瑪頓午後四時來，送了一大包冰給淋與我，更表見他的盛意，同往皇家院看完戲，步行回寓，今晚原預備一些菜請他吃，但他明天有事，今晚必定要早些出門，因此大掃我的興，大哭起來，也無心去別的地方了，只在家內枯坐而已。

星期一：有個稔客來盤桓一下午，我不知道的名字，是由炳蒂介紹認識的，他很聰明，我們談了很多關於世界的大事，若不是我因愛了瑪頓於先，必定與此人發生戀愛了，由此可見我對瑪頓，有除卻巫山不是雲之概。

午後我出外，忽與那位新聞記者遇着，他把我帶到他的寓所，房間鋪陳很有美術化，他不是尋常的人。華德路一帶有名的富翁都與他相識，願幫助我進劇院，說

我很具美的資格，和一些恭維我的話。

回到家來，溫特斯同他著作的朋友坐在等我，我們又一齊往克斯舞場跳舞，後來我要去了，但他們都甘言誘我往紀克的寓所，直到次日上午十時才回。我生怕瑪頓那夜到我的寓所尋我。

星期二：瑪頓早晚都來會我，兩次相談，皆不投機，他好似對我有點懷疑的態度，我正在發悶。他又打電話與我爭論一番，幸經我解釋明白，才不致陷於破裂之境。我今日因倦於昨夜的事務，在家睡一天，故意使他見我長日在家，認我是個在紐約難得的女子。

星期三：魯沙今早到紐約來看我，正在相談的時候，瑪頓忽來電話，我順便由電話中介紹魯沙給他，及魯沙去後，我往會瑪頓，他很贊許她，他說聽了她的聲音，就知道她是個可愛的女子，并且叫我不耍她離我，我僞言她是我的老學友，如果直說她只個『門戶』中人，豈不使他氣死，這是不得已，向他撒的謊。

晚上瑪頓來，坐談許久，他說我們不可太過愛了，恐怕非樂觀，以後直到六月

間均以友誼相待，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星期四：今日尚未起床，瑪頓就來了，午後我們在河邊坐着玩，見人們來往不絕，忽然觸起人生在世，爲什麼這般熙熙攘攘？又回想我與他不知如何了局，也不知還能在一起好久，想到這種情境，心中也怕了，意也灰了！我愛極了他，今夜定要他與我同在，但回到寓所，除了狂吻我以外，沒有別的代表，我知道他素來以真摯的愛對我，不懷一點惡念，我也沒有遇着第二個人有如此的敬愛我呢！

星期五：午後往晤畢安蒂，就是那位新聞記者朋良，問我到底能夠入舞台否？他說快要我會芝芬特商議表演一曲新劇，我盼望快點到，我將藉此可以取悅於大眾男子了。

今夜瑪頓不來我的家，乘機接了幾個客，進了五十一元，一點鐘就睡去，希望以後每夜都是這樣，使我有一定的進款，娼妓固然是最勞人的生活，但容易取錢，我有時因錢薰心，仍舊盡量的幹。

星期日：昨日午後賭賽馬，不幸輸了，我所買的馬位，總是落後，本來我對於

跑馬沒有經驗，但因為想贏錢，反倒輸了。

夜間瑪頓來，因天氣很熱，坐汽車兜風，又去吃冰結凌，雷漢也在咖啡館裏坐着，我伴做不會看見他的，與瑪頓出行，很擔憂，怕遇見熟客。

瑪頓說我尚不懂世事，應該要有個經歷豐富的女子同住，學一學，因為在各種表現上仍不脫孩氣，全不明瞭世事，最壞的是太相信人，恐怕將來要吃虧。但以他的話為然，他極力表明他所說的是為我好，不是故意觸犯我，我總否認他，以為他不知我，因此痛哭了一夜。

星期一：瑪頓一早就來，求我原諒他，他說他因真愛我，不忍世界上的東西，有一件是含着傷害我和迷惑我的性質，盼望我好自為之。他所說的，不過作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一助而已，我當然能諒他，仍舊愛他。

往格爾永家進了八十元，想湊足一百十八元，作為買一件心愛的衣服費。

星期二：先扯了租費，去買我素想的一件衣服，晚上瑪頓來，把新買的衣服穿上給他看，我約出往安沙拉館去吃火腿麵包和些咖啡，不料招呼我們的侍者，曾經

叫過我，我吃驚不小，那侍者故意向我以目示意，卻被瑪頓瞧見，遂大發雷霆，回家的時候，責備我對於館內的侍者太隨便，這樣未免不莊重，我掩飾說那人是在一家衣服店中認識的，或許他要看我的新衣服去做樣子呢！這一席話才把他說服了，平平安安的過去。

最後我們由跳舞場回家，坐在汽車上，我先伸手抱着他的頸子，想狂熱的吻他，不料他推開我，我恐他有疑於我的行徑，使我震懼異常，他沉默了許久，最後慨然說，請我不要愛他太過了，因為太過了就是將來傷痕愈深的伏線。這些話他向來沒有說過，因此更使我愁悶，如果他要是離開我，我也只有死的一條路。

星期三：今日正午由外回家，自昨夜瑪頓說了那些話以後，使我生氣得很，也不管一切，就與溫特斯跑去玩，及到家來，又不知瑪頓早上曾有電話來否，心中憂愁，又怕不能再與他相見，更加不好過。睡了一下午，到夜間，飲了很多酒，藉以自遣，不然，恐怕要憂瘦了，但總覺得我這種多愁爲生，不如忘愁以死，倒痛快得多。昨夜會着很多朋友，談起酒能消愁的話，我恐怕真愁實未能消了，而酒癮反得

增起來，豈不是更使人耽累在酒的裏面麼？所以我拒絕飲牠，況且有前車之鑒，以酒解愁，決不是智者所樂爲的。

閱人愈多我，我愈愛瑪頓，因爲他的特點，實爲人所難能的，盼望他快些來，我若沒有他，生命就要盡頭，所以特別在家住宿，便於明早接他的電話。

星期四：瑪頓的電話未等待來，心中煩惱，他若是真愛我，我也不能離他，雖死也愛他。

星期五：彈了一個鐘頭的琴，我想從此長加練習，後來依靠着爲生也是好的，我等瑪頓今天不來，他一定因事出門去了，他如果這樣漠視我的愛，不異打碎我的心。我固然自知是愚癡，但我又不能不如此的愚癡，我的良心固受打擊，其實恐怖已漸漸的降臨我，我盼希有個機會死去到還好些。

今夜對於將來的事想了一夜，我不知到底成個什麼樣子，對於瑪頓娶我絕望了，他異日必定被他的同種的好女子奪去了，若不是他與我有相識的關係，我當然也不作此杞人之憂，他果真棄我而就別個女子，我也無力達到反他的意志，我那時

也無勇氣活着，因為我愛他比自己的生命還要利害。

星期六：瑪頓去後，我心中無主，連出外散步，也無趣味，偌大的紐約城，都表着枯乾之象，回到寓所，大哭一頓。將到夜半，瑪頓忽由安雷克 Atlantic 城來電話叫我，說他明天回來就來看我，這個消息得來，我的人生觀念又新鮮了，又生怕死去。

星期日，瑪頓昨夜在電話裏告訴我說他因坐汽車傷了，我一夜到天亮急他不知傷到如何程度，上午九時又接得瑪頓的電話，約我在車站去會他，一到晚上，我打扮齊整應約而去，當他到站時，笑顏遂開，挽着吻我，他說自別我後，總想使心中忘掉我，不獨不能夠，反無一分鐘不掛念着，連我的音影也無一刻不在他的面前，現在回來，必定更加愛護我了。

相偕由車站回寓，我早預備些咖啡和點心給他，當他吃的時候，甜蜜的話向我的耳邊灌來，不絕的吻我，使我吃咖啡的機會也沒有，我喜樂極了，我發誓再不以言語觸犯他，使他傷心難受，他也說除我以外，是不忍獨生的，他這夜宿在我寓中

，並約以後總同我住，他既這樣對我，我惟有改善性情以報答他的知遇。我極力想謀事以自活，決停止來往『門戶』中的生活，因為我怕他一旦偵出我的污點來了。

第五章 人生地獄

(一九三二年自記)

這年的日記，不幸一個夜間在汽車上失落了，現在所寫的，大半由記憶中和別的簿上抄出來的，因為原來那本日記，放在提包內，當我行抵某埠時候，正當夜間，急於找旅館，不料倉促下汽車，直到發覺皮包失去了，車已開去，實在把我氣死。此外尚有照相簿，衣物數件，同時失去，未曾尋獲。

人若紀述全年的生活狀況，是最有味的事，所以我喜歡整理這種工作，況且我孤寂的時候很多，藉此可以消遣，日記如像你的朋友一般，他能訴出你心頭的祕密。自這年正月以後，我居在紐約西第七十條街上，瑪頓是我的愛人，我們共同住了許久，我極鍾愛他，但現在的結果，好似大夢一場，壁上觀畫而已。

在除夕的那天，他露出反情的表徵，他的心不向我，也不顧我們的愛情，那夜他在酒館，只顧痛飲濃酒，全無一點溫情願意對我，只把一雙怪眼瞧着我，使我嚇得要死，我那時是破淚強歡，仍舊跳舞唱歌慶祝新年，以取悅他。但我的心，實際

早已粉碎了。他喝醉了，我們一齊回到我的寓所，把他扶上床，但他沒有睡衣存在我這邊，我將自己的一件長衣替他穿上，因為胸前太小，用剪刀沿着領剪開，使他穿着舒服些，由此可見我愛他，不惜一切。

次晨我將早餐備好，但他仍然吃不得，他的頭也痛，眼睛也大了。

酒不是有益的東西，我向來不敢喝，恐怕因醉生病，有時雖觸景傷情飲一點藉以解悶實出於不得已。別的女子，尤其是娼妓最好喝酒，她們說酒能助興，使她們原有的個性忘去，好與男子們相周旋，我總覺得這不是事，我寧願死去也得避此惡習，始終抱定此志，不稍改移。

我與瑪頓衝突後，已有三個星期未見面了，往時常起紛爭，一會兒則言歸於好，惟此次雙方懷恨，不意有如許的長久。

因為一朝之憤，也不顧及把我果真愛的人失去了，我如何得了呢，我心裏驚駭得很。

獨坐室中，就觸景傷情，從前歡樂的日子，一件一件的躍現於我的腦海之中，

我記得去年勞動節（美國勞動節在九月中的第一個月曜日），正是我們快樂的日子，駕車往郊野旅行，我親手做些點心，帶着上山，擇一畝避靜樹蔭下的草地，坐着吃，互相談心，他說的都是愛我的話。

大約在九月底，那天正是星期，不幸的衝突就降臨，他的朋友山默和易撒都在座間，也許關於天氣熱燥的緣故，我們兩人因為太倦了，容易起氣。

到了晚間，兩人更各走極端，恐怕調解的朋友辭出上車時候，猶能隱約聽到我們喧罵之聲，我和他同坐車由凡龍舞場回，途中一句話也沒有說，這時候，我深深追悔，想求全我們的交誼，所以先伸手擁着他，說些調解安慰他的話，但格格不能入他的耳，及車到了我的寓所，我請他說，如果仍愛我，請吻我而別，奈他直接大聲一個『不』字，他真動了氣，實在使我傷心得很。

此後他對我就絕跡了，起先我打電話給他的公司裏去再到他的家裏，共有數十次，但總不得結果，每日仍然打去，最後他的女僕告訴我說，瑪頓出外度蜜月了，叫我不必念着他，把以前風流雲散的事忘了罷，我聽見這些話，心盡碎了。

我全身都震動了，坐着大哭，這時候外間的暮氣，層層的捲來，快成黑暗世界的樣子，遙想他和心愛人在郊外，此時必是歡盡而歸，他的愛人，必定是個同種如黑牡丹花的好看，——珠光寶氣，綾羅繫身——富貴人家的閨秀——他們正在笑話喧天，不料果然今日被她由我的手中將他奪去了。

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想這件事，把雙眼一閉就好像看見他與別的女人正吻着，不是一個，很有幾個，一個比一個漂亮，氣得我飯也不想吃，睡也睡不着，成了一個力竭氣盡的人了，整日在家哭，哭得如淚人一般，他既不通一個消息給我，顯然是棄絕我，——這樣的棄我而不說一句話，正與杜克的待遇我無少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魔鬼附着福特的身來中傷我，他是個和藹可親善於用情的青年，但是個海綠英的販賣者，除了時常聽他講述華德路的祕密新聞外，我向來就不大親近他。

他見我如此的因瑪頓而傷心，就送我一些癡醉藥——海綠英，他說這能使精神上有莫大的安慰，我也不加思索的吃，以爲海綠英與別的藥是無異的，決不會害人

，我要忘卻我的苦痛，從此福特朝夕來到我這裏來，於孤愁之中，幸得他來安慰我。

每半點鐘左右就吃一次海綠英，真覺得興趣奮發，總而言之我從此用癡醉藥，從此也就癡醉了，

我深悔懼我服此種藥品，極想立刻戒除，但我不知如何戒法才好，真是嚇殺我，只希望我的體質，如從前那樣強壯，足可抵抗牠，我知道海綠英是藥品中致命的東西，人若是連吃三天，就成耽瀝此物的老癮一般。

日夜我總躺在床上，領受這鬼物的苦，我發誓曰情願自殺倒痛快，不要再吃這種壞東西，人也不知道我為什麼一見了牠就發癡，——咳嗽和吐瀉。

如果不吃牠，只嗅嗅牠，第二天除了有點厭倦外，精神仍然是好的，我不明了，我以為海綠英的能力，不論多少，總能治殺我的癮，就是要戒牠，也得先用牠來醫治，正如古之所說的一句俗話：『咬你的狗，身上的毛，也能醫你』，正午，福特來了，站在我的床邊，因笑聲把我驚醒了，他說我如戒海綠英，明天必定要發狂

，鄰人必定來看我，好似鼓起我勇氣，不要戒除那毒物的樣子，又說倘若不是他來，或者我已由三層樓上跌往街上去，這些話，更嚇死我。

我想信福特所說的，都是加深我的痼疾，我想起情人——瑪頓，他若仍然愛我，明天必定來，叫我如何辦法呢？他若略加責備我，依舊甘言蜜語的表示永久愛我，我應如何對付呢？他本是我惟一的愛人，而我又染習此種不良嗜好，未免太懸殊了，這都是因爲一時的衝突弄得我到這個地步，不禁使我嗚咽起來，我現在偏身是痛的，腹中好似絞結一般，兩眼哭得冒火，總想法子謀脫此等非人生的境界。

我越想謀出路，路越走不通，癡醉的勢力，越縛束我，我的腦不異成了一塊木，只覺得四肢如刀削斧砍的痛苦外，再也沒有思想的能力。

我走起來，想求久未祈禱的上帝降福與我，但地獄的門，好似早呈在我的面前開了，一羣小鬼向我搗亂說：『你是個壞東西，你是個壞東西，』我只有害怕的呻吟，全無反抗的能力。同時福特站在房內的正面，向我刺諷的笑着，左手拿個小瓶，好似說：

『求上帝開恩，不要學個瘋婆樣罷！』他這樣鄙視我。

我立刻就停止祈禱，因他這一來，好似對我劈面一拳，使我忍不住了，我跑到他所在的地方，握着拳頭，向他的胸前一頓的亂打，並且喊罵說：『福特！上帝必把你這個壞東西，打往地獄裏去，除我以外，決不許你去害第二個女子，就要殺死你，……』

他把我拉開，推倒在床上，我躺着痛哭了半天，覺得心跳起來，好似一個人用燒紅的鐵針，刺人的肉一般，這種慘苦如何受忍得着，我想只有癡醉藥，能醫治得，所以我需要此物，比任何需要品爲大。

我剛爬起坐在椅上，想求福特給我一些，但一張眼，只見他拿着一大瓶海綠英站在我面前，隨隨的說：『拿去吃罷，孩子……世界上最壞的事，比這更多呢』。

『最壞的事，……』的一句話，忽然觸動我的腦海，必受上帝的重罰，因爲騙子，……妓女，……被棄婦……現在又是嗜好海綠英者，我都做過。

我站起來，由他的手中把瓶子奪來，吃了一大口——海綠英。

「總而言之，我的罪惡早已上了罰惡的冊子」，我說。

他輕拍我的背，很溫柔的答應我說：

「孩子，要放聰明些，你如果遇事樂觀，世界也對你樂觀，你如果悲觀，地獄就對你開着」。這是一句實在的話。我就向他再取兩瓶——海綠英，他當然應允了，且看我後來如何。我知道我完全失了勇氣，如果我再能持長些，也許有自拔的機會，但我現在是個懦弱的婦人，無一點抵抗力。

三分鐘後我就過一次癮，頓覺精神百倍，對於瑪頓漸漸不念了，至於他在那裏結婚的事，也不管了，起來沐浴完了，穿好衣服，說也怪極，我也不覺得許久沒有沐浴換衣，是件苦事，足見我服海綠英的成績，是完全喪失我的慾望，我想要在世界上做人，再奮興起來，不要像個骯髒懶蟲般，整理房間，收拾一切，但做了不上十分鐘，就覺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福特臨別我的時候，他訂了約，他仍然贊成把海綠英一直吃下去，不過自己要重新斟酌一下，我給十五元錢託他買半英兩，而他反給我一英兩，餘十五元，作為

記賬，他說買整兩的價目是最便宜。

約在一月中旬，我仍然用上述的方法購服，不久，我知他又把一個女明星——麗梨弄上了癮，引誘和賣貨的辦法，都如我一般，我們現在正苦此不良的嗜好，他反在旁邊靠着我們賺錢。

你若是長服海綠英，就知道賣貨人的欺騙，大概他們賣給我們的半英兩，就得以三分之二的糖牛乳混入，新吃的人，也能知道這種技倆。

我每星期由福特送給兩瓶，價須三十元，久之，尙不能過癮，這種傷神耗財的東西，每一星期，加到四十五元了。

統計我每月的用用費度實在不小，租金一百十元，買傢具費五十元，電費五六元，電話費至少五元，有時常三倍此數，因為有一般朋友，到我的屬家，借用電話，時常打長途電話，打了不給我分文。

這樣，我無日不在困苦拮据之中謀生活，例如我忽得了二拾元意外財想出去買點急需的用品，忽然電費收單來了，也得移着付牠，否則十日之內，電話就要被撤

去。

瑪頓與我仍舊言歸於好，但他不幫助我，他覺得給錢與我，好似對我太不禮貌，因為他要給我，就是認我爲他的『妻』一般，他只能算我是他的情人，使我們的愛，完全是純潔而無財物的對象。

當然有時我忽缺乏數元，他很願意的給我，又怕我難以爲情，只托言是借給我的，但總不要我還，因此他對我這樣體諒入微，我更加愛他，相信他也愛我。

我幾乎每晚與他在一處，但除了每逢星期一，五，六，及星期日下午是例外，這都是我們約定的，因爲那些時候，他有應酬別的約會和些家事。

除此一到夜間，他必定要來，我老早就把客人送去了，使他不致生疑心，但也沒有被他掃見過，以他對我的仁慈，和我忠於他的友愛，世間上沒有另一個能使我更加傾心的。

有時我雖在困窘之境，向來不問他所謂『借』錢的舉動，情願以身色作人的工具，來維持生活，接客的時候，首先對他們光明磊落的說我有一個情人，世間除他

以外，沒有使我更加愛的，請求他們原諒我的一切，他們聽見這話，頗引爲滑稽得很。

但是我接待顧客，在瑪頓要來之先，很使他們失望，幸得我聽從安電話工人的話，把響鈴隔上一張厚紙，如果客人有電話相約，鈴不大響，瑪頓在隔壁房間，也聽不出聲音來。

瑪頓對我很專情，每天早上十點半鐘就來電話問我的『早安』，因此常常被他叫醒了，我愛他這樣，因爲第一他叫我醒的聲音，使我記在腦內，一日也忘不了，午後五時，他的公事完了，又打電話來，暢談許久，即會那時有客人在我房內，我仍然作普通愛人對愛人所談的情話，一點也不顧忌的流露說來，但在瑪頓方面，須候打字員去後，才得如此，若學我一樣，或許怕別人聽見取笑。

每逢星期一晚上，如果瑪頓約定不來，我才敢接客，不過先要講定時間的長短，方得應許客來，因爲我要得自由，好早上接瑪頓的電話。

有幾次他變了，上午不來電話，直到午後五時才來，全然不念我一人在家的苦

況，使我急得不得了。

我所留的男朋友的電話號碼，都是他們公司的，叫遲了，他們就散了工，有時我強求瑪頓由公司裏出來，同在街上會着去吃晚餐，我故意藉吃飯，把時間耽長，再請他帶我看戲，戲看完了，又跑往跳舞場跳舞，兩相關得氣力疲倦了才回家，這樣使我全夜在外面，免得別人來麻煩我，他若來尋我，我趁早就同他去了。

有時我正和他坐在大藍色的發沙上，情話綿綿，不料生意地方來電話叫我去應接客人，我由那個電鈴響，總不接，直到瑪頓再三催我才去答應。

我走到電話室，把門虛掩一半，只聽見電筒內嘻嘻的作男聲笑。我故意大着聲，使瑪頓能在隔壁聽見說：『對不起，露絲！我實在不能與你坐汽車去兜風』，若是那電話是在晚七點以前來的，就假說是爲『看電影』的事。瑪頓以爲那電話是女子的，我想在八點以前來，往往尙無話說，若是在午夜，他一定生氣，我這一席話說完了，把聽筒猛力一放，使對方不能得答應我的機會。

當我回到房間來，瑪頓正在趨步，急問露絲是那一類的女子，這個時候還要出

去坐汽車兜風，又罵着說，她爲什麼要夜靜更深引誘良好人家女子如我樣的，出外跑車呢？

當然我不敢說她是個獨自夜出一流的人，只說她是個有夫之婦，因爲我在紐約是人地生疎的，藉她可以解悶，瑪頓以爲我是個好女子，連我的朋友也被認是自重的，因此對於我另交的男朋友，也無所謂了，況且我對他的友愛，已極顯露我是個受高等教育而向上的女青年，他一點也不疑惑我，本來除了我有時不得已的苦衷外，也無事使他尋出可疑的地方。

我既是以真摯的情去愛瑪頓當然發誓不另認識別人，但我爲生活所迫，又不得不出此下策，他以爲我家是富有的，家人必能接濟我，所以他遇事就不援助我了，其實我早已未得家中的津貼。

我的客人素向都待我很溫和，從沒說過半點粗暴的話，卽會我僅以娼妓接待嫖的態度，拿來對他們，也沒有那個會生氣，因爲都曉得我已有了了一個眞情人，我也不稍假虛飾，再三告訴他們說，如果我的情人來了，我就不能接待任何人，所以有

時客人來電話叫我，我只回一句暗號『露絲』，他們就明白，掛置聽筒，不再多言而去。

也許我沒有一點忤人的意念，所以我在紐約認識的男子，都歡迎我。我是負債的人，專靠滯業來維持用費，但事總與願違，原來我盼望客人午後就叫我，以便留著夜間好會瑪頓，他們未成作美，非近黃昏來不可，遂使我無法接待他們，所以我每晚陪著瑪頓，無形中就要損失五十元或一百元的進款，因此常常欠單來了，無法應付，但我只要有了他，也甘心受這窘。

既把夜間特為留著給瑪頓，當然我無暇去接待客人，此一來，債台愈形高饒，想不出別的方法填還。

心欲另尋個方法弄多一點進項，怎奈住在紐約是不能夠的，有的又不敢公開，恐怕被瑪頓偵得了，不忍失了他的歡心，至若是下午乘機穿走『門戶』，未免太危險，因為那種地方，最容易被搜查，運氣不好，就要演成第二次被捕的慘劇。

忽然一個露絲（指客人）告訴我，在菲列得菲亞 Philadelphia，有個地方很能賺

錢，我決計想去，對瑪頓託言要回家省親，一面那人爲我進行一切，當時我覺得很悲傷，但除此實無良法可以救濟我，露絲寫信給那邊的鴉母，誇耀我是道地的紐約派，有拉生意的能力，她即刻電覆請我去。

晚上瑪頓來，告訴他我後天早上，急回家去，因爲安蒂病勢垂危，我要去看她，并且先到菲列得菲亞會齊女友芬佛安，一同西行，至若房間已轉租給一個女子，她願意爲我留到十月初間，瑪頓聽說我要離他，痛極了，但因爲安蒂有病，不好阻止。

次晨，瑪頓打電話給我好幾次，我請承租房子的女子——沙永進房來交代清楚，出去還了一些小債，又遇着福特，付三十元爲買一兩海綠英。

買一頂白草帽，樣子很好，又買些價廉物美的裝飾品，想到了那裏，要打扮得如花枝招搖一般，錢都用了，不過僅留往菲列得菲亞的路費。

旁晚的時候，瑪頓來會我，要求我再留一天，以便他於明晚請我吃飯，看戲，盡興綿纏一夜，作爲留別的紀念，這樣一來，我想他必定認爲此次一別，決無再聚

首的機會，所以百般求我再留一天。

我說若是變更行期，是爲不祥的預兆，他再三苦留不得，只好依我，并約定在車站相見，他這樣的情深，叫我如何忘得記。

他代我買了車票，定了座位，安置了行李，并且選了幾本書報送我。

復後，相偕入站上的餐室，這時珍饌羅列，試問誰吃得下去，兩人面面相覷，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當我強忍我的眼淚不要奪眶而出的時候，他好似等着我告訴他不要回去仍然和他同在的消息，誰人又知道我的心內，痛苦離別是如何呢！現在我談到愛，也是危險的，談到債務，也是危險的，我坐着想眼前的路，沒有一條是快樂的。

我安慰他說，我們的離別是一種好現象，因爲離別能使心中生更大的愛，我當時發誓，決定不忘他。他聽了，微微點頭，我想這正是他最憂愁的表示，我想他必定以爲此次是爲最後的離別，再沒有相見的日子，再沒有歡聚的夜間，他對這些雖然沒有心告訴我，但我知道他是極其悲傷的。

我盼望此行，對他造福，如天賜的一般。

他挽着我進了車廂，一直同坐到快要開車的時候，他把我手緊握着，當車要起輪，連吻我三次，最後囑付我，要我作個好女子，一到了菲列得菲亞，叫我常常寫信給他。

車開的時候，約在九點鐘，我記得我沒有做別的，只把報紙遮着臉，嗚咽的哭起來，足徵我當時的心碎。我不知道我的前程如何？最後聊以自慰的，就是想到菲列得菲亞去努力做事，蓄一宗款，以便還賬。

車抵埠後，由車站出來，就覺得不快樂，叫了一部車，到美西德街，此間的汽車，比紐約貴得多，菲列得菲亞全埠，看來很小，我只求瑪頓仍然相信我愛我，雖說彼此是離開的。

到了安瑪——鴉母的家，看看爲我設備的房子，她一見了我，好似很歡喜，起先我誤認她也是個應酬客人的女子，所以問她一切的問題，我要明了此間是那一等的妓館，來往是那一類的嫖客，當她正在要回答我的時候，那邊忽然有幾個男子，

笑我爲什麼把一個青年美麗的鴿母誤認了妓女。

我預備她替的房間，雖然大，但覺得有一種慘淡的暗色，進門右首安一張床，鋪上全白色的被單，旁邊放一張深藍色沙發靠椅，中間一張小桌子和一張椅子，地上有一張紅地毯。

小桌子上放了一堆舊雜誌，最容易使人注意的，就是因爲看的人多，都被扯得破爛不堪，但是上面沒有一本書可能讀的，幸得我隨身帶了幾本小說，我當時把那些舊雜誌藏在密室裏，桌上放上我的新書，牠的光彩封面，頓照室中，使我有點生氣。

我把外氅和帽子脫了，又將各種應用的修指具，面鏡，梳子，刷子都安置好了，就下樓來，經安瑪的介紹，與各女子相見。

矮胖的賓克是個猶太女子，住在這裏，愛爾蘭女子——曼麗，年約三十七八歲，最不好看，是每晚來往這邊的，另外有個意大利女子叫克蒂，倒還漂亮，但總不脫菲列得菲亞的氣派，聽說很爲安瑪所賞悅，要有人指名叫她才得來，魯絲兒，完

全藉着人造美，一頭的髮蓬得如枯草般，就表示她常常好燙髮，臉上撲得白如雪人一樣，安瑪是愛爾蘭人，嬌小玲瓏，令人生愛，尤擅談吐和談諧。

由此看來，我在這裏自知也是顆超羣出衆的星，沒有那個能與我抗衡，只看我穿的幾件衣服就壓倒一切了，我這時候，正穿着一件黑的衣服，黑色是更顯露我的美，莫講是這裏，就是在紐約，也爲衆人所歡悅。

我們坐談了一會，偶然記起紐約的興味來，實在心灰意懶的與她們談講，就藉着收拾房間爲辭，上樓去了。

自我到了房以後，她們在樓下就評論我起來，微微的聽得一女子作問的口氣說：『你們對那個新來的倌人怎樣？』內中一個回答：『好得很，總算不脫紐約的騷氣了』；又一個說：『這種尤物，實在不配在這種地方來』，另一個駁說：『她像個妖精，你看，我賭個東道罷，她決不是好東西，一定在紐約與人租小房子弄得站不著脚，不然爲什麼跑到這裏來』，一個女子回說：『也許不錯，她穿那一身華麗的衣服就可表白她，』另一個說：『她尙帶有行李，不一定是跑來的，但到底不知她』

爲什麼緣故來的呢，恐怕因爲被捕過，怕人知道談論，所以逃到這裏來。

我聽得她們這一席的評論，使我心痛得很，四肢因此乏力，也不願下樓來，只念着瑪頓不知此時在做什麼事，眼淚交流出來。最後我就推開一切，跑下樓往虎押裏去（虎押是喻娼妓坐着等生意的地方），一心只想做個會迷人的娼妓，也再不同憶在紐約生活的樂況。

我們大家坐在飯堂內，椅子都是硬的，雖到夜深，仍不開燈，如果飯堂內人坐滿了，才能到客堂內來，因爲樓下只有飯堂大些，客堂小得很，但是當我們沒有生來的時時，總要坐在那些可怕的硬椅子上，不得擅自離開。

我真恨死了，想法坐得舒服一點是不能的，背痛腳麻，也不能移動，況且生意來得十分的晚，每次只得五元的定價，幸得我住房子和吃飯，都是鴉母家供給。

每客定價五元，我們只分得二元半，有時嫖客高興，另給我們一元，因此我得以儲蓄一點，但是在紐約的欠債很大，就只把還傢具一項說罷，每月須五十元，真是愁死了，又不得不集成整數，每星期匯去，至於同樣嚴重的房租，只得仍然欠着

，此外尚有鋼琴和留聲機的租費，這簡直是要我每日所賺的，都要送給紐約去，自己不得留分文。

天氣熱了，想做幾件單衣，因為絨衣太暖，并且破舊了，但是由這等情形看來，不知什麼時候，幸運降臨，得製新的。

魯絲兒與我極友善，她有吃古加鹼的嗜好（按古加鹼係一種麻醉品與海綠英功同名異——當我的海綠英完了，她的情人就送古加鹼給我，魯絲兒也是最愛穿衣服的，但是好衣服穿在她的身上，顯不出什麼美來。因為臉兒雖還漂亮，怎奈體格癡肥如豬一般。

我決計想製幾件衣服，一日午後，我大着膽子跑上街去，尋得一家縫衣店，試量我的身材，不知不覺中，我減瘦了許多，選檢了好多套，都不合式，因為我只能穿十四五歲人的大小，我暗自笑從前懼怕太胖的情況，那時在紐約有一百七十八磅，現在連衣服，也不過一百二十磅。

我不能以現錢買衣服，乃先交二十五元存着，餘則每星期按付 直到還清，這

種辦法，才不叫我受窘，而能應時有衣服穿。

我買兩件學生式的呢外衣，都滾上彼得潘 Peter Pan（按：一個神少女）式的領和硬袖，一件是以玫瑰色滾的，一件是素白色滾的，另外買一頂帽子，上面有一邊垂着綫子，短裙長襪，一雙平底的舞鞋，這樣配着穿起來，真像一個女學生，走在街上，看見的人，誰不以爲我是那一個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呢？但是想起身世來，實在形不符實，恐爲知者所指摘了。

我盡力的買，橫直是省着每星期的進款照還，我向來是這種個性，只要有心愛的衣服穿，樣樣東西就覺得有味，我又愛買好的，越好越愛買，最不愛是假冒貨。

魯絲兒所居的公寓，每星期我一定要去會她幾次，時候大約在午後，那時我們同出去買東西，我急需一個同伴，因爲自己太枯寂了，她雖然穿得如跑馬廠的馬一般，總算不討厭，以孤寂的我，寧願結她爲伴，我不愛伴着大風騷的人出外，恐怕在街上，偶然遇着佻健的男子調笑，我每次出外，大半不是買東西，就是看影戲，晚上從不出來，在日間，每星期也不過二次。

不久，魯絲兒離了安瑪，出入別個婦人的家，因此我時常遇不着她，所說的她去那個婦人的家，是偷去的，不好讓別人知道這種祕密，她既避免我，我也不厚責她，因為操這種醜業的女子，往往都是一樣的，不論姊妹中好得怎樣到了物過景遷，就風流雲散了。

自她去後，我嗜好的來源也不時斷絕，忽然相信三個時常見面的『騙子』，起初我本不認識他們，也是我自作自受，先把錢給第一個出外買海綠英，及到他拿回，不是海綠英，是些糖牛奶，這當然不能止癮，再叫第二個，同是一樣的結果，不料第三個，連糖奶也沒有拿回來。

這一夜，我極力忍着我的癮，不讓同居的人，知道我是個有不良的嗜好者，但終久使我喉乾淚出，萎頓難堪，當然那有力去工作呢？就向安瑪托詞因病請假，她慨然也准了。

整整的在房裏走了一夜，未曾睡一點，到第二天早晨六點鐘，我好似發狂的瘋子一般，看見房裏，完全是黑的，實在忍不著，起來把衣服穿好，往樓下去，我也

不知道下去做什麼，將剩的一點海綠英吃了，不獨不見効，反加倍的難受，這是生平第一次發的大癰。

安瑪的情人——比爾，正在樓下吃早餐，我祕密告訴他說，我是吃海綠英的，現在發了癰，不得了，他當時發誓說代我守祕密，我也相信他不曾告人，他爲人很好，平時對我也很特別，所以我相信他，求他救急。

他說他不知道那裏能買得過癰的東西，但指示我往鄰近街上第十一號的意大利人家裏去，他相信那邊定知道海綠英出售的所在，他說那些意大利人都敢賣，并且不論生張熟李都能去買，又說只要是做此種生意的人，一望就知道買者是不是個有癰的，如像我，眼也紅了，手也顫動，臉上滿現着發癰的氣色。

他問我的錢夠不夠，我說很夠，他把我拍了一下，告明了路線，當時我很感謝他。

遇正恰當初春二月的一天，大雨淋淋，冷氣侵人的早上，我出門走了幾步才叫到一輛馬車，因爲我不敢在寓所打電話叫車子來，這時我寒熱交加，好在意意大利街

不多遠，我的車停在一家理髮店門前，那邊站着一個漂亮青年的男子，我叫他過來，因為把車門開着談話很冷，請他到車內坐一下，我問他有沒有買海綠英的地方，求他竭力的介紹給我。

他告訴他知道一個出賣的地方，遂引我走不多遠，到了一家門前，我就給他十元錢，他當時不知去向了，等了一刻鐘，心裏很着急，覺得他若是不轉來，我必定死在這種惡嗜好手裏，因為我有幾次給了錢，沒有得着東西，不堪再受十元的損失，況且我現在袋內所剩的，只夠把車錢。

正盼着，忽見他回來了，喜得很，他要我請他吃飯，我們同去一家鄰近的意大利飯館，我急忙跑到女廁室內，打開海綠英，盡量的吃，才跑到餐室來，立刻就變若兩人，覺得精神百倍，又吃得，又說得，他的樣子是個聰明的青年，相與暢談了許久，才起身回家，他送我不多遠，臨行時把他的電話號碼抄給我，他說如果是需要的話，他很願意幫我的忙，這樣我喜極了，因為我現在有個買海綠英的介紹人。

我這次以十元所買的海綠英比從前的都好，足足維持了三個星期，福特所賣的

，一星期要花四十五元，即會魯絲兒代我買的，也比不上這次的。

我一共上了海綠英的癮已有五年，每次發了就不能接客，這樣如何使一個女子受痛苦呢，此外還要摧殘容光，康健，和個性，朋友們就加以鄙視的心，墜落人格的地位，如淹死的畜牲一樣，連草芥也不若，這又是花錢的東西，若是在一個人地生疏的地方，最難找買那東西的人，又耗費時間，不能安心作事，女子上了癮，決不有餘錢去做別的事，正如人說，麵包沒有吃還是小事，海綠英沒有吃就是大事呢。

我不愛在安瑪家裏營業，因為生活要今天早五時才得收場，實在太晚了，有的時候，我們必陪着嫖客坐在一起，他們盡量吃酒談天，我們只枯坐侍候他們，我們然愛吃酒，除了吃酒以外，惠司克（外國好酒名）是不能到口的。

下午很少嫖客來，如果間會有一個，安瑪就叫賓克接待，家中只有我與她是寄宿的妓女，至於日間十二時許有客來，那時普通別人都在睡中，安瑪叫我接待。

我們大約在午後二時起床，男子來的時候，在我未曾起床以前，我不管一切，

也得接待，因為我的目的是要錢，我每星期能賺五十元至壹百元之譜，你要知道我不出飯宿費，這當然不惡，若是我按月給錢還傢具賬，和紐約房租金，我必定有很多錢積蓄。

自到安瑪家以後，我極受困窘與病苦，沒有一夜得安神睡着，沒有一餐得合口味，每晚除星期五以外，茶飯都是一樣，日間，安瑪是個忠實的信徒，要到禮拜堂裏去，因此我們所吃的魚，也不得稍為變動。

我在那邊已有了三個月，我們的早餐總在廚房內去拿，也就當着那裏吃，晚餐是正餐，各種東西較多一點，在兩個月之中，除星期五外，我們盡吃雞肉，也不覺雞肉好吃，因此太吃多了，所以我到了現在，見了雞肉就討厭，我又不是個好吃的人，只怪我沒有運命享不着吃雞的口福。

因此我常出外邊吃飯，所點的菜大半是火腿，牛排，噴肉，羊肉，雜碎之類，見了雞的東西就不要，我常常以為同事的女子也必都厭惡這盤雞肉，不料她們倒吃得津津有味，就是女僕也不愛吃牠，當我常常拿着盤子的時候，她與我相視發笑。

我們對於賓克，也時常開玩笑，因為她有個情人，名叫潘特斯，他是個浪子，同她住在安瑪的家裏，賓克不論年齡與顏色，都比潘特斯老大些，他們如在一起，人們必誤他是她的兒子，決不會疑是她的情人，所以她與他講戀愛，實在說不上，但她他戀他得很，只要她有空，就代他做手巾，補衣服，甚至坐着等候客人光臨的閑暇，她也趁機他爲縫襯衣，睡衣，以及洗衣和燙衣。

至於賓克在家，長穿一件藍色綢的衣服，很不漂亮，她那種裝扮起來，樣一位新英格蘭四十五歲的家主婦，她同安瑪相處有七八年久之，凡來往此間的人們，沒有那個不認識她，她的性情很靜，對人很有禮節，除了潘特斯以外，沒有與其他的男子姘過，她在我們同儕中，是第一個聚多錢的，假若上天要她一個新的地方去，是紐約吧，她決定不能夠過一夜。

她對於自己很刻苦，不亂花一文錢，也很少出外，但她買了一輛跑車與潘特斯，盡量供給他的揮霍，揮霍得好像一個有百萬家財的公子，她對他是備極殷情和誠懇的，她以得侍候他的枕席爲特殊的榮耀，如果他在洗臉的時候，她早就代他預備

一切的用具，他的衣服都是華美，式樣趨的，他將出門，她必吻他以爲作別的敬禮，又必送他出去，直等到他上了車，風駛的跑了好遠，她還站着癡望他，他受了這種奇遇，真是趾高氣揚，但是我替她可惜，其實潘特斯每晚出去，必和別的女子鬼混。

我恐怕她所不知道的，決不會使她發惱，她也從未曾疑惑他一點；她除了自己保了壽險以外，其餘的錢都給他，他很滑頭，把所得的錢，以三分之二，用他的名義存在銀行內，反哄她說是錢都存着，以備後來他倆。組織家庭的時候應用，她不獨不承認他是哄，反對人誇他如何減省用錢，與普通人一樣，到將來住在一起，他必將所有的取出來，過她與他快活的日子。

一夜，我有個心直口快的朋友——克蒂，因爲聽惡了賓克誇示潘特斯的一公些話，并關於存款的事情，她問賓克說那款是用本人的名子存的呢？，還是他們兩人的名義存的？，或者是假托別的名義存的？，賓克很得意的說都是用潘特斯名義存的，克蒂因他們既未結婚，就極力批評她的錯誤，而安瑪也從中附和，她們笑可憐

的賓克，不能明白這些真意。

所以克蒂直言無諱的說：「好友！你的戀人本是個好人，但太自私了，你所給他的，都爲了他自己，你看！若是他想顧全你的話，這些錢必定要以你的名義存的，如果你不是世界上的大獸子，總看得出事實來呵」。

賓克聽了這些，就動了氣，當時跑出去了，真是可憐，爲什麼一個操皮肉生涯的女子，能戀那種男子，不是比我曾經過的還可憐麼？我想不出那一樁事更比一個男子擯棄一個婦人還要下賤些，本來我就不恨一個女子去迷戀一個男子，但是起先要拿出鑒別力來，要鑒別所愛的男子，有好品行，有好教育沒有，至如潘特斯的樣子，就使我感不到什麼興趣，我一見了這種人就要罵，因爲他們都沒有受健全的教育，我向來未曾與一個男子私通，那人是一點普通教育也未受過的。

馬頓本沒有進過一所初級學校，但他能自習而不倦，所以他能用字義十分的妥當，并且對於商業知識，尤有心得，因此賺了很多錢，更使他往上進，他往來的人們，都是受過教育的，他待人接物，均有溫文爾雅的態度，甚至於在餐館裏，吃飯

點菜，皆循規蹈矩，不失在餐館裏的風儀。

當然馬頓自知有失學的遺憾，但自己總向上奮鬥，才有如今結果，凡尋出的錯失，就立刻改正了，不過好多未受過教育的人，性反倔強，明知是錯，而不願改。

最引起我對他興趣的，就是向我研究文字的錯誤，以我所能的，替他改正務使其有盡美善而後已，因此他遇事總誇我是對的，猶憶我們初相見的時候，有一夜他向我說：『親愛的，你要知道，你有了我，就要百般糾正我，使我列入上等人物中去；』在紐約所謂『上等』者，意是重於儀表與教育的簡稱。

我改正他的文字後，又詳細解釋他聽，況且我在學校的時候，對於英文，有相當的心得，所以我能夠講爲什麼往往以“*I saw*”代“*I seen*”和 *He gave it to you and me* 代“*He gave it to you and I*”的意義，凡此種種，我盡量的教給他。

不久，我接得馬頓一封信，那封信是寄交家中，再由范佛蘭轉給我的，這種穿套，先前我在紐約安排好了，所以不致有誤，我喜歡極了，因爲我又得聽他的好消息。

不到兩星期，一日天氣清和，我忽接到他一封可怕的信，他說我其實不在家鄉中，以前都是騙他的，又說我在紐約所欠的房租，不完全付還，這未免可恥，太不講名譽。這句話說得我難受，因為我在這裏，特別減省用度，去還她的租金，況且我比任何人重愛名譽，尤其是對於債務上。由他的語氣看來，我不知道房主安蒂生夫人爲什麼這樣對待我。他又寫着說，我若再不還租金給她，實在太不怕害羞，這種情形，我可以批評她是個挑撥是非的婆娘，亂作駭人聽聞的宣傳，故意與我搗亂，他在信尾上盡量的譴責我，說我冒君子之名，行小人的實，叫我以後不要與他相見，從此斷絕朋友的關係。

這樣一封信，叫我如何不氣，真是比殺我還要利害，我自信我遇事盡力的向善，但全是安蒂生夫人挑動他與我爲難，因為他每次寫信給我，必先往她家去打聽我的息消。

我以爲受屈求全計，寫一封信給房主安蒂生夫人，假言我因事離家鄉一星期了，現在才回來，也許她不疑我在家，實因此補誤會，并寄一包家鄉食物與她，聊表

寸心，這些都是范佛蘭代轉的，果然她繼續的覆信，如糖一般的甜蜜，但我星期除留二十五元作衣服費外，將所賺的都寄給與她。

當我接了馬頓那封信，我不知道說什麼話得能掩過才好，我也沒有勇氣答復他，只是每天早上，我於煩悶中，推開一切，總要坐着寫一封長信，藏在人不易見的地方，信上說如何的愛他，如何不幸的離了他，每張紙上繪一朵玫瑰花，取名這些爲『夢想的信』，我集成了二十幾件，用一個大信封裝起，請范佛蘭代我寄去，不久，那封信原樣退回，真使我心中痛如刀絞。

我坐在房裏，一人發癡，想藉着讀書或縫衣，以自慰我的憂愁，我現在是動輒生怒的。有次忽然跑下樓去，只聽我的女夥，都閑談我，她們漸漸對我生了厭惡心，我也不敢毅然責備她們，我在這裏，也沒有一個人可以談得上，因爲我在菲列得爾菲亞不認識一人，能以苦況告訴他，這都使我難受，我痛恨我操此賤業，我不願有客來，我的腦海中所繫念的，惟有失去馬頓而已，我若回轉紐約，沒有他，我決不能過活。

我現在處的環境，都是使我短興，表出一種慘淡的情景，偶然記起有同夥的女子說，在德拉瓦 Delaware 的威明頓 Wilmington 埠。那裏有位鴿母，經營此業的方法不同，每次只要一個女子，擔任接客，隨時更換新的，以迎合客人的需要，我決定要到那裏去試試看，或許我遷了一個新地方，精神感覺得好一點，積錢也快些。

又聽說那邊的營業時間，每日由正午起，至夜十二時止，所以女子在那邊，除了午前能有暇出街外，平時也不能出去，我因為要想多賺錢去還債，我就向安瑪告辭，她也贊成我去，但怕我吃不下那種苦頭，我向她一笑，我想我現在還講什麼苦不苦？

我向他問了一些別的情形，才知道那邊很清淨，我更加喜歡，因為正要一所清淨地方，我立刻將行裝束齊，就動身去了。

鴿母吉利亞，一見我就歡喜得如故舊重逢樣，我在她家住了二星期，真是打破了以前別人的紀錄，因為她向來不留女子有如此的長期，及我回轉菲列得爾亞，我賺了很多錢，更加使我歡喜，但我觀察這邊的女夥，仍然不愛我，好似對我起了妬

嫉心。又曼麗請我代向吉利亞介紹，也讓她去做一星期，但是沒有結果，因為吉利亞知道曼麗是個不漂亮的女子，到那裏頗不合格，不想曼麗誤會我是假托之詞，更加記在心頭。我偶然談起吉利亞是如何的漂亮，居房如何的華麗，遂惹動了安瑪的怒氣，從此這裏沒有那個對我有好感，所以我決定離去爲妙。

此間既於我的精神上有極大的苦悶，離去是不成問題的。當時電請叔父匯寄些錢來，以便成行，我想他必寄給我，我決定搬出別處暫住等候他的錢，所以即時收拾一切，就往克爾登旅館去，我臨走與她們吵鬧一頓，打算不再回來。

到了克爾登旅舍，當侍者爲我預備早餐的時候，最使我沮喪的，就是他要我先付壹百元，作爲飯食的押款，我當時只付了五元，及至我離開那裏，不得不把皮大衣當去六十五元，這樣簡直是把那件衣服賣去還他的賬，然而他那裏知道呢？

我在菲列得爾菲亞，幾等候了一星期之久，但是沒有接得叔父的信，因此我就發愁，如長此耽擱下去，恐怕加增旅館的費用，所以決定過返紐約，即電知馬頓，相約在車站把晤，我裝束齊整，乘車起行。

一路上我興奮極了，恨不得一步踏到紐約站。我幻想若是馬頓願意來接，久別重逢當有特殊愉快，我希望他見我之後，重過那花前月下的舊情，或許更加熱烈，相信他決不忍離開我，我也再三的預備見他時應說的話，想到他那時要吻我的時候，而說他仍舊愛我的一段景幕，不禁使我心花怒放。

車進了站，我的熱望已經冰消了，因為他沒有在站上等我，我暗想也許他在候車室裏等我，所以即刻跑去，四下一望，不見踪影，再等一刻鐘去尋他也不得，我最後深信他決是沒有來，就跑到菲列得爾非亞旅館，暫開一間房住着。

我等不及侍者到來，就去打電話給馬頓，他在那邊接着我的話，我怕他不知道是我，就說『這是我的話』，他冷落的答應我說，『好啊！你要什麼鬼呢！』，我問他曾接到我所發的電報否。他答未曾，我請他速來旅館一晤，以慰我的離情，他言那是不能夠的，我越要求，他越拒絕，到底我不明了他的真態度，最後他很粗暴的答復說，『現在他萬不能夠與我相會，從此永久也不能相會，』他的志意已表示堅決了。

這種不幸的降臨，當時我的全身的血都發漲了，鎮靜了一會，我用極和緩的語氣問他爲什麼事要這樣。他說『這事你曉得很清楚，何必多問呢？』，一種嚴厲的語氣，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的。

我繼續想辯白我的冤枉，而他急要停止，并且請我以後不要叫他接電話，不論在家裏或在公司裏。

我求他不必如此說，徒傷我的心，我想他所說的，定是言不由衷的，或許他那時覺得不暢快，遂使他對我發出這些憤懣之辭，他說從此再不會我，必定不是事實，因我敬愛他，特別的向他解釋一切。不料他的粗暴語氣，更加利害了，決不會如我所想料的，竟這樣與我絕交了，因爲他現在已有一個良家女子與他爲伴，所以他的意旨有如此的堅決，他又說既有人與他在家同住，請我不必再煩瑣，說完了就猛力的把電話筒放下，連一句『再會』的客氣語也沒有。

這時我受這樣一頓的意外，氣得不省人事，然而我不因他從此說再不見我，而使我愛他的心，有絲毫的廢弛，底確是社會上的一切來壓迫我，昏憤與恐怖無一刻

不在向我攻伐之中，天下的事是屬於幸與不幸的，有的女子已曾經踏過我的覆轍，亦有女子和其愛侶始終不變的，我覺得這些都如夢一般，決不能說是真的，如果確定是真的罷，恐怕上帝也不允許人的願呢。

前後我暗思了半天，給了一元錢與電話生，要他替我打到馬頓家中去，請他回個電話給我，或快來旅館談幾句話，明知道是無希望之舉，但我此時已陷於迷昏的境界，也不曉得如何挽回他的心才好，只要我能看見他，決犧牲一切，因為此時我決不願我手中的愛人——馬頓，被別個女子奪去，豈那個女子比我更加漂亮些麼？那個女子對他的情感更深重些麼？那個女子燒茶煮飯和對他一切的幫助更週到些麼？

不論那一種戀愛的事，如果有一方面變了心，而另一方面仍舊是愛着，試問另一方的心身所受的打擊爲如何呢？我與馬頓的愛是純潔的，維持已有二年了，我們的親摯不異於一對結婚的夫婦，所差的不過是一點結婚註冊的手續而已。

除此以外沒有絲毫的弊病而予人們的批評，正如以有處於我同等地位的女子，

所演的事實一樣，我既以身許他，何忍看此結果呢！我對馬頓是除他的愛外，沒有別的企圖，我因向他只求愛與友誼，所以他也不另給我的什麼，然而也許我對他求愛與友誼太過了。

電話生過了許久才回來對我說，馬頓的僕人回答他到旅館來。是不能夠的，我知道再無挽回的方法，也知他真的最後決定了，但我欲哭無聲，發癡朝着房裏的天花板上望，默禱他的心回轉，使我將來不論在何時何處看他一眼，也是好的。

一直愁悶得到晚上，我稍清白一些，想用哭和禱求他的心回轉是不能的，也是無益的，不得不自己振作起來，把眼下可現的淚痕以粉抹去，按鈴叫一個侍者來，不料來的侍者是我的老朋友——齊克，他曾到過我從前住在七十條街的寓所，他一見我異常的歡喜，我向他要了一份精美的晚餐，是由菜單上選點出來的，意在引起我的食慾，這餐價共計七元，齊克代我給了，其實我何曾吃得下，不過承齊克的美意爲東道，也得要假裝如狼吞虎嚥的一般，每口都是勉強的，吃完了就倒在牀上睡去。

次日媚勒來看我，當時我們同去看一個朋友——愛雲，她的身材非常的胖，全無一點意義的與一個人私姘着，他們住在河邊的西岸的一家寄宿舍，同時那邊另外住着幾位女子，但是我沒有招呼他們，因為我不願要知道她們，我們談了一會，我就孤單的回寓。

我很想讀點書以自遣，然而我的腦子却不能夠放在小說上，反把書上的插圖，當着馬頓和別的女子戀愛來看，回憶從前快樂的時期，這是永遠不會再來的，一直想到半夜，我才睡去。

這件事深繞在我的腦中過了幾天，忽然接到家中寄來一張支票和一籃果子，稍稍把我的心安慰一點，我覺得一個人太孤苦了，所以時常跑在街上閑走，這都是無聊的辦法。

有一晚我沒有事做，坐在旅館的客廳中，與一個男子調笑起來，這時我怕什麼呢！他正是我消磨這晚的好伴侶，我們同去吃飯，當時我急想跳舞，但他不願跳，我們只坐着閑談，過了一會我覺得生厭，就別他而去。

次晚我在接待室又會着二個人，他們都頗跳舞，實在是可愛的人們，所以我這晚非常的快樂，我身穿棕色的服裝，愈顯得神采，他們好似很喜歡與我爲友，過一會我往食堂裏去，因爲馬頓平時愛到那裏吃飯，我想或許能會見他，四周一望，但他未來。

馬頓在冬日最好往菲列得菲爾亞旅館的食堂去，夏則往天台上，以我想來，那邊跳舞的音樂，可說在紐約爲最好，音樂導師——羅普子的技能，比一般的高明得多，知道音樂的人一聽得他的鋼琴就生喜悅的心，因爲我也學過鋼琴，很明了此中的奧妙，所以不論在那裏，可以聽得出羅普子的節奏來，當我胡思亂想和發愁的時候，鋼琴是件極能解悶的東西，此外風琴也對於人生有慰勞寂寞的功能，我常想風琴好似有一個真正的心靈蘊藏着，不像普通人的心靈一般，這是我從前在肅靜的禮拜堂中領會得來的。

一人無事可做，把頭髮截短，前額上蓄起劉海，極好看（注，一種理髮的樣式），尤其在梳洗以後，穿上一件白色的衣服，愈顯得漂亮，因此我表出幾種姿式，拍

了很多照片，寄一張回家，自己留一張，餘都扯掉了，此刻連一張也未剩。

有一天往公園去的時候，在太平商店買一籃果品和一瓶香水給安蒂，那店與馬頓的公司房同在一幢房子上，又在格爾林店內買了一些胭脂棍，香粉和些化妝品，是送給馬谷永的。

我不相信馬谷永愛用我所寄的化妝品，以她天然之美麗，只要淡抹足能傾動人羣，如果濃裝起來，反足以損壞她的天然美，化妝的目的是扶助天然的美麗，不是掩藏天然的美麗，我向來不施濃胭脂和厚粉，因為這些東西往往造成女子難看，使人討厭。

馬谷永是一朵黑牡丹，佔盡了意大利派的美麗，所以她撲的粉是很輕薄。她的口很大，如果點上濃胭脂，何異臉上掛一個血盆呢？但她只用淡的胭脂。

但我若是與她的姿色同樣，就要用橄欖色的粉了，黑臉朵上抹一點紅胭脂，由粉中透射出來，不是更顯得美麗麼！你可以常看意大利的女子從沒有這樣精明的化妝，我對於化裝的經驗，就是利用天然美為轉移。

我現在如從前一樣，也沒有女朋友與我談天，所以很寂寞，每日出外，在各家百貨店中去徘徊，起先常往劇院去看戲，不久也就忘記一切了，忽然想起塞芬那的格永蘭，當時就打一通電給她，問她願不願來紐約同我住些時，因我想求一個知友爲伴以慰寂寞，如果來的話，我即寄盤費與她，并說我已由家中得了二百元，很望她來一轉。

第二天晚上她的回電說，只等我的盤費寄到就即刻起程，在星期五那天，我電匯五十元給她，過了幾點鐘以後，她回電說已收到了。

此後她的消息如瓶封了口一般的沉寂，我連寫幾封信與她，都被打回，我又寫信給她的朋友問她，也沒有回音，我再寫信問她爲什麼緣故不回信，那時我以爲她或將我所寄的盤費失了，或被人偷去了，若果有意外的話，我總願再寄錢與她。

因此我對她擔憂不淺，預備親往她的家中一視究竟，不料會着她的朋友，說她在塞芬那狂戀幾個男子，正把我所寄的盤費，用着她和愛人快樂的消費，她的朋友笑我，喻我是個衆人的乳母，只知道供乳與人吸，這話未免太取笑了。

我想或許格蘭永記念從前我對她的舊怨，她怕來見我，其實我決不會深責她，況且我早已忘記了一切，或許她將我的五十元留着將來到我這邊來的路費說也不一定，我知道女子最愛玩這樣一套把戲，我又何須厚責她呢！世間的女子是難做的，我不忍藉端反對她，假若她一定要到我這裏來，我仍願再寄盤費與她，因為我所認識的女子，只有她我較愛些，失了那五十元錢又算什麼呢？她是我的好伴侶，也是個有趣的人。

一晚我枯坐無聊，去尋馬頓的朋友——卜魯司談天，因為從前馬頓買戲票都是他經手的，我也曾請他買過一次，我雖然不大認識他，但他的外貌好像是個誠實的君子，我記得有一晚和馬頓在彙威司俱樂部的時候，他到我們所坐的茶座來，經了馬頓的介紹，不久，他喝醉了，與別人相打起來，眼睛被打腫了，包了幾個星期，我始終不知他為什麼緣故與人起釁。

這夜我去會他，原想由他那裏打聽馬頓的消息，問他現在做什麼，結了婚沒有，身子好不好，離了我以後他有什麼感慨不？因為我與他自電話交談以後，久不問

得他的消息，我既有這種希望，更急想見卜魯司。

卜魯司的寓所孤在一家天台上，佈置得很精緻，若是在暑天，風涼極了，景緻也好，我站在外廊上朝下看，紐約夜景的點綴，好似一棵聖誕節樹掛滿了燈光樣，尤其是百老匯路的一帶，如一條鱗甲射目的長蛇般，不異一顆金剛鑽放在日光下，此景直可謂少有了，我一個人癡立許久……頓發幻想。

忽想起馬頓若仍然愛，我同他住在此景的地方，是多麼消受呵！那時我必定要馬頓與卜魯司與我同在，我們住在星辰下面的一角，俯視紐約全城，何亞於廣宮中的快樂呢？可說人間的風光被我們佔盡了，對任何事都可發笑，總之，我若再得了馬頓，拚命也要租住在這裏，決不愛惜金錢，我奇怪上帝爲何不玉成他的子民，都在快樂之中呢，那時頓想到馬頓已去了，我又不知如何好了。

我回到客堂來痛飲啤酒，卜魯司送我一盤火腿麵包和些新聞紙來，那邊有一個女人正向一個男子求愛，他們因爲是破裂過的，我不忍想起一個女子向男子求愛而產出傷心的結果，也不忍視一個女子爲生活的關係去售愛與男人，她們的目的是——

一錢。

卜魯司叫汽車送我回旅館，往返都是他出的車費。實在不好意思，本來這夜我的腰內只剩十元錢，我又去找胡思登談了一會就別去，不久他送我五十元錢，我告訴他說要租一間寄宿舍，便於他來往，他說那確無須，也許他誤會了我的意思。

侍者齊克，待我也很好，他周濟我很多錢，連飯錢也是他代我還的，但他也沒有懷別的希冀，有的男子以這種善意對待女子，不知她心裏又如何的感激呢！這不過在他們是小惠，其實使受者有莫大的利益。

我出外尋一間寄宿舍，因為我剩的錢很少，想找一家按星期付款的，免得一次難付，媚動告訴畢蒂現住在三十二號路一家旅館中，我就去看她，金爾頓原與她住在一起，地方也還好，有兩間臥室，一間客堂和一間浴室，每星期只要三十五元，她們是按星期付的，所以我也決定搬在那裏，雖然我尋了房間沒有與她們同樣的，只得租下兩間較次一點的，每星期十八元，因為館中經理答應有與他們同樣的空出來，由我首先得換，不料幾天以後，我就搬三層樓上的一所地方，果與她們一樣，

一天，適海倫來探我，特爲打聽我與馬頓的近況，我略說了幾句關於我們分離的話，以後就談別的。

我們同出去吃飯，察覺她的狀況很困窘，因爲她說那時各衣裝店用不着模特兒，所以失了業，我代她擔憂，就請她和我住，我想她既在爲難之中，我應當要幫助，又看見她的衣服破舊，我送一套與她替換，她又問我能不能以金錢援助，我答當然盡力。

從此海倫與我同住，但她不把行李搬來，我深以爲怪，最後她告訴說她的父親待她很利害，所以她不能搬得來，她的父親原叫她在一個猶太人家裏吃飯，同時她家又無相當的房子作接待她的朋友的地方，所以她的父親要她出外住，以便接待有錢的猶太男子們，但他卻禁止她和猶太人結婚，因爲他要保守白種人的尊嚴。

她在我這裏，我不要她出一文房金，因爲她的環境不好。

畢蒂和金爾頓同居，很使金爾頓不相安，我想她早已明白了。有一天，正當金爾頓出外打牌的機會，金爾頓帶她的弟弟和一個女友到家裏來，只有五分鐘的光景

，就把所有的行李裝束起來，我想她雖然趁着畢蒂不在家的機會而收拾行李，心裏總害怕得很，所以帶她的弟弟來以自衛。

實在可憐，一個零仃孤苦的女子有什麼東西可收拾呢？不過是一些破舊衣服和鞋帽而已，她寫了一個紙條子留給畢蒂，說母親有病，要她回去。

這事發生以後，直等畢蒂回來，我仍然做個不曉得的，她也知道那張紙條所說的是假話，她一面讀那張紙條，一面四圍查看一番，大發雷霆的責罵金爾頓，歷歷指摘她對她不起，我把房門關上了，她罵金爾頓是個忘恩負義的小畜生，我想一個人的行動是絕對自由的，況且金爾頓離開這裏，也有很多正當的理由。

我勸了畢蒂好幾次總不聽，直到她的客人來了才停止，她這邊所交的都不是好人，因為這地方不高尚，但我和海倫一樣的忍住下去。

一夜，我和海倫在福查旅館的客堂上坐着，忽然遇見柯享，他請我們吃了飯就回來，是夜他和海倫同住。我則孤寂一人，躺在床上，觸景傷情，痛哭起來，因為我自從分拆了瑪頓以後，第一次看見柯享與海倫的恩愛，就自然而然的想起瑪頓來。

所以一夜睡不着。

因此他們也感覺不安，全夜間，彼此更換來勸慰我，說些笑話來使我歡心，他們都知我與瑪頓戀愛的經過，表示可憐我，我情不能自禁，只有哭而已。

有一夜海倫回她的父親那裏去，我出外找着福特買點海綠英，他帶我去會他的朋友名——明梨，也是個海綠英的嗜好者，我們將進門的時候，只見他在房中織柳條布的窗幔子，比普通婦人的手工，還要高明得多。

過一會福特到別的地方去了，有一個小販進來，我向他買了一些藥品——海綠英原料，以便自己去做，可恨的福特賺了我不少的錢，自己做來價廉得多，自我到了紐約，很想找一個新地方買這東西，因為福特賺錢的心太厲害了，況且這個人也可賒賬。

不久又進來幾個海綠英的小販，都大聲怪叫，出些流氓醜態，我候他們走了，就請明梨和那個初來的小販去吃飯。

福特來寓與我過夜，次晨把他介紹給海倫，他們一見就如故了。

福特很歡喜我這間寓所，不久他和魏麗梨也在此租一間房住，此時因為他們請了一位醫生在這裏戒海綠英的癮，每夜我和海倫乘醫生未來以前，與他們談話，他們相信可以斷癮，斷了以後決不再吃，我鼓勵他們，祝他們成功。

我們有一夜在百老匯路閑走，忽在林特司菜館門首遇見郭迪門和幾個朋友站着，他們和我們同回來，我知郭迪門是瑪頓的好朋友，求他設法慰藉我的情緒。

第二夜，他把瑪頓的弟弟帶來，當時個個都喝醉了，海倫也在浴室裏，郭迪門正睡着，瑪頓的弟弟狂吻我，我以為他是真的愛我，我也把他當着瑪頓看，請他時常來，但他說恐怕於郭迪門不便。

我現在決定以一年的光陰，觀我的變遷，如果得能挽回瑪頓的愛更好，否則設法向他的弟弟方面進攻，他們二人都差不多，我深信瑪頓的弟弟，足可當他的地位，而且他也必定愛我，若是我對他用一點功夫的話。

海倫有了柯克，決不會對我有破壞的舉動，因為她專愛柯克了，至於郭迪門，我從此對他很冷落。當我要搬去的前一夜，媚勤介紹有兩個猶太人給我與海倫，他

們很多錢，并且有一輛新汽車，但是說話很粗魯，他們雖穿商人的服裝，好似兩隻豬樣的胖，我的是一個倭子，站起來他的頭比我的肩臂還要低，我們都狂於喝酒和跳舞。

講起跳舞，真是好笑，我的那個倭朋友，擁着我於人羣中，好似蟹子橫行一般，實在不是個跳舞的老手，如果要他一個人獨舞，恐怕連音樂拍奏也不懂得，更何能跳呢？別的人看見他這樣，大家都發笑。

當我們跳舞的時候，只望見海倫，把我笑得連眼淚也流出來，她自己還以為誇耀，我則如害病的難受，夜已深了，舞也闌了，他們請我們大吃一頓，同回寓來。真感謝上帝，他們因舞倦了，一倒在床上就睡去，直到次日早晨，連聲息也沒有聽得，及我睡到中午才醒來，不見他們，把我喜得如一個大黃蜂樣，我想他們不告而去，決定不放東西給我的，最後在枕頭下找得二十元一張的鈔票共兩張。

海倫得了二十元一張的票子，心中非常的喜歡，他的客人留下一張名片給她，所以她天天打電話給他，但他不同音，而他的私人秘書說他往芝加哥開重要的會

議去了，每次她打電話給他，總要把自己的電話碼告訴那個秘書，以便他回了打電話給她，所以常在家坐着等他的電話，最後我勸她不要自愚，如果他有誠意回她的電話，即使他的腦子健忘，他的秘書決不會忘記她的電話碼，但她不自悟，仍然叫他的電話。

販賣海綠英的——賓魯，有一夜到這裏來，他說是明梨叫他來的，這時我的海綠英吃完了，他來得正好，他的藥料拿出來一看就好，一元錢也能買得，實在使人便利極了，如果你發了癮，只要嗅他所賣的一股香味，那就止了一切。

一元錢只能買得他所謂「一錢」的分量，那些足可過一天，也無須另摻雜古加鹼在內，若是我要力量重一點，古加鹼是不可少的。

賓魯所賣的，當然我從前沒有試過，久而用之，我的頭痛得非常的利害，他每日午後到我這邊來，若是我要三四元的貨色，他總沒有如許之多，我從來沒有由他那裏買過五元的價目，有時我謊言我要去外埠，請他多賣一點給我也不能夠，我想他不賣一大些給我的緣故，因為他要每天來，喜歡與我們談笑。

實在說罷，賓魯不過是個意大利的驢子，以他的外貌看來，比美國電影明星范倫鐵諾（註，范倫鐵諾為美國的美男子，四年前已死了），英俊得多，但是他穿得襤褸不堪，他的性情很天真瀟灑，我不明了一個人愛一個人是最足為奇的，叫莫外表生得好，不愛他就無意味。

我打聽菲麗住在我的寓所隔壁一家醫院內，所以去會她，她同我回寓宿一夜，因為她第二天要回加拿大，她原是我的老同學，我更喜歡見她。

因她到這裏住宿，我請海倫往別的地方去，我不願她看出我們的破綻，使她感覺不安，我們談得很快樂，又提起舊日在學校的一切，這是世間極有趣味的。

她現在是個看護，她說今年秋間再要回紐約當一個私人的職務，預定將來與我同住在一處，以便相慰孤單的生活。

我當然喜歡與她同住，但是事實上卻不能，她是純潔的，我實在不能與她同居，若是遲早被她查出我的勾當來，豈不使她愧死，我不過暫時與她談談，使她仍然視我如從前在學校中一個好女子樣，況且她現在不與外人交往，也決不知道我——

切行爲。

早晨起來，天下大雨，她又沒有雨傘，我只得送一件衣服與她遮雨，她說此後要常寫信給我，但從此我沒有接過她的片紙，也許因我時常搬動，她的信一定遺失了。

幾這類的郵件我失去了不少，回想安蒂也曾寄我一包東西，到現在尚未收到，實在令人懊悔，在她未死以前，能接受她的東西，也可作個紀念，我愛安蒂極了，反把她的紀念物失落，使我心痛，我曾往郵局查問，但總查不出來。

在我的寓所樓下是間賭場，呼喚骰子的怪聲，通宵達旦，賭友來往，門戶爲穿，聽說明天連我居的一間房也租定了，所以房主人通知我明天七時以前就要搬出。

我只得出去找人，忽遇見郭油門，向他借了十五元，又跑到卜魯司那裏去借一點，當夜同他居一起。早起去尋寓所，我的日記簿上雖然很多地方，但都不喜歡，後來找到七十三路的一家，頗合我意，我先付一星期的租金，就回來搬東西。

大約只有一個鐘頭，我搬到新寓所了，那裏兩間大房，一間廚房和一間浴室，

每星期房金二十七元，很舒適，客堂間放置一張鋼琴，我喜歡有機會再彈，不過電話裝在穿堂內，是美中的不足。

房主家見我每天深夜有很多的電話，同時找我的人都由樓下按鈴叫門，我知道他們感覺不安，就請他們讓我自己開，只給一把鑰匙與我，不料他們大不為然，且冷言熱諷我，他不知我的苦衷，我是靠客人為生活的，我只有忍聲住下去，恐怕他們下逐客令。

天下的事情不論如何困難，只要有錢總好解決，我每星期未到期就把房租送給房主，他們心喜，口也不言了，有天星期上午六時，三個男客在我的寓所吃醉了，我正在煎蛋與他們做早餐，而他們在我房中，跳擲狂笑，我實在對於房東不好意思，尤其是他們怪聲高歌，恐惹起房主的不安，這些人是只顧自己取樂，不顧別人煩惱，如果房主厲言責我，我也只有忍受。

我現在所接的男子，大都粗魯得很，沒有一個溫和爾雅的，明知這是我的錯誤，即會房主有意責我，也只無言的忍受，我想找幾個高尚的客人，不要使房主鄙視

我。

一日我往旅館去取信。忽有一個女子叫我的名子，我回頭一看，是一個長臉而黑的意大利女子，但我從來不認識她，她對我大笑起來，說在畢蒂家中曾見過我好幾次，因為在那裏的女子來往太多，我當時也沒有注意她，她說她的名字叫安金禮引。

她告訴我起先她也住在旅館裏，現在搬到五十一號路去了，因為有一天，一個女子和一個男子在她的臥房中，被稽查員查護，把那個女子捉去了，她跑去剖白那個女子是個良家婦人，請稽查員不要誤會，而稽查員則承認不論是好是壞，只是在她的房間找出來的女子，就認為壞貨，定要捉將官裏去，作妓女看待，因此來往她家的女子，往往容易被捉，她覺得世界的人，都是反對她的。

安金禮亞是以介紹為職的人，所以要我居住的門牌號數，她說將來一定來找我，及至我將地址告訴她以後，心中頗覺憂愁，因我不知道她是個什麼人，或者另有作用。

我恐怕她是個女稽查，一旦毅然的把住址告給她，恐生意外，所以她會來叫我幾次，我怕去得，只得推說已經有了別約，最後她又打好幾回電話來，因此有一夜我應了她。

赴她的那夜約，結果十分的圓滿，我才放心她是好人，我就將以前疑惑她的一席話告訴她，她十分的發笑，從此我時常應她的召。

我愛她性質坦白無私，就與她結成一個好朋友，她把她的情人介紹給我，原是一個意大利人名阿爾基，我直說我有海綠英的癮，她答她早已知道，我問她何以知道，她說早已聽見別人說過。

賽魯常拿藥品到安金據亞家裏來，她反不以爲忤，我很引爲欣慰，有些人神經過敏，如果你有海綠英的癮，他們百般的勸阻你，但她認識很多有癮的朋友，從不管這些，她以爲那個要吃是那個的事體，她從不加以干涉。

她那邊尚有兩個女子常來往，我深惡依瑪而愛達利，我走動這種地方的目標是爲賺錢，但粗暴的男子，總以各慳對我，每次僅給五元，反要交二元與安金禮亞。

下午我往她家去會客人，夜間就在家中，長此亦不以爲苦，照這樣的努力幹，總會得到鮮衣美食的報酬，不料反把些錢用作買海綠英，因爲海綠英有使我興奮的能力，使我一天到晚精神飽滿，不生萎靡的狀態，得以應付衆人，所以我一定需要牠。

不料一夜安金禮亞要我陪同她所介紹的客人過夜，那時我早有成約，況且我的客人所給的價十元，她介紹的客人不過三元而已，因此不願從她，她大發雷霆，并叫我以後莫去，從此我有好幾月不見她了。

有一天我往旅館去看信，忽由家鄉的安蕾絲給一封與我，那信到了一星期之久，她告訴我說安蒂死的狀況，是發信的那天舉行安葬的，親友們只來家慰問一下就散了，都沒有執紼，直往葬地，同時叔父也有一封長信來，詳述一切的經過，直使我的心痛碎。

我回到家來，深以此爲悲傷，既嘆親愛的安蒂，又感激垂老的叔父，回想我的身世，覺得她死了是幸福，免掉了這惡世間的苦痛，誰又說死神降臨是恐怖呢！她

活著的時候，常談怕在冬天死，因為那時冰天雪地，頗呈肅殺的現象，幸喜她死是在春天萬物回生的時候，家鄉的新聞紙除登載她的生日與死時以外，無一字述及她平生的經過，恐怕這是使她在地下，引為不滿的，因為她的事蹟，有很多可紀載的價值。

安蕾絲信上說安蒂死的慘狀，叔父始終在她跟前，她不願死，她那可怕病中的呻吟連鄰家也聽得出，而她仍不以為苦，照舊往禮拜堂去，未嘗間斷，我想她深以為上帝總能保佑她的。

當她在病中的時候，她仍然忠於職務，未嘗示弱，依然與鄰人談笑自若，我恐怕這是她預知快脫離此塵寰了，所以有此表示，死是最難受的，試問誰人能知道將來臨死的一幕呢？凡屬使我們覺得恐懼的，自然是使我們事先不知道，所以我們人既有死的歸結，我想倒不如安蒂離了痛苦為妙。那夜我為她那良善的靈魂祈禱，上帝必定有以安慰她。

海倫住在我的新寓所約有一個月，她也是個欺人者，長向我假衣服，或叫男客

在我的寓所幽會，但她是我的好伴侶，我極喜歡她，也不計較這些。

福特與魏麗梨自戒掉了癮以後，就往阿特蘭替克 Atlantic 城去，他們比有癮的時候快樂得多，當他們離開此間的時候，彼此發誓說直到死了再也不摸海綠英。

他們去後不上一個星期，誰料得福特急回紐約來，他說他對於海綠英尚能守着至死不摸的誓約，但魏麗梨實在禁不起，她原想維持誓約只三天，也是不能夠的，所以他特來紐約買海綠英與她，他當時百般發誓說他實在已戒絕那種惡嗜，以我推測，恐怕未必，因為他所說的，很多使人懷疑。

海綠英對於任何人有一種降服的能力，如果那人一天故意的發誓說情願自殺，決不吃海綠英的話，他明知這是對的，但事實上反吃得更多，因為凡是鬼鬼崇崇的人，最容易有這樣的表示。

福特到了紐約只兩天，他與海倫發生了熱烈的愛情，他對她很真心，不久回到阿特蘭替克將魏麗梨仍然搬回紐約來，住在第六十號路的一家旅館裏，各項費用都是她付的。

一天，福特偕她到我家來，并介紹與海倫相見，當時海倫也往旅館去回看他們，我預料此舉定是不妥的，因為福特和海倫正在熱戀的時候，她抱着了野心，對於魏麗梨必生妒忌心。

有一晚，我們都在福特寓所，我心中為魏麗梨痛得很，因為她頭一晚吃醉了，結果生了大病，有癮的人當以禁酒為妙，況且他們曾就醫戒過，否則腹內如絞腸症般的痛，睡也睡不着，我坐在她的床邊上瞧着她，實在沒有辦法，我為她難過得很，因她仍然想戒除這種癮疾，我明知道這是不容易的事。

她會鼓起勇敢來，與那癮魔力戰，但不久氣盡被征服了。不管你有不少的毅力，如何的苦戰，而那癮魔常常侵擾你的腦中說，只要有一陣海綠英的氣味，就可減輕你的痛苦了，試問你能再接再厲麼？，我想你也知道癮魔有使你昏迷和健忘的力量。

如果癮者有時集中勇敢與志意去戒癮，那種痛苦的經過只有天曉得，事實也會教我受過，一個人想戒癮，是絕對不能夠吃酒的，直到戒掉了以後過一年才能夠吃

，有的人想吃酒可以幫助他們忘記了癮，這未免太愚了，殊不知你吃酒的時候，正是使你接受病，增加癮的威風，以致無法抵抗了。

這時我不知道如何救她的苦況才好，只有以溫言安慰她，海倫因發了妒忌心，就與福特爭鬧，其實他早已不管魏麗梨的死活，不過利用在她的寓所暫住一下。

自我去的那夜以後，他的病勢日益沉重，她請施丹雷醫生療治，她不管病得如何，總要叫理髮的將頭髮梳好，穿着便衣，極表出一種病態的美來，以迎合施丹雷的意趣，因此不久他們兩人就發生了關係，施丹雷勸她搬一家高等療養院去療養幾個星期，她去後我早料她不是爲療養她的痼疾。

果然不到幾天她到紐約來，在施丹雷的診所隔壁租了一間宿舍，那宿舍是在一家大樓上，從此他們演同居之愛，結果終於破裂，反惹起她無限的苦惱，先是施醫生覬覦她的錢財，假託能治她的海綠英的痼疾，她受了一場吵鬧才搬出來。

不久她的丈夫爲要與她離婚而找着了施丹雷，那時她未得到出妻的贍養費決不承認，不料施丹雷反助紂爲惡，妄作見證的詳述她與福特同居的經過，并告訴她的

丈夫，說她是個根深蒂固的癮君子，本人曾經醫過她，至於她和福特兩人在阿特亞替克城休養的一段，更說得有聲有色。

他又說。她住過療養院，關於他自己與她姘住的一切鬼鬼崇崇的都一個字不提，只告訴她的丈夫一些真明確據的事，所以她的丈夫取來作證據的材料。并且給了一些酬勞費與他。

當時她丈夫根據施丹雷所說的一切，進行離婚的訴訟，紐約各報視為一段動人興趣的新聞，爭相登在重要的欄裏，但沒有一句話涉及她是個癮君子。

不料一張小報名百老匯路的，詳載她是海綠英嗜好者，遂引起幾家舞台經理的注意，雖然她處於禍患交集的時候，而那幾位經理忍心拒不聘她，這都是壞狗——施丹雷暗中的布置，實在世間少見這種不存天良的破壞人的生命的，有此殘酷手段，而反被遙逍法外。

即使我認識那家小報的編輯，我必親往揭穿這一切，把施丹雷和她的關係逐漸告訴他們，也使他受應得的處份，但他們一時被他所愚，不主持公道，我信沒有人

的冤是長沉大海而無伸白的一天的道理。

不久美國月報上登載魏麗梨已被判了有期徒刑，正在坐監，關於這項新聞載滿了七八面之多，我讀了以後，我真不相信，我想昨天的日報上，不是載她出了醫院，態度如常的消息麼？我知道她是個病苦相連而無抵抗的女子。

魏麗梨是以舞台工作爲生的女子，這樣的惡作公開的新聞登出來，舞台的經理們都遇事難爲她，連一片麵包也不給她爲活命的養料，觀衆也表示經理的舉動爲合的，也無一人對她表點憐憫。

回憶二年以前，一個婦女因爲犯有謀殺富翁的嫌疑，以致報紙登載她一些壞新聞，不料她後來去作電影明星，反得到最高的薪水，但現時就批評得這樣的嚴寒，人生在世，真有幸有不幸的遭際了。

再拿史油門夫人來比罷，她反因與丈夫離婚而出名，各舞台經理爭相羅致，奈何上帝待魏麗梨如此的淺薄呢？

我明白了，因爲經了報紙的紀載，社會上的人都知道她，互相謾罵，其實也沒

有一個親見過她，正所謂一人曰可殺，千萬人皆應聲曰殺之，盲人誑盲，遂陷她於不能自白的位地，也許她是個癡君子，一般人深惡她，因為女子想從事舞台的工作，第一要有健全美，才能號召觀衆。

海倫自搬到同我住以後，從未分一文錢給我作費用，我愛她與我做伴，所以也不在乎，不獨如此，我并且極力幫助她，她連我的襯衫也借去穿，我想以我寂寞的苦，正要這樣的伴侶，光陰真快，我與馬頓破裂了不覺已有六個月，我沒有一刻忘記他，即使我與別人在一起，也是一樣，但是我一見了海倫卻似有些例外，能夠忘了一切。

福特是個富有引誘力的人，但海倫和他因事破裂而離去後，她也不管我了，她從此也沒有去做模特兒，也許她操這種業的時光過去了，她常常抱怨上帝是位不公平者，但我想她的毛病是懶，不然，以她的身材合度，面孔漂亮，定能見重一時。

在她搬去的前幾天，我登廣告分租我的寓所，但沒有女人來問租。

有天上午我同海倫出外閑走百老匯路一帶，忽遇着一個美少年，舉動豪邁，坐在一輛新紅油色車上，我們走近與他打個招呼，就一同坐在車內，他告訴我們說他的名子叫易狄門，是紐約聞人漢永的姪子，與名震四海的笑匠明星禮委司在七十九號室同住，他像是一位富翁，又告訴我們現在一切的事業。

我們把車開到一家百貨公司，他買給我們一些素來心想的物件，毫無吝色，又到一家化妝商店買兩瓶好香水給我們，從此就成我們的入幕之賓。

次夜他又帶我們往舞滿星旅館去，那裏的人們好似都認識他，他的跳舞很好，我們歡樂了一夜，天亮回家的時候，就便在永賓餐館吃早餐，我希望那時馬頓適在那家館裏，叫他看見我能同這位出風頭的少年相好，使他生妒忌的心，但是他不在那裏，我并非以此忤觸馬頓的怒，其實想要他知道我現在與這特別的男友如易狄門樣的人來往，叫他生醋而來，重溫舊夢，因為我常等待他。

海倫臨去的那一夜，我們都留得有客人，她把行裝束好了，同客人一齊去，我們往一家中國飯館吃飯，客人沒有汽車，只得坐了一乘馬車。

從此海倫的行動秘密得很，有一種流言說她與那夜來的客租了小房子，置我不聞不問了。

我現在十分的寂寞，惟願她離我以後，遇事平安，我不是個幸災樂禍的人，不料消息久疎的她，忽一日由河拔湖寄一封信來，要我匯五元錢給她買襯衫，我回了一封拒絕信。我的房子在七十三號路，我一人卻嫌太大，又無法維持，只有再作借債生活，但我借債的地方很少，只得登廣告，召一個女子同住，既能爲友，又可減輕擔負，最後被一位老婦人來租妥，她原是個梳頭媽子。

這時笑話也開幕了，我那位同房的老伴最恨的是新鮮空氣，我每天上午四點鐘回來的時候，四面的窗子都緊關着，連窗幔也放下，所以一點新鮮空氣也沒有，她睡得鼾聲動地，也不覺得難受，我則不然，睡的時候，要將窗戶大打開，才睡得痛快，她說窗戶開了，受了風，就要得肺炎病，我也不願與她苦爭。恐怕相打起來。

她又疑惑我的品行，批評我的男朋友，有一次她誣賴我的男朋友把她的自來水筆拿去了，其實沒有這件事，不過是她想藉端起鬧，到了一星期，她就收拾行李搬

去，我也很願意。

我沒法只得又登廣告召租，這時有個很年青活潑的女子來問，但是我不租給她，以她的美貌聰慧，我固願和她同住，以慰寂寞，爲什麼我藉辭拒絕她呢？因爲她是個完好的女子，以我失身莫贖的人，何忍坑害別人，假如她搬進來，受了我的惡影響，使她入了墮落的迷途，我將何以自謝呢？我情願不要租金，也不分租給她。

因此我尋不得一位合宜的女房客，而擔負又重，所以我另租得一家較小的宿舍，在麻哈賴路，我將要把行李收好了的時候，忽然有個女人跑進門來，回頭一望，原是舊房主——安蒂生夫人，她一手捉着我的肩臂，使力亂搖，露出一副如將砍下來似的豬頭面孔，直像個巫婆子瞧着我，把我嚇得要死。

這種惡劇降臨是司空見慣的，我只有把我較新的衣服送給她，求她原諒我的貧困，并非是有錢不還的人，雖然我這樣做，也不相信我，我只得求她出去談，恐怕房主見了不便，她反拖我到街上去，大聲的責罵我，遂圍了很多，更使我狼狽不堪。

後來被人又勸進我的宿舍，求她不要高聲大叫，她才坐下，我說我實在沒有錢，袋內只有十元，她的欠款不論如何容緩一點，是定要還的，好容易求她答應了，就拿我所餘的十元，作爲了清鋼琴費。

她坐着百般的咒罵我，由一個海綠英的癮君子以及於騙子，都罵到了，臨走的時候，又說像我這樣的人，活在世界上，倒不如由窗樓上跌下去，把頸子折斷而死還是好報應，罵我喪德敗行，爲人類一個害羣的馬，我那時只把她當作瘋子，不然，試問那個稍有心肝的人，如此侮辱別人呢！

她下得樓來，又向房主宣布我的一切，欲唆房主逐我出而甘心，她說我是個壞女子，不要半個鐘頭能數出我的罪惡，用運貨車也載不完，慈善的房東不獨不聽她，反向我說以後不准這位瘋婆子進來，我很感謝她，一面想急搬去。

我住在這邊，安適得很，本來我想作長住，怎奈我是借債度日的人。

海綠英毒販——賓魯也常到我這邊來，有時還帶着他的朋友——丁克，我與他

談得很合意，他待我也真心，有時我發了癮，他即代我買特別加重力的海綠英，是

價廉物美的貨，他決不讓我吃所更愛的古加鹼。因爲那東西更傷人。

在麻哈賴路的新寓所，鄰近一百十號街不遠，五間房子和一間浴室，只租月費八十元，當然我不能先一同付，房主應許我按星期付，我覺得這邊很不舒服。

起先房主好似很疑惑我的，頭兩天我的電話都是電話生代接的，因爲我操這種賤業，每搬到一個新地方，不得不將新地方的電話告訴人，使他們好與我接洽，我們這種女子，因種種關係往往由甲地搬到乙地，總要有了一星期之久才能恢復一切的舊觀，甚至有很多人仍照舊往老住的地方去。

我這個房主是個鬼婆子，從前聽說她是個旅館的電話生，現在退了職，所以明了此中黑幕的一切，我的行動被她偵悉了，當夜就要我搬出去，連箱子多放一夜也不可，當我的物件尚未收好的時候，她坐在房中催促，我深恨世間最殘酷無情的事，只有婦人做得出。

她的一副鬼臉，我怕得很，一身橫肥肉，我的嬌小身材如何能與她比擬呢！我請求她不必要我速於搬去，因爲宿所尚未找得，她反把一架鬧鐘向我臉上擲來，罵

我是個下賤貨。

她的情人和我的汽車夫都在外邊聽到房中起哄，就進來解勸她，我受此奇辱，所以大哭起來，以致於哭倒在地板上，她恐怕惹出事來，也就停止罵我，其餘另有兩個男子見我生憐，我都不認識他們，把我由地上抱往汽車內開走了。

我叫汽車夫開到四十六號路去，到了那裏，我應給十元的車費，但袋子裏是一文莫名，我不知如何得了，汽車夫跟我跑了半天，我打電話向朋友處借，怎奈夜靜更深，無人接應，我又往一家店裏去借，願將錢袋作押，他們也不肯。

我急得無法的走回來，坦白的告訴那車夫，說我是做什麼的，現在一文錢也沒有，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錢，但我是極講信用的人，如果他見信的話，請他從緩來收，他當時見我的情形，立刻答應了，不過他說他是一個公司的小車夫，最後的應許尙屬經理，所以他即打電話與經理詳述一切，經理回答只要我能明晚六點鐘照付，也行得，他臨走，我連小眼也沒有給他，對他作抱歉的話，他答不要緊。

這個貧苦而同人情的汽車夫，叫我如何忘得了呢？，他問我如此深夜，想在那

裏投宿，我說一點目的地也沒有，在街上暫走着，如果會見朋友再說罷，若是公寓能容我，我就往公寓裏去，他聳着肩，搖着頭，替我嘆惜再三，不意一個心如鐵石的車夫，也對我表同情了，最後他祝我遇福，乃跨進車子開去，我在路旁以目相送，直到不能見了。

躑躅街頭許久，才尋一家公寓，因為我帶有行李，不當時交錢也行得，臨睡的時候，不覺痛哭起來，回想我在家鄉，如同別的女子一般的受人尊重，今夜反在紐約街上，找不得宿所，向汽車夫欠賬，向不認識的人借錢，鬼鬼祟祟，以求自活，我想謀生如此，倒不如由窗上跳出自殺了還好些。

早晨起來，就出外亟力設法借錢，但一文也借不得，約定今晚六時要給車費，而公寓的費也要應付的，我無法可想，只得把心愛的幾件衣服，托谷永夫人賣給丹曼，共得十一元。

那晚我應車夫的約，跑去還他的車費十元，餘一元送給爲小賬費，這都是應當給的，我則仍然拮据起來，一文無餘。

第六章 殘花淚

現在我已承認自己的墮落，這墮落是完全由於深染了海綠英的緣故，不然我決不會墮落有如此的速度，要賺錢作止癮的關係，也不得不犧牲一切，如今日我將衣服賣得十元，還汽車費，就是顯明的證據，若我沒有海綠英的癮，決不會如此的困難。

回到房來，坐下熟思一切，我已經成了一個什麼人？我又有什麼希盼？現在我是孤單無依而住公寓的弱女子，既無一文錢，又沒有一個朋友，也找不着一個可說是患難相救的朋友，有的男朋友，不過是需我作度夜的玩具，有的男朋友，不過是賣海綠英給我的小販，他們來到我的寓所，各人有各人所欲的利益——洩慾與賺錢，試問我在貧困交集的境遇，那個肯借半文錢給我救濟？至於女朋友呢？她們叫我出外賣淫給他們的介紹費，這種殘忍取錢的方法，不異用條皮鞭子打在我背上，威

迫我多接些生意，以飽她的錢囊，女朋友，都是些貓，狗，拆白，殘酷，騙子之流。

我睜眼受了人類的恥辱，也鼓不起勇氣來謀脫離，只曉得坐在房中哭，我所住的房子，也得不着自由的權利，因為我沒有錢給房主，不論何時有逐我出的理由，全世間沒有那個能知我的痛苦，我更加思慮，更加沒有路可走。

我閉居在旅舍將近一星期，馬永的姊妹和我同居在此間，倒還時相親近，每日我是垂頭喪氣的不願去應酬客人，你要知道凡在歡喜快樂的時候，才好去應酬客人，因為他們出錢是買歡樂的，試問誰人來看你的苦頭喪臉呢？，我現在不能夠假作調笑的表現去趨奉客人，如舞台上的扮劇員作一些喜怒哀樂的狀態以娛觀客，假如我有一夜感覺得憂愁，就不能出去陪他們開心，倘強與為歡，豈不更使我難過。

我尋見了賓魯，由他那裏賒了十兩古加鹼，我謊言是代石迪娜和其情人所取的，以這大份量的東西，若是他想是為我自己用的，決不願給我，好在他因為假期要出外旅行了，我乘此撒謊，他查也查不出來，他也相信我是很誠實的，這項欠款也

必還他，其實我此時也不知道將來那有款還他，誰又知道我那時不是爲了此款被逼而自殺呢？

我將古加輪拿回來，服了很多，那量數足可使人發暈，甚至於神經陷入狂亂的狀態，那時我也不管，照這樣縱情用了三夜，頭暈眼花，我不以爲苦，反說這是命中所注定的。

最後我把自己的房門上了鎖，總想睡覺，藉以休養，但不能夠，我想若是洗個熱水澡，使我疲倦一些，定可以得睡的，就將浴盆上的熱水龍頭放開，我不遲疑的下去。

這時我的腦袋好似快要爆裂了，鬚髯聽見馬永的姊妹在隔壁房裏，如同我和她在菲列得菲亞的情景一般，我喚女侍者進來問我房中有什麼人？她堅答沒有那個，我大聲疾厲的責備她是欺我的，因爲我明明聽見有人在房裏說話，她見我的神情失錯，害怕起來，以致於跑出大叫。

她去了以後，聲音忽然繼續起來，我明明聽見有很多人在那裏有笑有說，我走

近牆邊要定個確實，忽然有一道光射進房來，好似射遠燈一般，照得全房都是亮的，回看我的本身全是赤裸裸的，這時我怕走近窗邊去，因為這道光在房中盤旋不已，我蹲伏在熱水裏，水漸漸冷了，我冷得顫叫起來，這時我出了浴盆，要想躲避那道光，但我躲在什麼地方，那光照在什麼地方，四面盡是男女瞧着我，用指頭指着罵我，又向我要錢，打我，尤其是安蒂生夫人要傢具費要得更兇惡。

我此時好似陷人冰窖內，急呼馬頓將我救出來，不料他反在旁瞧着好笑，我又叫叔父快領我回家，但他也不見來，只好再呼上帝，耶蘇，及於聖徒，也沒有那個聽見得。

那道光忽然收斂了，只聽得馬永的姊妹在大廳上歷數我的罪過，并有很多稽查在那裏，安金禮亞和她的朋友也參雜其中都說我許多的壞話，個個人說我不是個好東西，世人若用石頭將我打死了，反到清淨得多，稽查員同聲說要把我送入監獄內，我急忙跑進一間密室，鑽進一堆舊報紙裏藏着。

聽見他們要用器械破壁進來，我又跑到浴盆中縮躲着哭，我想他們看我這種怪

樣子，必圍着嘲笑我。

我求他們讓我穿上衣服，好和他們去，四處又找不到衣服，當時把一條洗澡長巾圍着下體，我忽記起我手中尚拿着一些古力鹼，趕快放在梳妝台上。

我告訴他們說我病了，他們反不相信，我就要求他們讓我去打電話給醫生，及至電筒放下了，才知道這些都是夢想呢。

過一會，忽聽得敲門的聲很急，我的神志更加清醒了，我問是誰？外邊答應是醫生，我這時猶有方才以受的餘悸，我怕開門，恐怕尚有警察在外環伺我，不料我只記得施丹雷的電話，來的醫生果是他，假如他認識我於稽查監視之下，豈不叫我更愧死？

他走進來，我才清醒了，以上的一切都是意思的，其實只我一人，在房裏，但他承認是真有病，就送我往一所野戰病院裏去。

由房中移過公寓的客廳直達病院的情形，我都記得清楚，以前癡狂一切，都是因爲用多了古加鹼的緣故。

自我清醒了以後，把衣服穿上，我問看護將我送到那裏去，她說將我送回去，我謹從其命。及至我看見了比尼諾的野戰醫院，才曉得我要去的地方，我哀求她們不要把我送到那裏，說我一到了那裏必定是死，但她們不聽我的。

到了比尼諾野戰醫院，將我強拉到一間大房裏，那邊只有兩個門，右邊的門是直通放屍的太平間，左邊的是爲人行要路，真使我驚心駭目得很。但是右邊的門倒是我較樂往的一條路，因爲人能得死，可以脫離苦海。

次日上午五時許醒來，她們給我一點嗎啡服了。

我發見我所住的病房是專爲精神病的，并且臥在一張病况猛烈的床上，雙腕用極粗的布繩捆着，穿得極粗的病人衣服，我想若非我施過一次厲害的決鬪，她們決不會如此的捆我像個瘋狗樣，因此我痛哭起來，看護婦因職責的關係，也不敢擅自放鬆我，她們罵我所害的病是最卑賤的。真使我慚愧極了，只有上帝曉得我，何必介意這個不知道我的人的話呢？

當日近午，我又由野戰醫院移往一所簡單的療養院去，雖然我鎮靜了好多，但

服了過量的古加鹼，痛苦仍未退盡。

第二天看護婦要我起來，我的身體脆弱得很，幾乎失了四肢的重心，站也站不起，我哀求她讓我多躺一刻，但是不准，我想也許是她要我試試有沒有走路的氣力，所以我扶定病床試試，我覺得我的兩腿軟得如繩子一般。

纏綿了幾天，我才恢復一點勁來，漸能坐起，也能站得一會，每天她們也要我走幾步，最後將我移往別一等病室裏去。

這時我所服的是藥，但不如嗎啡的需求，足以安慰我，我想吸煙真想死了，有一次施丹雷醫生來看我，我乘機由他的衣袋裏偷了幾支煙，不久被南醫生查出，問我的煙是由那裏得來，我據實告訴他，他就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裏，勸說了一番，教我以後把偷東西視為犯法的事，他待我很仁愛，并給我數支香煙。

我調養將復元，夜間也常起來走動，所以脚步的響聲，擾動了看護婦們的清夢，她們異常恨我，實在我睡不着，只有走走，才能遺忘我的一切。

離院的先一天，有個女子名叫范雷，也是服麻醉藥的，不意中我在洗臉室遇着

她站在那裏，不言不語的拿着一袋藥品，我不知道裏面是屬那一種。

她被藥麻醉得不省人事，甚至於她手中所拿的東西也不曉得是什麼？，所以我走近她面前，由她的手中取來一看，那藥品好似二年前的陳糖，我趁着這時也吃一點，第二天看護婦們向我說那是毒品，人初吃的時候，不覺苦惱。

不久，看護婦們查出同事中有一個人暗給嗎啡與我，當場就隨責她，她平素對我很仁愛，我特向南醫生稱贊她是很忠於職務的經過，我說我的疲倦是因為睡多了，不是發癮，她們都知道我是撒謊，她們都明了我的毛病。

我求她們不必指摘那個可憐的看護婦，因為她實在沒有給我什麼東西，她們答應了，我才欣喜，直到次日，我仍然是昏迷的，我知道有癮的人除了多睡以外，才能忘記一切。

次日施丹雷的女僕到院來接我，但是院長郭魯醫生不要我離去，我不答應，因為我與女僕商量好了，女僕就代我收拾行李，除了一件粗舊的晚衣以外，沒有那一件衣服可穿，想起真要人哭起來。

不一會，郭魯叫我到他辦事室談了許久，他勸我此後要努力成個好人，學一個行爲高尚的婦人，他似不以我往別的療養院爲然，又似乎不大信任施丹雷，我這時進退維谷，只有說當照他勸我的話而行，同時問他對我有何良策，以爲善後。

他告訴了我很多，最好要我回家鄉，他說在家中必有人給你以後的幸福，不要離了叔父，在外任意放蕩，我答我當謹遵他所對我的好意，他又說如我再來院調養，他極歡迎我，最後勸我努力約束自己，才放我走。

我和施丹雷的女僕跳出門來，叫了一輛車子，直接駛往他的辦事室，我告訴他說我現決心戒除嗜好，求他幫助我。

從施丹雷醫生那邊接到叔父的信，說只要我真有心戒癮，醫院的各費都願負責還給，但是要賬單直接由醫院寄與他，並要經過紐約的易牧師和他的律師證明才有效，我這時也知道我以前過於使叔父對我煩惱了。

施丹雷對於這件事很懷疑，他說叔父好似再無法管束我了，這不過是最後的表示，我笑施丹雷不明了一切，當然我更不敢對叔父有所怨尤，因爲我以前的一切，

足以傷碎他的心，叔父在家鄉是有地位的人，即全明頓的人們都是好善的，我的行為足以使他們爲可恥，除了叔父就沒有人管我的閑事，其實我也沒有存心去傷害那個，現在我要發誓，我立志要悔改。

這夜我在佛克林公寓暫居，魏克司夫人來看我，我們同出散步，這時覺得有點發癮。

別了魏克司夫人回寓，不久施丹雷也來了，我們坐着談了一會，他讀報給我聽，報上適載魏麗梨一段新聞，我不知他有點感想否？因爲魏麗梨服了毒欲圖結果她不幸的人生，我深恨他對她的殘酷，但誰知我又蹈進她的舊路呢！

次晨我往東埠（Eastport）去戒癮，施丹雷送我到車站給我一包嗎啡，爲我維持到療養院的藥品，他又代我買車票，但不給錢與我。

在車內遇着一個美少年坐在我的隔座上，當我們到了埠，我餓了，又沒有錢去買食物，那個少年就同我往百貨店去，買很多東西給我。

公共汽車到了，我在車中又遇見個長而黑的人——狄克生，我們一路上談話和

吸烟，頗不寂寞，他看來很好，沿途森木蒼蔚，野景宜人，我欣喜我能離開紐約一年，賞此風光，加之新鮮的空氣鼓醒我實在快樂極了，我覺得如果有個好希望爲我留着，必先要找得這種好環境休養一年，再回紐約，必定成個新女子了。

療養院有兩幢大廈，一幢是爲院長辦公室，凡屬發狂，和經神衰弱的病人住在那裏，分做三間病房，其餘的客堂，飯堂，廚房，洗衣室，均在內。

第二幢大廈離第一幢有三分之一英里的遠，凡屬戒癮的人都住在這邊，我與菲雷醫生接洽以後，就定住在這邊，我很喜歡，因爲狄克生也在這邊。

長途多勞，疲倦極，這時腹內頓感飢餓，看護給我一些牛奶餅乾雞蛋之類爲充饑品，我等不及把行李理好就想要洗澡，但沒有精神，只得躺在床上休養一下。

睡了一會兒，打起精神，洗好了澡，穿上一套白色的運動服裝，雖然這是很簡單的動作，倒使我吃力萬分，施丹雷所送給我的嗎啡也完了，我相信在此間是得不到一點的，因爲施丹雷的介紹信上，說我現在不用止癮的藥品。

我既沒有藥可服，但癮也未完全除掉，上次在醫院的時候，每日服四次，都是

我自己購備的，不料這次施丹蕾送我一些，反把癮提起來了。

閑着無事，攜一個小孩出外散步，想藉此遺忘我的需求，心裏正在這樣想，但渾身發冷了，連步也無力舉起，後來吃了一點熱水才止着。

回到房中，寫了一封長信給施丹蕾，再走出屋外，隨意散步，一個人在這邊覺得太寂寞，幸得新鮮空氣鼓動我的興趣，我承認鄉村生活，真含着有人生的快樂，若與熙熙擾擾的紐約城相比，不異天壤之別，我獨自思想，我若今後恢復了康健，我也要首先除絕一切不良的嗜好，把我自己由毒淵裏拔出來。

這夜天氣晴和，星辰燦閃，暗想住在此間的人，不是染不良嗜好的就是病夫，爲什麼我沒有康健的時候，消受此良宵呢？惟願安蒂在地下有靈保佑我早復康健，以便享受人生至樂之境，坐了很久才去睡，這是我頭一天到此的經過。

次晨一亮就出外呼吸空氣，屋廊下坐着一個男子，極其漂亮，爲我生平所僅見，他穿一件白色的上衣，下邊是用打哥而夫球的裝束，後面有個侍者侍候他。

他一見了我，立即起身趨來與我談話，他好似在紐約相識我，並且作一種久別

重逢，笑話連歡的模樣，我當時心機一動，就請他同去走走，他的侍者趕快跑過來，把他扶去仍坐在屋廊外邊，我只得走去。

夜間，我睡不著，遍身的骨節是痛的，如分裂一般，神經糸也震得難受，我必定痛得要發狂，這時連肌肉也彈抖，面色大變，我跑起來走，自己告訴自己說，這是我要拿出勇氣忍受的時候了，我試想以前一切快樂的境遇——童年的回憶，與馬頓同居的滋味，鄉居的快活等等，欲排去一切癱的痛苦，但結果等於零，

我將衣服穿好了，沿着全屋的走廊下去，想找得人救濟我，不料見得狄克生，就向他討點嗎啡，他給我一點東西服了，但不是嗎啡，因為我一人靜得要死，請他到我房中坐坐，他推卻不去，我只得回房，想看看書，怎奈腦子不安定，想睡也睡不得，一心只想有一個男子與我談談，以忘却一切，但誰也不來安慰我。

我要有人到我房來，向我說些增加勇氣的話，以鼓勵我，全幢房子的燈亮熄了，冷靜得很，現出深夜的恐怖，我害怕起來，哭得如一個孩子般，走近窗前，只聽得外間萬籟無聲，這時頭又痛，心如紛碎，只得時而起來走，時而取書看，時而做

手工，總沒有一椿能鎮靜我的。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尙有此種的現象，定是陷於一時的癡狂之中，所以事前我將衣服穿得很厚，因爲冷得緊，這時我出屋來沿着大路走，直到大門，門外就是馬路，我不知道我這時要做什么？往那裏去？我知道這是夜半，也不敢擅自出外走，只想找個伴談談。

馬路上行人稀少，雖有幾部汽車過去，我叫他們停止也不答應，最後有個人駕着一部腳踏汽車，旁邊有個座位，我請他上去，他就答應了，我只向他說我餓得很，請他代我搖個電話給賓魯，叫他把我所存的手巾和糖果送來，這是我和他要海綠英與古加的隱語，只爲我們從前約定過，只有賓克自己才明白。

那個人將我開到一家小飯館內，買些食物，我吃完了，我請他就便送我回療養院，他不許，只求送我在往療養院的路上，以免我迷失路途，他也不許，我因怕就哭叫起來。

當時有個巡警進來問我在這個夜靜更深要往那裏去，我就假說我和這個人出外

旅行現在往紐約去，不料他向我惡作劇，停在這裏，他告訴巡警說本來不認我，不過在馬路遇着我說腹中餓了，他因生了憐憫心，送我到此地。

那個巡警見我所穿的衣服，知道我是某療養院的病人，當叫那人去了，把我就送到警察署來，我當時請警長送我回去，因為我沒有告訴醫院的人私跑出了，有犯院章，若被他們查出，必定面責我。

警長問有沒有錢雇車回去，我說沒有分文，他說怎好無錢能雇車呢？我說容後再給還車夫，我知道他決不會讓我單身去的，所以做出種種使人可憐的樣子。

他們一面打電話通知療養院，一面又叫了一部汽車，並命兩個巡警保護我回去，到了療養院，除了夜班的看護婦外，沒有別人知道，這是多麼可喜的事，不然，叫我如何對得着菲雷醫生呢？

第一幢大廈的夜班看護婦——郭雲女士，極好談話，臉像一把打仗用的斧頭，我只見面便知道她是有嗜好的人，她有一隻鼻孔差不多被古加的毒冲去了，她既不反對有癮的人，我開誠對她說也不怕什麼，她辦事的房裏，有個大瓶，上面標明

是『郭雲的嗎啡混合液』，這就是她有時應用的東西，當然他的癮不大，但醫院爲她的快愉起見，所以把許多給她，有時她還要由治病人的裏面偷一些。

日班有個看護很活潑，我想與她結爲朋友，必定使我快樂。

進院以來，我與菲雷醫生見面的機會很少，有一夜我腹中作奇痛，郭雲與幾個可惡的婦人閑談，不管我的閑事，我因爲那夜跑了出去，後來巡警送我回來，醫院的人，恐怕我有發狂症，所以要我在第一院住，我想這邊是菲雷辦公的地方，我痛得叫他，他也不來。

有一天叔父寄錢與菲雷交醫院的賬，他順便叫我去教訓了一頓，他說我初來的時候就知道我是無希望的，如從前到這裏養病的極下流的紐約女子一般，他指出我仍然偷服藥品的證據，以我的聰明，家庭的清白，爲什麼甘自墮落而不回頭？

他的仁愛我是很感激的，我說當然要自拔的屏除一切的嗜好，後來再回家，重新做人，我那時所能想得如何好，也說得如何好。

我住在這間發狂的病人室中，把我弄得污穢極了，頭一星期感覺得十分的不安

，不久也慣了，我在這邊已有了四星期之久，不能再回到卜羅克大廈去（即第二幢大廈），起初兩星期連房也不准我出來。

因為我在紐約居久了，很喜歡鄉間美麗的生活，出外穿的是舊衣服，也沒有人譏笑，走的是青草地，比水門汀的路輕軟得多，鄉間使我覺得自由，我自己生了一股興發的朝氣，我最愛在日光下睡，恨不得連床也搬出來。

我接到施丹蕾的信，我幻想我對他真有愛了。范頓夫人送兩捲夏布給我，一捲是藍色的，一捲是紅色的，我自己留紅色的，把藍色的送給郭雲，我們晚間以縫衣爲樂。

最後我在這邊的一星期，院長要我與郭雲出外閑走，但她是夜班的看護，所以每日要到下午三點才能來約我，我們最愛往布朗鎮上的百貨商店去玩。這是一家很齊備的鄉村舖店，冰結凌也有賣的，所以我更加愛去。

我的體質仍然未復元，無有氣力能走遠路，所以頭一天我們去的時候，我預料我在沒有達到目的地前，就會累死了，果然剛走到了，累得動彈不得。

當我順便靠在搖椅上睡的時候，郭雲正領受鎮上少年人們所給的嗎啡，其實鎮上一羣的老癮者，每日都趨集於此，我睡在朦朧間，忽聽得郭雲向那些人談些療養院中不可思議的故事，內中有一段是敘述我在某夜如何逃出去，衆人的眼光齊轉到我的身上來，他們鬼鬼祟祟的態度，比紐約人來得更利害。

我與郭雲每次到此都沒有錢可化，當我來的時候，他們送給我一點藥品，因為他們以爲我必常往紐約去過癮的，其實我需要得不得了。

有一次正在回院的路上，會着兩位鎮上的相識男子，郭雲和一位談此院中的事，使那人聽得臉上現出一種驚慌的狀態，郭雲的一面副斧頭臉，更顯得十分的神氣，真是一幕滑稽影劇。

同我的一位問我實在有沒有癮，他說我的面上現出有癮的樣子，所以敢問我，他又說他從前曾染習過，但現已戒除，如果我真有的話，他過幾日就把些海綠英和古加鹼摻雜在糖果中，送到療養院來給我吃，陌道相逢的人，我當然不相信他，走到院門前，他們就別了我們。

過了幾天，果然有個人來院，請菲雷醫生引他見郭雲交一盒糖果來，指明要給我，郭雲對菲雷說這人是我在馬路上所遇見的。

她把糖果交給我的時候。盒子早已開了，她最好偷藏別人的止癮藥品是無疑的，她說盒子裏沒有盛什麼多糖果，但我總不信，我想那人決不會對我惡作劇。

後來我在郭雲的房裏，不意中找得古加和嗎啡出來了，她一時良心發現，給我一些，所以我們兩人都過了幾天快樂日子，但安知又不是惡運呢？

我查出那天早上在屋廊外所遇見的漂亮人的姓名——羅司，不久他可以出屋來隨意行動，所以每到夜晚，他必敲我的窗子爲號，我便開房讓他進來談談，覺得他極有趣味。

他是個美術大學的教授，住在康涅狄格（Connecticut），在紐約的時候，居大學教授俱樂部，他結了婚，家中頗富有，交遊寬廣，連巨富翁白理士也認識。

不久，院長又准他出入自由，並將他的汽車交還他，他又常常駕到城中去，買些冰結凌，糖果和化妝品之屬送給我，因此我們的交情愈見深了，他向任何人說他

在紐約就認識我，并說我的丈夫是個著名的裁縫師，衆人也似深信無疑的。

接着格林南又來院向人說，我曾在曼麗地方入過某著名學校，他是素爲人所信仰的，又不是院中的病人，所以一經他的口，無人不見信我，大家都以爲我在紐約是朵交際明星，才能認得這些上等人。

我快要離院的一天，有幾個女子和我由潘美兒看護爲指導，雇一部汽車，開到風景如畫的——柯莉島去(Coney Island)，我們在那裏有吃有玩，快樂極了，後來又提倡往新天堂(New Haven)附近的安樂園 沙汾巖，他們說那邊是雅里 Yale大學學生露宿的地方，但是我沒有見一個是形似雅里大學的學生模樣的，也許這時正當八月，大學已經放了暑假。

遊罷歸來，格林南猶等着我，他曾與菲雷醫生談過我的一切。因爲他們大家都是好朋友，我告訴了他剛遊的地方，就同他坐在走廊下暢談。

全院中樣子迥異的就算是杜府醫生，他的體材很高，由臉上一觀即知道是個法國人，他到什麼地方，就使人特別的注意，他受博士榮譽只有幾個月，被菲雷聘請

來的，他來此院已有數年了，我恐怕他將在此間了此終身，他也是個病入膏肓的海綠英嗜好者，

以這位名重醫界的聰明人，尙且沈湎海綠英，我不明白個個人爲什麼都與這個毒物結不解緣，若是他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或無法以維持生活，染此毒嗜，又當別論，你可見他如何的努力工作去賺錢，購此物以養生命呢？

我極欽佩他的學問，他對我非常的仁愛，他很體帖人情，當我病了，他總要進房來與我談心，他所談論的，比醫治我的藥石還要見効得多，他勸我向善，指出我是個聰明的女青年，但受社會不良的影響，以致自暴自棄，他求我答應他說，從今立志把癮戒掉，他也明知這種惡嗜好是不易治好的，總勸忍心努力。

他雖然染此惡嗜好，但對於康健，仍不稍忽略，每天除操練體育以外，早上還要騎馬，所以別人從不疑他也陷於此毒阱中。

我承認他是對的，我今日有此墮落完全是自作的，回顧過去的人生我不知道如何能善其後，現在的我是明頓地方人士所敬慕家庭的女兒，試問從前的一切是合乎

身份的麼？我不知爲何除了我以外，別人有此身家，要向德行路上一步步的做去呢？

這是我對答不出的問題，不論爲善爲惡，都是一步更進一步的，我好似沒有力量引我入善的途中去，及至今日我已處於苦痛之中，我總不承認我入了迷路，因爲我所做的不是一刻功夫就認爲是錯了。

現在我是個癮君子，我的生命是如楊花般的飄零，我也不知道此後一天如何得了一天，說是戒癮罷，實有絕少戒掉的希望，但我乃盡力去掙扎，我苦惱我的人生是不定的，將來不知道飄到那裏才了結，也不知如何了結？我也許當「門戶」中的鴿母，也許坐一生的牢獄，也許一天自殺以了此抱恨的殘生，再不然，有朝我的癮真戒掉了，幸運轉了，誰能料得到呢？

若是我能夠的話，我想得一個小孩子，那時我要作個好母親，并且我將我所得的經驗都要教給他，我要把這一切都要記着，我承認這都是普通的學問，也是人生於事業所應當注意的，我不願讓我的小孩一無所知入這種易迷的世界去。

假如叔父在近十年中去世，以他給我的遺產，能夠我舒適的生活，只要我有相當的富裕，我也能安心過活，現在我的困難是缺少錢，和應世的學識，那時我既有了錢，我的生活當不如現在日處於苦痛之中，什麼僧夫與稽查都不怕，我也能被入見諒而娶爲他的賢良妻子。

或許以叔父現在的年齡不老，若再活二十年，我豈不是爲等候他的遺產反等老了我麼？人生要急進，尤其是婦人的及時行樂的過程，如果爲等錢而老大了，豈不是將一切的幸福都拋去，這時叔父再結婚是可能的，他的新夫人承繼得遺產，豈不是大失我望？總之這都是靠我的命運。

共計他要給我的家產，爲數約有二萬五千元，定可維持我的生活，此外還有他的壽險一萬五千元，明頓四境的森林與佛羅里達Florida的葡萄園等不動產，其實我也不願我的叔父離我死去，上帝曉得他是惟一愛我的，倘若他萬一不幸離我而去，這錢當然是養活我的生命，其功能不異是我的救世主。

施丹雷原定開車來接我回紐約，因爲叔父沒有寄錢與我，也許他不來了，我猜

他決定怕來，因為會計處要他擔認我的院費，我等了三三天，才打電話給他，他答我最後乘火車回去，可先住在佛克林大旅館，我就會菲雷醫生，簽了一張向叔父取款的支票，他承兌給我，我就乘九點鐘的車回紐約。

我逕往施丹雷所指定的旅館開了一間房子，夜半二時許他就來了，他見我的樣子很歡喜，說我的面上已復了康健的表現，我們談了許久，他給我一大瓶嗎啡。

次日我往柯物耳大廈租一間宿舍，他的辦公室也在那裏，我搬進來不過一星期，家中寄了二十五元給我，又在旅館接了幾個客人，總是不夠用。

二十五元錢只能夠還舍宿費，所以我決定努力操皮肉生涯，使我生活舒服，我的債欠得很多，我現在居的是三間房子，每星期三十五元，我想一個漂亮女子，每星期所進的款項，尚不敷用，豈不是可恥麼？

我現在雖和施丹雷有交情，但他每星期日回鄉去看他的妻子，這時我趁機出外接客，起初我與他當然很好，不過他的爲人我早已知道，到底不相信他，因為他的心很險毒，魏麗梨的遭際是個極好的榜樣。

我每日裝着看病的，往他的辦公室去等他，等他很忙的時候，總要出來向我笑幾次，我想也許他對我有點真心，有時他一得閑就到我的宿舍，他總買冰結凌給我吃，談些關於馬頓的話。

有一天我們坐着閒談，他忽叫我對於馬頓先首破裂同居的義務，提起訴訟，我當時拒絕他的提議，因為馬頓不論給幾多損失費與我是無用的，我只要馬頓的愛，和尊重我的情義，況且這種方法不是能強求愛人的手腕，完全是使心碎的舉動，我承認他未嘗答應與我結婚，我們相交除愛以外，是不爲金錢的，當時我只要他與我天長地久的同居，并未想到結婚的證書，我不聽施丹雷所說，只認爲是不信義的舉動。

不料作祟的施丹雷，說得條條是路，他說只要我答應，不論什麼事都由他一人擺佈，一定會弄得不少的錢來，這種勞而不費的金錢，爲什麼視不取呢，語時，他給些嗎啡與我爲預祝此事的成功。

也許有癮的人，最易見利忘義了，所以我這時也是是非莫明，對於起訴馬頓的

計劃同意了，我們當時打電話給易士琦，聘他爲律師，最後馬頓被判三百元作我的損失費，易士琦先取了一半作堂費，餘下一百五十元，我與施丹雷兩人均分。

我是不願這樣做的，我知道，我受了別人的愚弄，況且我所分的損失費，未曾買得一點快樂的代價，徒徒使我更覺得墮落自己的人格了，其實我是真愛馬頓，到現在呢！他必遇事都輕視我。

巴巴刺自此每晚到我的宿舍來，我們明目張膽的營業，施丹雷不贊成我的此舉，但我明說，我沒有錢用，我冷語熱嘲的說我不能每星期專靠向人起訴，令對方賠償損失費以維持我，他明白我此語是指馬頓而發的，也知道我恨他所想的惡劣手段。每次我想起他叫我對馬頓的不義，我恨得不願見他，因此我對他更無所謂愛了。

有次我見他的辦公室有個女子，囚首垢面，衣服襤褸，聽說她每日來此坐在會客室裏，據他說這個女子是來就醫，但我很疑心，後來打聽得他曾替她開過刀，因爲她受了孕。

施丹雷不承認此說，然我心裏早已已明，這女子也和盤的告訴一切實情，她

說她和他曾一度戀過愛，我可憐她，因為她的年紀很小，又是鄉氣未脫的女子，她也不知道守祕密，只以為與他相交是榮耀。

平心而論，他所作的，或要如何作，我當然管不着，但我責他是太不知恥，因為他引誘一個天真未磨的少女，況且他在紐約城中認識很多婦人，我想一個男子決不可威迫一個少女作壞事，如果是個及年的婦人，她明了她所作的是她自己的主動，尙屬情有可原，他不異以醫生為名，而慰其獸慾為實，我更鄙視他。

不久以後，我遇見杜生，他是個服海綠英的，馬克是個販賣藥品的，這時我也仍然服起藥品來，由他們介紹一位女子名杜蘭弟，也是個嗜好海綠英的，我們一起談得很有趣，杜蘭弟是個美豐姿的女子，在這種情形之下，她最易充當舞台上的演員，但自我遇着她以後，未見她尋得一所地方以謀生，因此我叫來同我住，也不取她的房租，因為我替她擔憂，連飯食我都供結她，我見他困窮不堪，我暗想我若再服海綠英，也要減省些。

蘭弟的衣服既難看，我將自己的送了一套，使她較為好一點，我問她為何不謀

事，她說她不論何事不願做，每日只流連於藥品中，一點精神也打不起來。

她除了服海綠英爲生以外，沒有別的能力去賺錢。有毒嗜好的人，也不大願意取進，她既這樣做，但我很奇怪她何所爲而自甘其苦，她常說一旦走到日暮途窮的路上，只有自殺以結果此殘生，她也曾往醫生的地方求戒除，然而醫生只給一些嗎啡以治之，本來她沒有分文給他們，這樣豈不是火上加油麼？，紐約的醫生有千萬，她也從未向一個醫生去過兩次。

當她會着了毒販，她必告訴她的苦情，因此他們見景生憐，給她少許藥品以救急，我在經驗上的觀察，大凡毒販都是狠心的，往往女子向他們乞求是不得結果的，但她是例外，因爲她很漂亮的緣故，尤其是一雙令人銷魂的眼睛，所以男子生了憐惜的心。

我暗中查得她不輕易與男子發生肉體上的關係，這也是她的特別，她曾經受過高等教育的，也會經歷過一時期的榮華，她有她的心志，他說她有抱不與男子同宿的主義，不論什麼物質也不能移動她。

有一天她正沒有錢而癮發了，我介紹給她一位高尚的男子，他願給她五十元作夜度資，她不應從，我佩服她有此氣節，以後我也不敢再慫恿她。

事有出於人意料之外者，一日午夜，她的男友——戈迪爾偕一個偵探突然進來，將她由床上拖去，以此種舉動上猜來，他就是她惟一的同居人，他要勸導她向善，他也能原諒她有惡嗜好，他忽然要她回家，因為要管束她。

此事發生後，才知道她曾因無有錢給菲列得菲亞旅館的用費，將他的一口衣箱押在那邊，我想他們必定發生激烈的衝突，因為她自到我的寓所以後，很願意在紐約流蕩。

後來我見他們在一家飯店吃晚餐，見她更比從前美麗，這當然是心裏快樂的現象，我喜歡她已為良家的眷屬，因為零丁孤苦的女子是完全不能招呼自己的，戈迪爾也是個美男子，對她很多情。

一天羅司來看我，他正要往阿的倫達克 (Adirondacks) 去會一個朋友，我即忙打電話施丹雷要一些杜松子酒，以備發癮用，但他不可，我很拜服他對拔除惡嗜好

的勇氣。

我們正在吃點心的時候，杜蘭第也來了，她叫我進了浴室，給些古加鹼與我，羅克心中想也明白，他給我很多錢作零用，從此別去，未曾再會面。

杜蘭第當着羅司面前叫我進浴室服古加鹼，遂使羅克鄙視我，但我未敢深怪她，因為我自認識杜蘭第以後，海綠英的癮漸次增加了，這是我無毅力去戒除我的嗜好。

不久又結識一個女友名——周蘭，她有黑大的眼睛，橄欖色的皮膚，極西班牙派的美麗，也是個未結婚的窮鬼，每星期將她所寓的房子，租給人打牌，以為生活費。

我問她為何不結婚，她答她不愛同白人為偶，只有紅種人——山姆，是她的愛人，我聽了很起震驚。

她對我很忠實，她不以我是個染惡嗜好而稍有鄙視。並且有一天，她同她的母親來看我，足以表現她對我的一切。

有一次我的袋中無有一文錢，當打電話給施丹雷，請他借我一點救急，他也答應了，這時周蘭也沒有吃飯，我約她坐車往施丹雷的辦公室前等他，不料他與一個女子出來，我叫他，他連頭也不回，只向那個女子談笑自若，這時我氣急了，因為我非到十分的困窘決不找他的，他這樣的對我實在使我難堪，所以再也不叫他。

我回頭和向車夫說我沒有錢，請他開往新村去尋一個朋友，就可借得車費，他聽了就開去，忽然在一家照相館會得賓克和他的朋友，他代我給了車錢

這時我也餓得很，他們又不提起吃飯的話，連飯館也找不到，心裏很着急，忽然看見那照相館的經理是我的熟人，我走去向他詢問。

他送我往一家酒店，我的女友又不會吃酒，侍者拿些火腿麵包與咖啡來，說這邊只有這些東西，我們只有忍着用一點，正所謂聊勝於無。

後來賓魯進來。他對於周蘭很有意思，我告訴他說她與我常在一處。周蘭對他也很好。

因他愛上了她。他給一些海綠英與古加鹼與我為介紹的報酬，坐到夜已深了，

周蘭忽飄然而去，我對賓魯說她此去是回家叫那些打牌的人趕快散場，以備他去過夜，他聽了更加歡喜，其實我知道她決不會與他同宿的，如果我實在告訴他，他一定仍然把海綠英和古加要回，這時我正需要這兩件寶貝，所以不得不撒謊，並且促他在一點鐘的時候逕去就她。

不到半點鐘他含怒轉來，堅向我要回他所給我的藥品，幾乎要動起武來。

我說藥品放在襪子裏，請他讓我往女廁所取出來好給還他，我乘便將各種分了一半，向他商量作爲買的，不過其款容後再還，他不許，他說撒謊的人是決不可信的。

此後我們的友誼漸漸疎遠了，有時遇着他正當我需求藥品的時候，因他不相信我，也不給我，因此我與另一個毒販——芝芙交易。

賓魯的朋友——盧易，對我很獻殷勤，但我不信任他，不過聊作談話的朋友罷了，我疑他是個騙子，果然是真的，有次他與我同宿，次早只給五元與我，第二天給了十元，我當時盡數買了海綠英。

第三夜他帶我去看影劇，他更加表現愛戀我，我早已猜透他的心懷叵測，所以他一步步的露骨了，用錢也慳吝。

他向我談將來的一切，叫我努力在生意上賺錢，又要搬到我的寓所來，乾脆的話，就是要我養他，我早已窺破了他的鬼計，所以我把所有的東西都藏起來。

我們最後的一夜是我要他伴送回家，坐在汽車上的時候：我知道他的袋中無有一文，就要他請我看電影戲，他說最好先回去一趟，我也可以，在家中不到半點鐘的光景，忽接一個電話，我向他說去不成了，因為今晚有個客要給一百元與我，萬不能錯過，他聽見也讓我，但他要在我的寓所過夜。

我說這是不能的，因為假若那個客人要同我回寓，恐怕相見有些不便，他說既是這樣，明日就請多給幾十元錢與他作生意，我笑着說那倒不難，他聽了這個消息始去，不料我果然得了五百元的幸運了，那個混蛋從此也沒有再會着。

施丹蕾把叔父寄給五百元的支票交我，我頓時驚喜萬分，因為施也不是個善類者，所以他當面要我簽字交給他代取，被我嚴辭推絕，可憐的叔父所賺的辛苦錢，

我安忍送給這個強盜化的醫生呢？我決定不給他分文，又恐遭害，就決定移去。

當夜我將二口衣箱收妥了，這時也不知往那裏去爲好，忽然想起有朋友在西支斯得爾（Westchester），立即跳出這個是非門。

我既得了這宗巨款，每星期除給十五元飯費外，朋友們對我很情重，我又寫了一封信與叔父，說我癮已斷絕，無須再給錢與施丹雷轉來，我立誓以後努力向上，感謝他對我的寬容。

住此間很僻靜，因爲施丹雷決不會疑我移到這邊來，但終不快樂的，是穿得怪難看，我有時與善人同住，就感覺得要生病，也許我過慣了亂雜無章的生活，一旦置於自由快樂之境，反不覺甜蜜，這邊不擔偵探和流氓來搗亂的心，我想立志把癮戒掉。

有時我也跑到紐約來消遣，花幾元錢，開個房間與周蘭同宿，因此又與一個男子吊上了，他給我一張名片。

第二天我出了旅館，打電話給他，他當時請我吃飯，他是一個猶太律師。入晚

我同他回到他的宿舍，房間佈置很幽雅。

他和我飲酒爲樂，他善於辭令，又很滑稽。他對人生觀有一句箴言說「世間椿椿事都是好的，但不可沈湎在裏面，」我想他的見解也有獨到之處，我們談到十二時才睡。

回到家來，接到叔父一封信和一張支票，又跑外去做衣服，就便往阿琳家看看，阿琳的丈夫是汽車夫，月入雖不豐，但阿琳自己作工輔助，兩人租房三間，過得很快樂。

有一天同阿琳在紐約的路上遇見巴巴刺，她把地址告訴我，叫我去玩，我喜極了，因爲鄉間的生活過不慣，仍想回城中來。

次晨我就跑往巴巴刺的寓所，她住在河邊附近的一百三十七號路，地方很寬敞，並有兩間空房，她願我同住，我立即應了，當寫了一些信給男朋友們，告訴我的新寓所。

回到西支斯得爾寓所，心裏喜如天鵝一般，但是手頭裏缺乏錢，到了第二天帶

行李起身。

行李運到了中央大車站，身旁所剩的錢，僅能叫車往巴巴喇家中，我爲何常遭此厄運呢？我每日所入的，僅夠當天的費用，所以我的生活，全靠晚間的生意。

舉手按巴巴喇家的門鈴，不料她把門半開露出半身來叫我莫進去，不及我回問，就猛力將門緊閉，這時我在門外，茫無所知，因爲手中尙持一盒冰結凌，是預備送給她的，乃再拍門，我以爲她決定是遇了不滿意的，所以造出剛才的現象來，如若有人恥笑她對我不對的，想她這次開門，定讓我進去，果然不出我所料，這次對我應接不遑了，并且要我和她過夜，我立即謝絕，坐了一會就辭出。

往碧芙蒂大旅館開了房間，雖手頭如洗，但行李足可爲押，一面又電向阿淋借二十元救急，不久忽接到叔父的津貼二十五元，我乃往新綠村尋找寄宿舍。

尋得了第九號路的一家，每月租金須八十元，我付了十元定錢以後，承應不久就搬入，其實我那有此巨數，所以擬定當夜由淫業上賺來。

走到一家百貨店去看看風頭，忽然邂逅一個男子名都禮，剛由浙西來的，總算

不幸中的大幸，這夜我述了一切的苦況，他很慷慨的給了我壹百四十五元，我才能搬到新寓所，一個困窘的女子，會得如都禮其人者，是不易的。

這邊一共有五間房子，都沒有傢具，如果需要的話，就得自備，這時我的衣服也沒有，試問那有餘錢顧及傢具呢？

最後只得買一張帆布床作寢具，四面的窗戶購了一些布遮上，這就是我所住的「新宮」。

都禮見我的房間如此的簡單不堪，當給我一些錢爲租傢具之用，但我移作買海綠英，從此我的境遇一天壞似一天，一天沉淪一天，既沒有錢，而古加鹼的藥料更需要，遂致我的自拔的勇氣完全失喪了。

在家不分晝夜的睡着，芝芙觀狀即生了憐憫心。勸我努力的過癮，因此我愈吃愈多，我不知道將來如何還他的賬。

我靠着叔父每月二十五元僅有的津貼爲生，所以不論走到什麼地方，只要是極便宜的我就進去，因此我漸漸的卑鄙起來，也不顧什麼面子，回想我素來自重的氣

慨，這當然是反常的現象。

有夜我遇着一個屠夫——賓爾史，他的一副尊容實在令人見了生害怕的心，一雙鬼眼釘着我連閃也不閃，我和他應酬了一夜，只給了五元錢，並且這是他給女人破例的價格，在紐約普通的規則，如屠夫這般的男子，以五元作為取樂的夜度資，那個女子所受的定是難堪，我現在被他這樣的輕薄，我誓不再接這類的人。

次日叔父忽特別寄給五十元，我感謝不異天賜，出外買了一點衣飾，回家哭了一夜，不知將來的我淪落到如何的程度。

同居的三個青年是剛由南方來的，我素向喜歡的是南方君子，所以想與他們交為朋友，但他們都不睬我，我住在這村裏沒有一個朋友相識。

村中人既不願與我為友，足見我的地位低落，我的衣物襤褸得很，所以也無興趣向高尙的人羣中去，何況我滿面又帶有癯的容態呢？我自慚我的形穢，但我又不能戒絕毒癮，不獨不能戒，而且漸漸增加，因受這種影響，我愈昏迷不悟。

有一天我好似發了瘋，由電話簿上檢出一些商人的姓名和住址，這種胡亂的檢

擇，我是毫無意義的，我對每人寫了一封信，說他們的姓名都是由朋友所給的，我因介紹的關係，不妨通通信，我千篇一律的寫就了百餘封，但只發了幾封，試觀其變化。

有一個女子忽回信來說她的父親已經死了幾年了，她不知道我是誰？其餘的也不得回音，也許我那潦草不恭的字跡，使男子見了，定猜我是個神經病的人。

有個男子請我去吃飯，他是晚上七點鐘來的，這時我正發了癲，手顫動，眼流淚，他見這種情形，趕緊的跑出。

我把其餘的信以白安絲的名字簽發出了，不料很有結果，每日的電話不絕的打來，真使我怕得很，即告接話的人，以後凡打給白安絲的電話不要接。

有一個醫生也是因為我的信所招來的，他進來向我談了半天，問我寫信給他有什麼事，我答因為我剛患神經病好了，所以以前的舉動都不知道，他叫我以後在紐約要步步小心，往往因不負責的舉動，遂引起極大的麻煩，他似乎窺破了我的用意，我向他道歉，發誓再不如如此輕舉妄為。

正送那個醫生剛出了大門，忽然有二個稽查進來，內中有一個是曾捉過我的，幸我的態度如良家婦一般，尙未說什麼。

他們只限定我於二十四小時內離開這裏，把我嚇死了，我哀求他們容緩一點，當時就回房來收拾一切，以表我即刻動身的樣子，他們見我如此，也代我難過。

我給叔父一封電報，要二百元錢救急，我四顧茫茫不知做什麼，往那裏去才好？我又怕被拘去受法律的裁判。

我往芝芙的家告訴這些凶信，我說我要往南方去，他答在我動身之前，決來看我，並送一些藥品給我，我忽想起格司波盧（Dreer Inobo）鎮上最妥當。

他又答應常常由一本書內給我些海綠英與古加驗，我當時聰明起來，就便請他買一本辛克萊劉氏（Sinclair Lewis）所著的（Babbitt），把藥裝在裏面，也好爲我閒着有讀書的機會，他恐怕兩者俱被人沒收了，我說用谷永夫人的名字留交是不會的。回寓將行李收束好了，又極力的裝扮，怎奈滿臉憔悴不堪，不得不搽點粉點些胭脂，倒弄得似鬼臉一般。

芝芙親趕到車站晤我，他祝我此後諸事幸福，他說以我的活潑，不久要脫穎而出，車輪將要開動，他朝我看了半天，就吻我告別。

我記着他說：『孩子，求上帝保佑，降福與你』，他在月台上這般的對我殷勤，我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我向來未曾與他談過戀愛，但我很敬重他的朋誼。

我所要的只是幸運，也就是除了幸運並非是我所要的，自從我染了不良的嗜好以後，未曾僥倖得了一點幸運，我明知道這種病源，但我沒有意念去戒除牠。

在午夜二時許上火車，只有芝芙是惟一來站的送行者，這種如深潭般的人情極，也只有他送給我，我想他必會恨我此次孤離了他，他對我沒有講很多的話，但由少的語氣中，就顯露愛我與憂我的真摯，他從來沒有和我談過戀愛，也沒有吻過我，即會吻我，也不過吻我的臉朵而已，我想他也知道我是那一種人，所以不吻我的嘴，但最後的一吻就不然了。

我因為服了很多古加鹼，在車上睡不着，車行至次晨五時四十五分鐘才到埠，這時我的精神疲倦極了。

到了格司波盧，我落在一家上等旅館裏，囊中只餘三元錢，我的渾身都有病，我要休養一下，所以我不接客，只等叔父的匯票來。

第二天由電影院回來，侍者即叫我移出去，因為房間已被別人預定了，我忽想起我初進來的時候，他們見我的行動認為可疑，也許不要我住下，這時我無有餘款付賬，只得把提箱押下，大衣箱押在車站內還沒有取出來。

由車站內將大衣箱取往別家旅館，我吃了飯，就操起營業來，我接了幾個客，才把各項的賬單付清楚，不過這時累死了我。

往郵局去看有芝芙的書寄來否，因為我的癮發了，幸得他如法的照數給我，我很感謝，并寫信求他照法源源的寄來。

有天正和人談講，忽走進一個青年人，他叫我起身另在一邊去談幾句話，我見了他所出示的拘票，把我嚇死了，只得隨他走進警察公署，因犯了有傷風化的罪過，被判罰鍰壹百元，我打電向叔父與芝芙乞援。

入了拘留所，有四個紅色的婦人在裏，我讀着芝芙寄給我的Bobbie書，與海綠

英以銷永夜。在讀書的時候，祈求上帝保佑我在這個小牢內平安。

次晨警官又傳問我，經最後的辯白，判罰五十元了案，雖然減少一半，奈我無分文以應付，警官無法，加力的訓戒一頓，驅我出署。

出了警署，因為怕醜回旅館，我跑到電影院看戲挨到了半夜，乘衆人睡了才潛入房裏，這時癮又發了，睡不着，只得走動以求遺忘一切。

次晨，旅館取出報來給我看，上載我被捕的消息，敘述很詳，令我搬家，我告訴茶房說無錢交賬，只得把大衣箱作押，並請給一點車費與我往溫斯頓舍明

Ston.salm。

我提了手夾去搭火車，這時不知往那去才好，又不知如何再能接得芝芙的藥品，出門而無有目的地，終日徘徊歧路，豈不是件最痛苦的事？但我仍希望尚有一點之幸福降臨我，所以決計往溫斯頓舍明。

夜間抵埠，住一家小旅舍，當時癮發了，遍身作痛，讀書也不能稍稍止着一點，只得叫茶役請一個醫生來。那個來的醫生，身材粗大得很，起先向我很和氣的問

染什麼病症，我答發了癩，他立時面上變了色，大聲咆哮的出了房門，只叫茶役快拿熱水來，又聽見他說：「這是萬惡的癩魔向我作祟，時時來侵擾的東西，不是能夠等到天明拿藥才能殺得走的病。」

旅館經理見我染此惡嗜，對於夜半已睡的旅客不安，即令我離去，我只得把兩件換洗的衣服押給他們，提着空皮夾，又向一家鞋店押了幾角錢。

這時的痛苦是不言可喻，去會前夜看病的醫生，幸他對我很表同情，極力答應幫助我，我很感謝他的美意，我說我此刻無有分文，惟望報答於異日，他說他不在乎這些。

往真芝旋館，開了一間房子，餓得連飯也沒有錢吃，當晚跑到街上，兜得三個男子，及至生意做完了才回來，真芝旋館又下逐客令，我不明了他們為何察出我的行動，也許有視線，早就跟着我，才窺出我的秘密來。

現在決計往山李斯碧惹 (Sale Shury) 換換空氣，適逢會見一個男子名芝克，一路上他對我十分殷勤，使我有動於中，所以到埠以後，同住在一家旅館裏，我同他

居住此間逗留了幾天，芝美常有信來，并繼續給我的藥品，使我的精神更加興奮，我和芝克爲圖各人的事務便利起見，從此分住。

光陰如箭，不覺聖誕節快到了，我雖然有芝美接濟我的毒藥，但總想去就醫，由根本上剷除才是正當的辦法，自己爲着衣服破舊，覺得難以出面，現在雖然僅剩數元錢，不得不買點聖誕節的禮物寄與各遠地的親朋，如家中的叔父罷，我不論如何拮据，也當買點東西，以表我的孝敬，使他對我更加歡喜。

不意一天下午，我往郵局去取芝美寄來的藥，那藥仍裝在書裏，走到郵局，正在簽取包裹的時候，忽有兩個警察跑過來，將我捕去，警官說我是個毒販，常勾通芝美做這種買賣，我百般的辯白不承認，他以贓物有據，定不相信，我承認我實在是個服海綠英者，但他仍然要追芝美的住址，一面將我發往公共療養院去戒癮。

這療養院的醫生對於病人很誠懇，環境也很美麗，尤其是佛水琪醫生和他的夫人的兒子——安樂，更加使人痛愛，因爲他生來不滿三歲的年齡，我早晚和他見面，甚至臨睡的時候，特別跑去看他一眼才安心。

這天正當聖誕節，全院充滿了歡樂的空氣，病人們好似一羣喜雀的望着聖大克拉刺（Santa Claus）降臨，（按Santa Claus 是聖誕節夜賜物與小孩們子的一個老人），真有普天同慶的氣象，頭一天，我們便把客堂收拾好了，中間放一棵聖誕樹，裝飾得十分的好看，這種光景，忽衝動我兒時在明頓家鄉快樂的回憶，但相離已久，不堪回首了。

這是安樂出世的第三個聖誕節，他的父母——佛永琪醫生夫婦，因要他永記得這個當他能啞啞學語的佳節，所以買很多禮物給他，這個小孩子的床周圍，堆滿了關於聖誕老人——聖大克拉刺和聖誕節樹的故事東西，我料想他必喜得睡不著。

當我送他入臥室的時候，他很聰明的跪在地上作禱告，他求上帝降福給媽媽爸爸和我，並且求聖誕老人快來給些東西與他，他問我說聖誕老人送人的東西是由那裏來的，我告訴聖誕老人的家鄉，和他如何製造禮物給與孝敬父母的男女小孩們的故事。

次晨天氣晴暖，他在客堂裏，各種發光的玩具把他的一雙小眼睛射花了，他樂

得很，那邊并有另外一個孩子，我不認識他，但衆人都叫他是吉美，這個可憐的小孩！我見他呆站在一旁，好似被人厭棄的樣子，我不禁心酸要哭出來，他看見安樂所得的聖誕禮物，使他的眼睛含滿了眼淚，我見他始終無人給他一點物品，最後吉美的父親給他一輛洋鐵皮汽車，這件東西拿起來與安樂相比，不論那一樣，真是相形見絀了，我替他難過得很。

當我見他如此的失望，就轉身回房來，想找一件玩物給他，但總找不着，因為我不買玩物已有好幾年了，因為我找不得玩物以安慰那個小孩子，只得把數年前朋友送給我的一個口琴由箱內取來送給他。

他接收這件東西，表示喜得很，我告訴他如何吹法，不久他的母親來了，領他仍就玩那輛洋鐵皮汽車。

我也接得些一聖誕禮物，都是遠道的親朋送來的；使我十分的歡喜，全院的病人，和醫生們都是快樂的，不論何人都含着使人發笑的舉動，院規也不禁止，有癱的人也乘機有自由服藥品的機會，足證他們無誠意想把病人治好的錯誤。同時很少

有癮的人想真心把癮戒掉，當他們進療養院的時候，誓矢日天的說，不管一切的痛苦，非把癮戒去不能算人，但不久仍就偷着服止癮的藥品，我知得很明了，因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不能說出這是什麼緣故，也許是虛弱的人，沒有勇氣罷。

我差不多是全院病人中最小的，且并三分之一的患者是醫生，有的年紀大的與我的父親甚至於祖父相等，他們來此只受六個月的醫治，因為沒有誠懇的決心，大家反視此為快樂的時期，我住在此間，只見兩個人算是完全戒除了。

一位是青年牙科醫生，他因為不像我們作口裏說戒心裏仍吃的鬼祟，纔得戒掉了，原來他有一夜飲醉了，想藉瑪啡來解惡心，因此不到兩星期就上了癮，即來療養院求醫治，終因他的毅力，雖備受了一些痛苦，也算得救了。

由羅易斯拉(Louisiana)來的一位老法國醫生，也被宣布醫好了，我當然替他歡喜，他自染了癮以後，立志就要擺脫此毒，所以他總是忍着不服藥，比如他的癮是晚上九點就要發，他惟一的方法是忍着，一直盡力的忍到次日早晨，他真是戒癮人的好榜樣，這才表現出有癮的人應知道如何戒癮的方法。

有時他忍到午後五時即去睡，這是最難過的關頭，尤其受那在床上輾轉和呻吟的痛苦，那痛苦恐世間再無以復加了，甚至痛止了以後，氣力喪盡得連腳也站不起來，他具驚人的志願，決死的方法去醫拔那毒根，他完全是漸次減少藥品爲獨一的戒法，當他離開此地的時候，我希望他此生再不染習毒嗜，我想他有這種勇於戒除的精神，也不再染的，他受了千辛萬苦，能有應得的結果。

有癮的人，若欲戒除，先當逐次減少服藥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受磨難最受苦的法子，世間能抱此方法去戒癮的實在很少，尤其是沒有恆心的癮者，當然也只有心志薄弱的人容易上癮，假如我們齊下此決心受此嚴厲的戒法，恐人間的癮者早已絕跡了，因爲沒有此種的決心，所以人間充滿了癮者，

我們所住的醫院，起先對我們也是用逐次減服藥品的方法，當然這是好極了，但病者總是想方設計的偷着服。

我現在所染的癮，可謂根深蒂結，直有不得拔除之勢，有時醫生對我打提神的藥針來醫治，這不獨於我無益，且比芝美寄藥品給我更來得好過。我是受盡了癮的

苦，現在又用針，毒更加厲害。我抱着除癮的誠心，但不過想想而已，其實的我，也如別的撒謊者一般，仍然偷服止癮的藥品，反離治病的路途更遠呢！你想一個女子，她染了極期的毒癮，試問那有力量去發誓說戒的呢？

你對於我這種有癮的表什麼同情？我有什麼方法希望得着正當的療治與誠心，我實在過累了可憐的叔父，我是個自愚者，也是善於欺人的不肖子，但我尚盼望有一線之光的時候，以贖我罪過，我也常說我要自振爲善，自束自己，然而我現在仍是如此。

此間的人都知道我是有癮的，但也沒有人對我留意，甚至也沒有那個來遏制我，其實他們可以把我禁鎖在一間黑房裏，正如別的發狂的人一般，不使我有服藥的機會，也可以讓我百般的怒罵他們而不讓我嗅一嗅藥味，總而言之，他們其所以能夠對我表同情而使我放任自如的，也許因爲他們個個都是體得到癮者苦痛的經驗，我只有再發狠的說，除自己以外，沒有別人能幫你一點。

我想叔父決定能讓我回去幫我戒癮，并且決不惜費用，也代我祈禱早日成

功。他已經對我爲力可說是山窮水盡了，但事實使我心痛得很。

這時我尚在寫信給馬頓，因爲我未曾一刻忘了他，這當然是常作的『夢』信，所以也不寄去，我知道他決不會再看我的信，若是他現在已結了婚，我更不忍打擾他，因爲我已失了愛他的權利。

比喻現在世間若是有一個人招呼我，真正的愛我，這樣必能鼓起我向善的心，我想我決定能夠下一個死心去戒癮，或許有人對我有別的用意是可能的，但那個要等一個待治毒癮的女子做情人？若是那人真有此幻想，也不異是個神經病者之流。

我是完全失了收，那個明了我所做的呢？我的前途也沒有希望了，現在將近新年，我不知道未來的新年能使我如何？我已經被判仍回紐約去，此去我有一件事發了誓，就是情願他們殺了我，我決不吐出芝芙來，因他是我一個患難的朋友。

或許我仍要下獄，這是如何可怕的前途？假幸而不入獄，我回紐約去做什麼？回憶紐約所給我的是如何，如老調重彈的事情——照常奔波，處於可怕的偵探和警察嚴視之下，舉目無一個親朋，夜間徘徊街頭……等等都擺在我的面前，若我

再加上服毒品，豈不是一天更淪落一天呢？我覺得人生是最難做的題目。

七 一個失了靈魂的人

不久，我由療養院放棄出來，我將叔父寄的錢買了幾件衣服，雖然我的癮未戒掉，但我的身體養得很好，這當然是我的失敗，我也不願再提起了，好在也沒有誰高興來責難我。

我仍在警署監視之下，他們把我押回紐約再審，經了一些大驚小怪的拷問，總不過要把毒販吊供出來，但我總答不知道，我只承認我是個服毒品者，由郵件裏夾寄藥件是事實，從來沒有通結毒販作販賣的行爲，當然我既是個癮者，有干警察的規則無疑的，我總不供出芝芙來，他們指出芝芙是個劣跡昭彰的本國毒販，我知道他未曾被他們擒獲過，本來芝芙正如他們所說的，但於我他反是我的救急朋友。

警察長深勸一番將我開釋了，我出來找寄宿舍而不得，因爲所剩的錢太少，我無能力按星期照付，所以只得暫住一家小旅館內，一面在外做生意，我又缺少好衣服，也不能與高尚的男子相交接，我對於淫業實有厭倦之意，但生活費出在這條路

上，也不得不忍受此痛苦。

我一概不見老朋友，只交一些新客，新客除視我是個洩慾的工具外，也不向我求什麼婚，我所往來的地方都是下流聚合之所，我也沒有勇氣去找老朋友，也不願他們知道我再回了紐約。

我想我若是偶然在街上撞見他們，他們必盡量的招呼我，這當然是可喜的，但他們一見我新近所交的下流，必定要斥責我，然而你也不可厚非我的新近的朋友，因為我是個染毒癮的，對他們仍抱敬重的心，他們的思想也許比我更自然些。

我向來不注重他們的思想，因為他們完全對我無誠心，他們大半是毒販，有的替我介紹生意，有的是供給我的藥料，除此我也不要他們的什麼，交易也不欠賬，也不談緊要的心事，與他們相交，是極減單不過。

我將姓名改變去租得西五十一號的一家寄宿舍，我不訴告別人，別人也似乎我已失踪了，我只為生活而努力我的淫業，這固非我所願的，但除此也沒有相當的事可做。

這間寄宿舍不大好，我擬定住完了一星期後再搬，因為房東是個老怪物，她的辦公室正在我的房間隔壁，對於我接待客人實不方便，當我要搬的那一天，告訴她說我是最好款待客人的人，因為我的房費預先交了，所以她也無異言。

我進來的頭一天，她叫我到她的辦公室問我的客人如何許多，一個剛出去，一個又踵接進來，我答我的丈夫是個扮遊藝會的演員，來的客人不是他的朋友就是親眷，這種飾辭她似乎不信，忽見我的臥房狼籍得如獵人的住所一般，因此她總是在隔壁竊聽我。

今夜我在寫此日記的時候，我尚未接得一個客人，我急死了，我若再要搬，未免太不知好壞，因為這邊房屋清潔，地方寬廠，又十令的避靜，并且帶一間自用的廚房。

女房東——丹芝夫人固然是個獸瓜，不大干涉我的行動，但生意是每日的生活來源，如何能一刻缺少呢？如果明目張膽出外去拉客，她必定是不滿意的。

紐約的租金，要佔每月開支的大半，我現在很相信按月付租金，比按星期付來

得寬鬆些，因為光陰過得如箭般的快，若是按星期付，真使我日處於愁付租金的環境，所以我很想發一筆橫財，約在一百五十元或至二百元之數，預備壹百二十五元作一月的租金，其餘的爲搬家費。

羅娜是我相好的女朋友，她和她的情人常到我這邊來，有時我不在家，他們進我的房裏，弄得髒極了，我又不好意思發作。

寓中的女僕對我特別的殷勤，有時我缺乏了零用，我不客氣的向她借，她常向我表示代我後來如何結局的憂慮，我感謝她的深情，惟願我有了錢的時候，多送幾文給她，聊示酬報之意。

一幕意外的慘劇忽臨到我的身上，有一夜約在十二點鐘，我同二個男子兜上了，內中一個是名丹雷生，我們叫了一輛汽車預備往四十七號路的一家跳舞場，那時我們正在口含香煙，笑語喧天，手脚舞蹈之際，不料汽身轉得太快，遂把我由未關牢的車門內跌出來，他們慌忙把我扶起身，滿面都是血，警察過來，抄了汽身的號碼，當時送到附近地方一家小醫院去。

經了醫生的查驗，左頭角上裂了一個大口子，醫生用針縫好了，再敷上藥布，叫我按時來換藥，因為傷勢不重要，回得寓來，只見羅娜與其情人早在我床上睡覺，我叫醒他們，陳述我的慘遇，他們才起身去了。

第二天，汽車夫過來，事事都弄妥了，他們給我壹百塊錢為醫藥費，我認為這是個大騙局，但是我等錢用等得很急，所以視此數也鬍鬚是天上吊下來的。

生意很不好，我一文錢也賺不到手，那天晚上我一個人都弄不上手，因為房東丹芝夫人藏在電話箱傍，準備着抓我，一直等到早上四點鐘才去，差不多把耳湊到我的房門鎖眼上去偷聽，恐怕有人溜進來。

汽車公司的調解人分明是一個好探子，但坐了一輛大汽車來看我，我們同往醫院，經過了一大堆官樣文章的手續以後，我們終於得到了我們所想料的，院裏看護是糟透了的，她替我們找出傷勢的報告，但是不肯把醫生用針縫我的頭的事寫下來，她只寫了我的名字和「左眼上有裂口」，假若她是個憐惜受傷的窮人的話，我所得的，決不會祇此區區壹百元。

那人送我回家，借了五元錢給我，我於是往雷司的下處借了五元，我想拿這筆錢送還女傭，我回得家來，不料她已經走了，我對之覺得很難過，不得不追她所住的地方——哈爾門去給她，我想來她或者正要有幾文錢用，十塊錢在女僕方面是很不菲的。

我到了她家以前，我想在蘭雷公寓停一停，我想躲開羅娜和她的情人綽號名——麻醉者，我怕告訴我的居處，因為凡是屋中的陳掛，便於取的，他都會要偷了去，不管怎樣，我總不願他們兩人中隨便那一個逗留在我的那裏，丟香烟頭在我的清潔的地氈上。

我恨不得還是住在我的老房間裏，那間房固然沒有我現在所住的這間乾淨，但是却有許多優點，我在那裏一天，對於丹芝夫人從沒有提防過，她的辦事處很近我的住房，使我不滿意固是事實，不過，遠處的青草，望去總要覺得更碧綠些，況當此房我知道是空的時候，住在樓上，我的心總不能滿足。

我住在十八號房的時候，生意十分茂盛，時時都有人上門來，我接了一批東街

的子弟，每回每人都帶一個新人來，有時三四個人前前後後接踵而來，然後新的又介紹新的。

我計算大約有六十個人常打電話給我，每天至少也有一批親來到這裏的，他們對我很好的，似乎表示很多憐惜的態度，舉動也十分的安靜，都抱着自重的心，若以他們的樣子上看來，與所行的實有絕大的矛盾，因為他們的裝束，好似火車站或輪船碼頭上的脚夫，很不够資格往來我們這種地方。

他們的年齡都在二十歲左右，他們與我相交固未曾有所惡嫌，但我心想以他們的年青，嘴必不牢，彼此無事，易於耀誇各人所玩的女人，那時若被萬惡的偵探聽見了我的消息，豈不追蹤捕我麼？因此，我知道他們都未顧及此慮，更加提防得緊，所以我預先告知寓所的茶役，凡有生人打電話給我，請他代我回說出去了。

有次兩個男子用佛永克和賈克的名字來會我，這時我應當急於移去，以杜後患，怎奈我極留戀這間公寓，也想不到那兩個東西決要與我為難。

結果在一個星期日的晚上，我的房鈴響了，我問是誰？外面的男子答應是「郭

永生」，我料想決不是「郭永生」，所以請他在樓下的客堂裏相見，他說只要我把門打開說幾句話就完了，我這時聽他的口音有點像「郭永生」，立即開了門，不料這人我向來不認識，他乘機想跑進房來，我急忙把門關上，并且鎖了，因此僥倖未被捉去。

這時我怕得很，叫電話室的侍者也不得，我在門縫裏見那人搭電梯上去了，我才敢開門。

侍者——喬治說那人首先來問我，被他答說不在家，那人似乎不相信，并說要坐着等我回，他只得讓那人進來。

喬治那時在樓下即刻打電話通知我叫我緊閉房門，切莫讓那人進來，他說他認定那人是個偵探，並且懷內藏有一支手槍，他說他實在看見過那支槍。

我將停止了與喬治講的話頭不上二分鐘，電話鈴響起，要我接話，我不敢接，恐怕別個偵探打給我的，這時回得房來，不知如何是好，我嚇得連腳也軟了，臉上發白，兩手麻木，一點東西也拿不起。

在房中走來走去，不知想一件什麼方法脫離此難，我曉得那些鬼偵探必追捕我，我又沒有一個隨便往來的客人，我所接的男子，都要先得我的應許才能來。

我急忙把衣服穿好，因此連襯衫也忘穿了，只套一件黑衣，戴上一頂舊帽，把所餘的幾文錢藏在襪子裏，日記簿與藥品鎖在大箱裏，我嚇得要死。

我不敢下樓由前門出去。所以開了臥房的窗門，爬上屋外的太平梯子，當我下完了梯頭，尚離地很高，我怕跳下去，我想我若要下去，我的腿子決定拆斷，所以我由窗中爬入二樓的一間房裏，希望不被那個瞧見。

我將進了窗子，不料一個婦人叫喊，她恐怕我是個強盜，我也不怪她，因為這夜已深了，我陳述一切經過，求她援救我，以至於痛哭起來，她遂生了測隱之心，她忽由門外察視得一個高大的男子站在電話室邊追問侍者，喬治臉上現出一種驚慌之狀，我知道又不能由客堂門前經過跑出，因為那裏另外站着一個偵探專等我。

我哀求她救我，那時她的丈夫正睡着，她進去叫醒他，那人由她的口述聽得一切，當由枕頭下把手槍藏在衣袋內，衣服穿好了，就想跑出去與他們交涉，我怕惹

出意外，反爲不美，況且他們是正式的偵探，求他不可孟浪。

我們坐下商議如何設法逃出去，最後看見太平梯的下面掛着一個大鐵鉤子，提防火起時吊人下去用的。她的丈夫先跳下去，然後我雙手緊握着鉤子吊下來，他在地面上接着我，相偕跑出了大門。

他往馬路的轉角一家汽車公司叫一輛車子，這時我嚇得不知人事，他恐怕我走失，就同我坐在車內，這時我見他年約十八歲，是公寓中那個婦人的弟弟，他未曾帶得一文錢，我尙有一點，就一同去吃飯，我打電話給喬治，問那些鬼在不在，他答還沒有去，我若轉回必難免於難，三十六條計，只有走的爲上。

我與他步行到中央公園，坐在一條凳上吸了一會烟，再沿着公園第五條路上走，這時我因受驚之餘，很差一點藥品來提起我的精神，我就往馬迪生路一家藥房裏打電話與福特。

我們跑進公園第六條路一家菜館裏，在那裏會得了福特，我當使那個少年回家探個動靜，他回來說喬治吃醉得如泥一般，適才的一切都答不出來，我心想決有一

二個偵探候着我，我不敢回去睡，後來打電話給喬治，他勸我回。因為沒有什麼緊要，但我不信他的。

是夜我與福特同住，次晨回家，將行李收拾好了，約在午後四時離開此地。先把大箱子搬到車站，我不知往那裏纔好，徘徊街上許久，入晚仍回車站。我見一列車快要開往阿特蘭替克城，忽想起露絲開一家「門戶」在那裏，不久以前我曾會着她，她很願我去玩一玩。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上那將開動的火車，我也無暇打電通知她說我要來，抵了目的地，我想直接往她家去，但是喪氣得很，因為我人地生疏，不知道往那裏走才是，忽然站着遇見一個黑種婦人經過，我問她知不知道露絲，不料她認識露絲的女傭，她將我引到露絲的家，這時露絲尚未回，我與女傭談到十一點，她才回來。

露絲回到家來，腹中餓得很，就要我坐她自備的車同進一家飯館，她見我來喜出意外，並且問我還有多少錢？我答僅剩五分錢而已，她問我今夜還做不做一點生意，我答因精神不夠，無能力接應，過一會，她給三元錢與我手裏，我們談起以前

的事，真會生今昔之感。

這裏較紐約的天氣冷得多，我穿的舊黑外衫，使我冷得要死，這種冷我從來未曾受過，況且我除了一襲黑衫以外也沒有衣物能加，因為受那個偵探的恐怖，連襯衫也沒有穿上，我想那時我的心目中只向逃難的方面去，也無心顧此了，我由紐約來也只帶了這一件黑衫，不怪乎我冷得要死。

我和露絲同寢，談了很久才睡着，她愛上一個愛爾蘭人——麥克禮愛得發瘋，未睡以前，曾搖數次電話與他，反得不到結果，當我們睡在床上正在吸烟的時候，她還叫他，他的工作好似個夜間的賭棍，這時代他接電話的人說他不能來，她並且求他代轉她所說的一切情言蜜語與他聽。

她要接電話的人——賈克轉她所說的一切，不料激怒了他，他作牛鳴似的說：『露絲！聽吧！若是他不願意的話，我不能勉強要他與你談呢！』她的面上頓時發了白，目也瞪了，口也呆了，她強自鎮靜的說：既是麥克禮有這種的意思，她當然再不打電話了，感謝他提醒她的美意，我見了代她很難過，我想這種空谷之風吹來

，必使她的心靈受巨大的打擊，那個僮夫由電話所答的，連我也不忍卒聽了。

她回轉失望的面孔來，我知道這種單戀的愛，實在表深刻的同情，我安慰她說，大概賈克不懂她所說的，遂惹起那個怪物的無名之火，她假裝她決不把這些放在心裏，及至我睡了許久，還聽得她微小的哭聲，我從來不願遇這種的慘象，若是男子能夠如女子一般的情重，人間才是個足以留戀的地方。

我雖然在此十分的好，但也不快樂，早上九時起床，女傭把早餐拿來，吃完了就去應酬生意，露絲整日坐在門前，叫男子進來，他們並非是上等客人，所以價目取得很廉，每次不過二元至三元而已，但是異常的簡便，不生任何的困難，生意也不是十分的興盛，只能夠糊口，我與露絲是做分賬，每日大約只有十元的進項，同時我寫信給通蘭夫人，請她在紐約代我留一間房子，寫信給我所認識的男友鄧南等，請他們寄點錢與我，又寫信給施禮醫生，望他將欠我的十五元錢寄還來，這筆欠款，我最後會着他的那次問過他，但他說他的錢在家中的另一套衣服袋裏。

有天午後六時，我和露絲穿好了衣服，往蔣英的寓所去，蔣英也是來往露絲家

的一個女子，我們同出去吃晚飯後，我又與蔣英同看了梨樹跳舞團，我從前不曾看過這團的表演，我想必使我討厭，蔣英不論對什麼東西都好奇，我只得陪她去，不料我也愛看了，因為那古典的音樂和節奏，足以娛樂我的心靈，山因有特別的技能，表演的樣子極好看，全班共十六個女子，身材嬌娜，各有各的獨到之處。

我們出了劇院，同去吃咖啡，這是我第一次入阿特蘭替克城的咖啡館，不料與第六排座的兩個男子兜上了，他們代我們付了賬，又攜我們往一家小舞場去跳舞，約在夜半三鐘點，一同回來，我在兩人中挑了一個，但沒有得到報酬費，蔣英的運氣好些，那人給她六塊錢。

我的狎客年青又漂亮，也許他因不足他的快樂所以不給錢，蔣英的客人年老又難看，他似乎覺得六元的價格不算高，下次我聰明了，選人還是選老的好。

次日我們的生意下了場，晚間往一家小飯館吃了飯，適逢露絲的情人與他的朋友——狄克在那邊，我們坐在一處，他們吃了不付賬！露絲同我看電影戲，不久我遇得比答同去舞場，我因不愛那裏震人欲暈的音樂，只坐了一點鐘就走出來，人們

若是視此爲歡樂地，我不知道那就要成一個什麼世界。

我們回了家，露絲喜歡得很，她足足坐了一個鐘頭以待麥克禮，因爲他答應不久就來帶我們到一家小舞場去，最後他打一個電話說他沒有錢，如果我們要去就要自己出錢，她也沒有錢，立即拒絕了。

當我們把汽車開入離家不遠的車房裏，麥克禮和他的朋友站在一家藥店門前，他們同我們回家，露絲喜得如愛叫的百靈鳥一般，他當然同她住，狄克也和我在一處，不論如何我總覺得不舒適，因爲半夜了，我發了癰，這時難受得很，我對狄克告了實情，但他也不知道什麼地方有藥賣，我聽了大不快樂，就請他出去。

他去了以後，我更加苦楚，起來把衣服穿好，跑到女傭的房中，叫醒了她，她很憐惜我，就代我買了五塊錢的藥料，這本來是不夠用，但聊勝於無。

我預備次晚九點半鐘回紐約，臨時又改變了，我那夜找比答同玩，她有個黑種情人，我請他帶我到黑人過癮的地方去，我到那裏固引起我的興趣，但他們都討厭我，她的情人應許帶領我往白人過癮的地方，露絲隨便往什麼地方都不在乎 因爲

阿特蘭替克是個小地方，人們大都認識她，比答同我盡量的吸一頓。

次晨我又發了癮，連聞的藥也完了，我勉強支持往車站上去，上了車，覺得冷，因為我衣服很單薄，天又在下雨，一直到了紐約，叫一輛汽車直往舊住的公寓去。

不料公寓換了一個新管理人，我又不能向他欠賬，自己的錢又用完了，只得去尋依沙，借了她的房子，接了一個嫖客名比克，他給我二十五塊錢。

次早天氣晴明，出去買了十塊錢的藥品，又買一雙襪子，因為所僅有的一雙襪子早已穿破了，打電給叔父要錢，下午只等他的錢來才有辦法，不料夜深了，還不見來，我無法可想，乃向依沙的朋友暫十五塊錢，往馬波羅旅館去住，再打電給叔父。

在這個旅館的生意清談得很，一星期共賺了三十元，尚另借了三元作洗身上所有的衣服費，我躺在床上，直等那件衣裳洗好了才得出來。

以我的衣薄，冷得要生病，因為現在是冬天，我仍穿夏季的衣服，我不得已跑

到西門衣店定一件大氅，計錢壹百四十五元，我叫他們掛在叔父的賬上，我不敢直接穿了出去，因為怕經理不見信，乃請他們送往我舊居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往舊公寓看大氅送來否？果然沒有送來，我等到近午，想他們決不會送來的，但我需要得更急。

我想我若存二十五塊錢在紐約西門的總店裏，其餘的寫信給叔父代還他們，必定是能夠取得那件大氅的，我知道叔父必以此舉向我生氣，但女子的肉又是經不起凍的，不得不如此，我已有了四星期不接叔父的信，連家鄉的報紙一份也沒有來，我怕他不認我了。適有一個女友來信，說要回家鄉，如果叔父生了病，也可請她告訴我，他的全家要在這個星期往安佛底去消寒，在明春她說回家便過紐約的時候，必定來看我，她將在紐約逗留一星期之久。

我看了信附之一笑，她現在人間是要什麼就有什麼，要如何做就如何的做，并且說明春要來紐約，我不相信她仍然不知道我現在所處的人生，我連下星期要流落到什麼地方也不知道，更講不到明春的事，她要我一定在紐約會她，豈不是笑話？！

我移回舊公寓去住一些時，除此也沒有向別去的地方，我剛搬進去，羅娜與她的情人——麻醉者也接踵而至，我奇怪他們如何就打聽得我回來這樣的快法，他們坐在我房中很久，他們沒來以前，房中十分的整潔，自他們來後，大不同了，煙灰情願撒在地板上而不放在灰盤裏，最後我求他們用灰盤，他們也不聽。

我只得將灰盤放在他們面前，他們好樣沒有看見的，他們以為地板是藏煙灰的處所，所以我無法能改變他們的醜習，氣得生了恨心，他們不獨把煙灰撒在地板上，并且將鞋子用力在地氈上磨擦。

這種不通人情的舉動，遂使我一刻不能容忍他們在我這裏，一直延到夜間十點鐘，他們尚不願走去，所以我決計搬移，我這時不知移往那裏好，只得請他們同去找公寓，好在他們只要不花錢，出外漫遊是最喜歡的，就一同出來。

在百老匯路一帶尋了許久，沒有一間合意，最後於附近五十二號路看定一家，當付了一星期的房費，地方很好，每星期租金三十五元，客堂中，鋪陳華麗，一間臥室和一間浴室，油漆全新，寓主向我問保證人，我將叔父的名字給他。

經租人與我一見之下意氣相投，我告訴他說因我不滿意現在的寓所才移來，我的用意是怕芝芙夫人會着他將我一切的密秘洩露與他，正如所謂打人不如下手的計策，使他不信她的話，我又把我的真名字寫出，我想以此足可證明我的高尚。

由外回來，不料羅娜與「麻醉者」追蹤而至，這好似世間沒有一個善法可以避免他們，拿我的香煙盡量的吸，對我毫不客氣。我只得暫忍一時。

約在夜一時許，我打電給羅斯敦，我好久未曾與他通消息，他向來不大注意於我，但我想我若告訴他說這邊新來了一個漂亮的女子介紹給他，那就可使他喜悅而來了，我描出羅娜如何的秀外慧中，果然他答應即刻就到。

我將「麻醉者」騙去了，糞除房中的煙灰，打掃棹子，安好靠椅，累得腰部酸痛得很，又把燈罩換了有色的，欲顯羅娜的美麗，羅娜在旁邊只看我收檢一切，連一個指頭的忙也不幫。

我仔細瞧羅娜一回，其實不大漂亮，只得叫她進了浴室，代她粉飾一下，一件棉織的襯衫，髒得不成樣子，我將自己一件綢的與她替換，她跑到臥室裏，站在鏡

前打量了許久，自以爲漂亮得很，又把我的浴衣穿上，更覺得洋洋自得。

我料她定想以此種的裝接飾去待羅斯敦，但我要她穿起衣服較爲好些，這樣骯髒的襯衫，我不要她再穿着，不料遂觸了她的怒，她以爲她是真美麗，雖那件髒襯衫決不能掩沒的，我罵她，勸她以後要學清潔些，把自己看值錢些，世界沒有東西比婦人頂上一道黑圈還可恥的。

過了不久，羅斯登進來，他表着滿面的喜氣以接受我要介紹的新美人兒，羅娜坐在一邊椅上如一座木偶樣，連一句漂亮的話也說不出，真使我難以爲情。

回看我自己實在不好過，我臉上的縐紋未曾粉飾一點，其實我相信自己的樣子總算不錯，因爲我們處於此種的地方，清潔是最緊要的，我又感覺得不舒服，也沒有與他談點趣語。

他約停留了二十分鐘，每分鐘都是發出怨憤的話，弄得不歡而散了。

可惜失了這個機會，我相信如果我的樣子好一點，與他多談一些悅耳怡情的話，必引起他的興趣了，又若他查悉我以前的經過及我是個有癮者的等等，我想他必

定早與我相好了，因為我聽說他總沒有交接一個適當的女友，我并不是適當的女子，但流蕩的性情很重。

羅娜晚上也不做生意，她好像一隻簷前的蝙蝠，舉止如一個呆子般。羅斯敦此次來寓已飽嘗不快樂的味口，當然再也決不會來的，他不願與羅娜接近，誰能強勉他呢？

過了一星期，我又去訪羅斯登，對介紹羅娜的不合意的事道了歉，我應許下次把美麗的媚勒介紹給他。

我的新寓所在五層樓上，以如此的高闊，百老匯路的風光都收入眼簾，房租價極廉，尤其是在夏季涼快，建築又壯偉，真能提高我的淫業的聲譽，我愛這個地方，希望不出意外的亂子，使我成個好房客。

比克與他的情人也居在此，並且有數年了，回想從前我初會比克，他曾帶我到此地來過，那時他的情人不認識他，我告訴經租人說我是比克的好朋友，已有好幾年了，他說比克現在的情人有點像我。

我又告訴經理說我的丈夫是個馬戲場的演員，現正出外埠去表演，我是有經濟援助的人，說時就把各家旅館和西門衣店的收款條子給他看，以表示我不會短少別人的錢，使他信任我。

不諒人情的「麻醉者」，帶幾個衣不全體的紅種小癆三跑進來，因為他們正求人帶他們去取暖，忽遇着易生憐憫心而無力援助的「麻醉者」，他滿面堆笑的向我說，「喂！你看他們是如何的飢寒交迫啊！」又回頭指我向他們說「這位就是我所稱許的慈善家，她必使你們得溫飽」，他送這不拘分文的人情，但難爲了我，只得連忙燒咖啡，將所餘的爛火腿和些麵包做成夾肉麵包送給他們充饑，這種我生平未曾多有的夜半佳品，以供享我那些衣服不周的來賓。

一日是星期，福特來看我，我們相偕出外散步，將走到轉灣的一家藥房，忽遇一個女子要自殺，由樓上墜下來，有人正打電話給醫院要汽車救急。

我由那藥房走出，醫院的汽車來了，門外圍着一大羣人，我站着看，只見那一羣人不讓那輛汽車裝那個受傷的女子走開，我不明了那一些人爲什麼愛看這種慘劇

？這未免太不表人情的舉動，因此使我更有感觸，惟願那個女子救得活，不然，耽誤了時間，真不異那一羣人將她殺死了。

我癡想了好久，爲什麼她要輕生？福特打探回來告訴我一切，他說性命的生着比死是有價值的，不論處於如何日暮窮途的境遇，萬不可輕生，但我很懷疑他所說的，不說別的，只思我自己罷，我有時要想出路也只有自殺較痛快，我現在尙無自殺的起意，因我猜度我人生的惡運，也恐過完了，正所謂否極泰來的一句話，我覺得近日很好，我也不大服藥品，只要我減服藥品，恢復我健美，我的生意，必興盛的，我終不忘彈琴的嗜好，前天往音樂出租店租一座鋼琴，明早就運來，現在連五塊押款費也沒有籌得，但我快樂我將要每早得着練琴的機會，午後我跑出外，見涂勒站在光陸戲院的門前，我們一同去一家意大利餐館用飯，回到家來，沒有一個狎客光臨。

此間的生意既蕭條，我的熟客也許忘了我，不見一人來，在四星期中，我共付了鋼琴不過二十五元，因此店主窮逼，我只得將剩有的五元送給他，又欠芝麗亞五

元，每日更迫如星火，幸得有天賺了五元還她去了。

她見我如此的困窘，好似有點見憐心，所以一天晚上，我正窮得沒有錢買藥的時候，她忽叫我過去，因為她那裏有個狎客正需要女子，若是我有了錢的話，決不會往她的鬼地方。

我恨這類的搗婦，她每次叫我接客，僅給五元與我，其實她由客方得了十元，我和盤托出的告訴吉媽，不知道她為何樣虐待我，不意被她聽見了，乃作牛鳴的聲音說：「臭貨！因為你的臉子不美，五元之數足夠了」，似乎我的身價只能得五元了，臭貨是紐約最便宜的一種娼妓，嫖客每次只花一元五角就如願得償，從此我不大與她來往。

五元以下的價格供給狎客為玩具，他們固視為價廉，所以顧客絡繹不絕，但我實在受不了，若長此以往，死期就快臨頭，我想我一定要停止如此的工作，多留一點時間回來休養，我要告訴我的客人，我不能夠陪他們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七八點鐘才散。

今天我沒有精神接待狎客，我的手顫動得連筆也不能拿，服多了藥品，足以摧殘我的康健和人形，若不服我就要發狂了，只有求上帝保佑我，我沒有主意把自己弄得怎樣，更生恐怖，我現在不是我了，有幾個預兆警告我要小心些。

現在已到了八點鐘，尚未應完的狎客接踵而來，我如何能夠得着早點休息的機會呢？所服古加鹼的藥性尚未消完，古加鹼是極猛性的，況且我頭一夜太服多了，有時我甚至於忍受不了，我必定不要再多服，我若長此服下去，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得了。

我希望今夜消盡了我所服的古加鹼藥性，我雖然狎客來得多，但總是差錢用，遂更驅我於荒淫不堪的境遇中，男子們？男子們？普通的男子們都威迫我，踐踏我不異一匹離羣而迷路的羊一般，男子們是我的衣食住三者的靠山麼？我痛恨他們。

男子們……男子們……男子們……天呵！若是我把他們當滑稽玩具看吧？真要把我笑死了，但我現在只讓他們來笑我，做他們的玩意兒，讓他們取樂我，取樂完了，他們就回家溫慰各人的妻子，我不過是預備他們暗中摸索的東西。

我爲什麼遭此不幸？怎樣能使我脫離這種苦海？那個能答應這些問題——恐怕只讓未來的癮者答應罷。

卽會今夜古加倫的藥性退盡了，我終於麻醉得如病人一般，我不能做良戶人家的妻子，我不能夠自由的向人有說有笑，男子如果厭棄了我，每天有很多新的女子接踵來侍候他們，男子們不是一定要一個有毒癮如我的才得到娛樂，男子們都是不缺少，因爲全是他們的世界。

今夜極想早點去睡，渾身都是心驚肉跳的，馬路上的聲音鬧得我不安神，寓所的電話鈴震聾我的耳鼓，我若是在家鄉，或是其他的地方，必定可以避免擾人欲死的嘈雜和困窘，一直睡到明天日出三竿還不知道醒，我的頭腦，被汽車的喇叭和男子的調笑掀動得心煩意亂，我厭惡人們的聲音，因爲他們都是冷酷無情的，若是再不得見他們，也不放在我的心頭，但是明日午後，我要同兩個猶太的男子往東街去，他們應答賣一個表與我，作爲按星期付價。

我原有的一隻表，被人早已偷去了，若是我當時買得了，我早已省了一筆款子

，因為我從前聚得買表的錢，都被挪着買藥品。

現在銀行裏我只存有四十六元，房租又到了，今天一無所得，幸得今夜要好一點，因為吉美和祥利都說要來，他們每人必給我十元，湊成此數，我就有了六十六元了，別人二元的三元的尙不算，我猜今夜至少有七十五元的希望，除去房租以外，尙餘五元了，這五元錢，只拿着買表用。

我應該要戴點珠光寶氣的飾物，那種東西可以使人起羨慕的心，不怕沒有高尙的男子來吊我，但現在不獨缺少珠寶飾品，連衣服也不齊備，回想數年前的境遇，馬戲演員，電影明星，音樂大家都來找我，每日出進高尙的跳舞場，身披綾羅綢緞，真是在紙醉金迷的境界中，現有百無一有，不過是個流蕩者。

我的裝束也應該要時髦些，好與高尙男子們來往，不要再自低身價。我應該儲蓄一件晚衣費，皮大氅等等，以便在大旅館的會客室中，與男子們相周旋。

我要買一隻珠戒指，恐怕只有五號路的太克公司是靠得住，珠子本來不具極取悅人的東西，婦女還是戴金鑲鑽石爲漂亮，但我操這種賤業，何時能得到這種寶貝

呢？既是這樣，只好買一隻藍寶石的戒指罷，再買一串珠子圍在頸上，到後來有錢時，至少再買一副手鐲和一雙金鋼鑽石扣針，大概交際花不論寒酸到什麼田地，金鋼鑽的扣針，決不可少的。

珠子固然是可愛的，但金鋼鑽石更是可貴的物件，只拿到當店裏，就能照價當錢，真是救貧的寶貝。

這些東西我決定要買，再不能失了機會，我要向老朋友說，我剛由家鄉出來，叔父的遺囑上，分給我有五萬元了，設我不告訴他們，決不知道我的叔父是健在的，若是把錢和寶石得到了手，豈不裝扮得如王后一樣？那時人人必徵逐我，誇耀我的美麗和清潔，決不如現在對我趨避了。

我更加要停服一切的麻醉藥品，服麻醉藥品是我最大的墮落，我須永遠的戒絕，因為一般人都不能把有癮的人帶在身邊，人們不願帶一個女子去看影戲，而她正發了癮表出千奇百怪的狀態，使觀眾反把視線移集到她的身上，我服麻醉的藥品可算是年深月久了，應該知道並沒有給我什麼絲毫的好處。

不覺離新年只有兩天，我發誓我要恢復原有的健康，我年已二十有七歲，此生已算荒亂的度了一半，我若先前繼續我學琴的功課，我想早已到一家大影戲院去彈奏，那時無論你的年齡怎樣增長，總是謀生的一條善法，況且以彈琴爲終身的職業，永遠不怕暗探和警察。

我希望新年將給我一點幸運，我常常髣髴在希望着得點好東西的希望，但是從沒有得到，我也覺得不暢快，的確我是個多愁多病的女子，但是不論覺得怎樣總得要奔波而不能稍爲停留，我似乎不能僅僅拒絕服麻醉藥品就算了事，喉裏不斷的發乾，渾身軟痛，氣息垂絕，這是什麼好處也不會有一點。

我年紀可算是老大了，我現行的一切都是年輕女子們的玩藝兒，我須得在我還沒有變成古董以前就弄脫了牠，容貌衰老時，你便什麼也沒有，一個年輕的女子同任何男子都避得脫饑寒苦痛的禍，如果你一爲某嗜好所迷，而你又是漂亮的人兒，他雖大發雷霆的管束，但他終久會寬恕你，男子對於女子，祇要肉體上使他動心，什麼都可饒恕，但是年齡一老大了，便什麼也不能饒恕。

我不曉得要怎樣辦纔好，也許我所走的太遠了，無論我怎樣說，我既落在此阱裏，便當奔波一生，幹這種賤業的女子，多數是永遠拔脫不出的，其實她們做不出而人們以為做得出的眉來眼去，鶯嘖燕咤……一切的一切，但是我做得出，不知道失却幾許人們的敬重心，是會使我傷感得很深刻的，你一失了受人敬重的權利，你就開始領略人生痛苦的真諦了。

衣服是最欠缺的，又沒有一塊好地方居住，這都是司空見慣的，但是不曉得怎樣，我每到年終，我總要開首的想我是如何賺得來的……而驚訝自己何以這樣做，我想法弄點高雅的服裝，俾我得隨意的往馬頓家去，使他也以我為光彩，現在我沒有了衣服，也就沒有了馬頓，到底使我成個怎麼樣呢？

我很寂寞，時時想馬頓，我不能把他遺忘了，并且還是愛他，我所有的感覺一絲一毫都還是愛他，也許我若停服麻醉藥品以後，他還肯回心轉意，也許他還在什麼地力期望我，等着我，祈求上帝能使我再去親就他。

我正想做這件事，祇要馬頓曉得，我也好過，但是那永久要服的麻醉藥品……

麻醉藥品……麻醉藥品的纏着我，似乎太利害了，我覺得我的心靈都失喪了，我的雙手發抖，我的神經錯亂，我的身上的每個骨節，從頭頂到腳趾都是酸痛。

我怎樣辦呢？麻醉藥品是永久隨身救急的法寶，就在我寫字的時候，牠也是在我的眼前歡躍，對街是一家藥店……招牌掩映於黑暗之間，藥品……藥品……藥品……我的天呀！我應該是永遠倒懸的麼？來就我呀！馬頓！來救我與其脫離罷……來就我呀！那個開首要我服藥品的人，上帝應該打他入阿鼻地獄。

我何以要永遠吃苦呢？愁病交加，心神飄蕩，不能將所受的寫出萬分之一來，只能寫點我今晚坐在這裏所想到的，坐在這裏……希望我所曉得永遠不能得到的一些東西……會像神跡一般的實現，我料想慣服麻醉藥品的人，做夢都是做得太多了。

明日是新年，應該是作決斷的時候，我在想着新年將帶些什麼東西給我，我祈求其爲一個旺年，我相信我的新年日記比這一本更加有趣味，我將買一大本紅簿子來寫，我將盡我所能的來恢復健康，恢復精力。

但是今晚是除夕，我便要打起精神來，我不得不服我最後的一包麻醉藥品，因為我預定今晚須特別要有興趣，我不曉得我要服多少纔應付得過，因為我的病苦和憂懼已達了極點，求上帝救助我罷。！



一九三〇年二月嚴寒的一天，由幸福島（Welfare Island）來的一隻小渡船在東八十六號路尾碼頭停靠，一個少年婦人，警探們所知的一個名聲狼籍的暗娼，有個戒不掉毒癮的人，起身上岸，她是將由禁滿百天被驅……五年中的第九次。

她面部新有一個大疤痕，她的手緊緊的握着那擋不住那寒風刺骨而身體摧殘殆盡的她的藍色春季大氅，一頂黑色的小氈帽漸漸低下來遮覆着她的前額，露出一縷縷失了血色的金黃萎髮。

她的衣袋只剩經法律所許作為回家費用的一角錢，她是沒有家的，她此外惟一的財產就是一個踏扁了的廢幣，有一天掃除監獄走廊時拾得，她認為轉運的預兆而留着，一串散了的掛珠，是她從一個同居的偷來的，這件不值什麼的東西，也是她

爲求轉運而留了起來。

她四周的倉惶望了一下，狐疑莫定，二月的寒風，她在島上經了百日凜冽的吹刮以後，她舉目望天，這時天上還射了最後的幾道日光，她的牙齒顫動，但是她還向着一個管船吊板的人作強微的一笑，於是她把大衣扯緊一緊，縮住肩膀，走上碎石鋪的街面，向着三號馬路閃爍的燈火冉冉而去，她的背後，尙站一個不甘釋放她的短小結實的漢子，睜開一雙怪眼望着她。

「完」